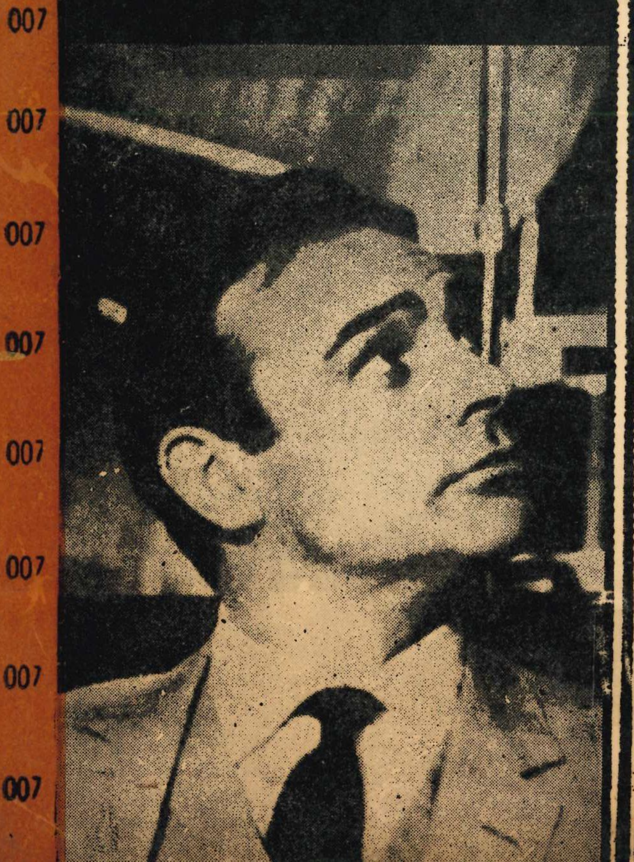
第七號情報員故事

雷霆萬鈞

易安・福萊明著

祥亭譯



第七號情報員故事

雷霆萬鈞

易安・福萊明著

祥亭譯

第七號情報員故事

雷霆萬鈞

書名：雷霆萬鈞
譯者：祥亭
發行人：周玉銘
出版者：立志出版社
地址：台北市永康街四一號
電話：三五四三九號
郵撥：三三一三三號
印刷者：立志印刷廠
登記證：內版台業字四六一號
中華民國五十四年四月出版

定價：台幣二十元港幣二元

第七號情報員故事

雷霆萬鈞

易安・富萊明著

祥亭譯

立志出版社印行

JAMES BOND

"MOONRAKR"

BY

FLEMING

重要啓事

易安・福萊明原著詹姆斯・龐德小說共十二種，中文本全部由本社出版，書名包括：

CASINO ROYALE （賭城喋血）
LIVE AND LET DIE （哈林巨霸）
MOONRAKR （雷霆萬鈞）
DIAMONDS ARE FORIEVER （鑽石私梟）
FROM RUSSIA WITH LOVE （勇破間諜網）
DR. NO （恐怖黨）
GOLDFINGER （金手指）
FOR YOUR EYES ONLY （三張王牌）
TUHUNDERBALL （霹靂球）
ON HER MAJESTY'S SECRET TERVICE （雪嶺風雲）
YOU ONLY LIVE TWICE （機密任務）
THE MAN WITH THE GOLDEN GUN（金槍人）

全套十二册同時採購者，照特價再打八折優待，敬希愛好此部小說的讀者，踴躍惠顧是幸。

立志出版社謹啓

目次

一　一封電報

兩聲槍響幾乎是同時發出的。

地下室的牆壁上，響起一陣碎裂與敲擊之聲，在他們之間廻盪良久，始行停止。

詹姆斯，龐德注視着自房間兩端升起的兩縷白烟，以及那房間內正中央上方旋轉着的大吊扇。他在考慮着一項較合適的方法：如何能更有效的利用他的右手，使可靠性能更進一步的增加。

他驀地衝出柯爾特偵探部的特別臥室，在門道的右側等待着。他手中的槍口指着地板，當時教師正朝着他走來，相距約有二十碼的樣子，由於教師是沿着走廊而來，陰影遮住了光線，所以並不能十分看得清楚。

教師的面孔是笑着的，龐德此時仍然立於原地沒動—槍口下垂，兩腿開立。「我一點也不相信，」他說，「我完全是按照準確的時間做的。」

此時教師已走近他的面前。「我剛手持鮮花到醫院裡，可是你已經出院了，先生。」他開着玩笑說。在他的一隻手中，拿着一幅上身人體靶。另一隻手中拿着一張偏光影片，形狀，大小，約與一張明信片相似。

待他將那樣東西交給龐德後，二人卽同時進入室內，走向一張桌子的旁邊。桌上裝着一盞綠色的臺燈，臺燈旁邊擺着一具高約數倍的放大鏡。

龐德端起放大鏡，對着教師交給他的影片，彎着上體，仔細的視察着。在他的右手周圍，籠罩着一層朦朧的白光，他調整好放大鏡的焦點，細心的移向他黑色茄克的左邊。正對他心臟部份的中央透出一線微細光亮。

此時二人誰也沒有說話，只是手部的動作與眼睛的視察。教師把人體靶移至燈光之下，發現在靶標的左胸部，有一處黑色的靶心，面積約有三吋大小。而在該靶心下方偏右約半吋的地方，即是龐德射擊的彈着點。

「射中了胃部的左側，彈自背部穿出，非要害，非致命傷！」教師以一枝鉛筆在人體靶上指點着，解釋說：「握槍把的腕力尚嫌不够，我相信槍的本身不會有偏差的。」

龐德笑着點了點頭，一邊數點着若干銀幣。「下個禮拜一加倍給付，」他說。

「那對我來說是很適當的，」教師亦愉快的說。「你不必換槍，先生，如果需要的話，我建議你不妨到雷半頓去消磨一段時間，那兒有很多你感興趣的東西，特別是在武器彈藥方面的買賣。」

「你可能是在爲他們拉生意了！」龐德邊笑邊搖着手中的槍口說。「下個星期一見。還是老時間如何？」

「最好是在十點，先生，」教師回答，說着拉下了鐵門的把柄。他兩眼一直望着龐德的背影，模糊於走廊的盡頭，消失在起最下層的梯口。

他非常樂意與龐德一起研究射擊術，認爲他已接近射無不中的程度，但是他又不能告訴他，目前他已是情報局內最出色的射手，因爲在這一方面的消息，只有麥爺局長與參謀長兩人才能知道，任何人曉得了，皆爲「洩密」，必須接受可怕的懲處。在龐德每次習射之後，不管是白天與晚上，不管是瞄準慢射與拔槍快射，不管是死射與傷射，均需在射擊之後，做成紀錄，呈閱後，列入個人資料。

龐德穿過一道綠色的粗呢所遮擋着的大門，然後左轉，進入一間「鴿子籠」，接着升至八樓。灰色的大厦建築，靠近皇家公園旁邊，這兒即爲情報局的總部。

他很滿意他方才的射擊紀錄，但却並非爲它驕傲。他扣扳機的手指揷入衣袋中，不停的作，射擊的動作，同時心中回憶着剛才連發快射的情形：三秒鐘的時間，在燈光之下，射擊兩發子着，包括拔槍，瞄準與擊發三部整套動作；在拔槍之後，瞄準與擊發之前，要找出並決定二十碼之外那一個半身人像靶標的心臟部份：以鉛筆標示出來的一點致命傷的目標中心，必須一槍命中彈如果射擊第二發，但兩發的彈着點，依照規定，不能相距二分之一公分。

左手邊的門輕輕的打開了，龐德走了進去，一位守門者向着他禮貌的微笑。像這種情形，是經常如此的，每次他們自特別射擊場中練習回來，升至八樓之後，第一張迎上來的面孔，總是微笑着的，特別是今天，龐德分外感覺興奮。

如果光線能稍微再強一點，那麼……，龐德默默的想着，可是這是麥爺局長的意思，他堅持

在練習的時候，各方面的條件，都必須要在最壞的情況之下。他的目的，是要他手下的大將，個個都是全天候式的神射手，個個都能在朦朧的光線下，明信片大小的目標上，二十至三十碼的射程中，正面射與轉身射的情形下，以及三秒中的時間裡，要使敵人應着槍聲倒地不起。

龐德進入一道有隔音設置的走廊，走廊中來回的走着忙碌的女郎們，她們每個人手中都持着各種不同顏色的，案夾，有的去，也有的來，碰面時，彼此禮貌的點一點頭，同時說聲「早安」，別的不談，也不停留脚步。

門開了，旋又關上，他截止了一路的射擊回憶，準備在總部中開始他一天的例行業務。

他一直走向右邊最後的一道門，這兒沒有什麼標誌，也看不到編號，這兒的房間很多，而且每間均是隔離辦公，絕對的謝絕參觀，即便你是隔壁的工作人員，亦不得擅自進入。這是規定，凡是這裡面的人員都曉得，也都嚴守着，因此對這兒的工作人員來說，除了在自己的辦公處所之外，其他均屬陌生。

龐德敲了敲門，等在那兒。他看了看錶，時間是十一點正。星期一好像是地獄一樣，比較起星期六來，簡直是一個在地下，一在天上。

門開了，接着是他一天中最短暫的一點快慰——「早，麗兒，」

然後這位美麗的女秘書，必定是回過頭來，對他溫柔的一笑。再奉還一個「早，謝謝您。」

「遞給我的那件外衣，」她說。「我感覺有點凉意。還有，請你以後別再喚我「麗兒」了好

嗎？你不曉得我有多麽討厭那個名字！」

龐德沒有照着她的話去做，只是把他身上的那件脫下來，給她披上。「從今天開始—不，從現在開始，我要正式的第一次警告自己，以後不准再叫洛麗亞，普桑貝爲麗兒了，因爲她已聲明她討厭那個名字。」龐德半擧右手，開着玩笑，作着宣誓狀說。

他立在她的辦公桌旁，兩眼瞪着她，良久不放。好像她滿懷着無限隱憂，顯得心事重重。她並沒有接受龐德的好意，遂順手取下肩頭的大衣，起身掛在窗前的衣架上。

她的身材很高，但皮膚却不白皙，總括說來，仍然够得上「美麗」二字。她的資格頗深，已在此服務五年之久。龐德對她認識得很透徹，除非她馬上結婚，或者已經有了愛人，不然的話，從她那「光敲棒不賣油」的冷漠與緘默的態度上看，將來不是從軍，作軍中的女工作隊員，就是這樣拖下去，作爲一位名符其實的老處女，終生不談婚事了。

對此，龐德過去向她解釋的很多，希望對她的人生觀有所影響，但事實證明，並沒有什麼效力。再者，龐德亦曾向她介紹過兩位「〇〇號的工作同志，但均由於意見不合，不歡而散。目前比較能同她還算談得來的，恐怕就數得上龐德了。

你知道她爲何封鎖自己的情感嗎？你知道她爲你不去愛人，也不接受別人的愛嗎？是性冷感？是心理變態？還是在情場上跌過交？吃過虧？都不是，而且與以上的原因一點不發生關係。

解釋這個問題，應自她的工作環境開始。方才大家都已經曉得了，她在英國情報局總部已工

作五年了，五年中的她—一個女孩子—從未離開過那種神出鬼沒的情報工作，她深深的瞭解此種工作的可怕與不擇手段，任何一位情報人員，沒有一個不是成天在龍潭虎穴中進進出出的。

有時候，一紙命令下來了，指派某某號的工作人員赴某地完成一項任務，而是項任務，明明是一件有去無回的工作，儘管是工作指示命令上記載的頭頭是道：當什麼樣的情況發生時，將取什麼樣的方法應付，也許接受命令的人不會完全明白他未來的命運，但是，擔任秘書的洛麗亞，却是心理有數。

在她五年的工作期間，經她過目的情報人員的名字中，在某些類似的任務情況下，是那麼多的人含笑而去，而却是有去無回！甚至屍首不見。

其間有好幾位受命的人員與她熟悉，當他們接受任務順便向她告辭時，最使她心痛，因為出發之前，工作人員多半是興高采烈，抱着圓滿達成任務的決心，而站在秘書立場，表面上也顯示出為他光榮的樣子，首先伸出手去—「祝你成功！」可是對方並不知道，而她却曉得他的此去明明是在送死，因此這種情形就形成了這樣的一種狀況—表面上愉快的「祝你成功」，而內心裡她却嘆息着：「你頂多還有七天的生命了！」

類似此種的情況，在她經手的檔案中，太多太多了，所以在她的腦關中，老是存在着一種觀念：那就是你—他—所有的情報人員—乃至於天底下的男人，都是頂多還有七天的生命！」因此，她不敢去愛，特別是避免男女之間的情感建立。即使對其他的女孩子，她也希望如此—都別要

丈夫，都別有情人。

她矛盾，她恐慌，她不安，她日夜都是那麼一串串的幻想，不是嗎？她清楚得很，現在已是她作最後決定的時候了。

當前，她已成為總部善嫉的小姐群中，嫉妒心最重的一位了。所以，有幾位較瞭解她的同事們，曾不止一次的這樣談論過她：「在我們的洛麗亞，普桑貝小姐調到國防部去任主任秘書的時候，我們就可以大膽的向她追求了！」

她轉身離開窗口，一臉肅穆之態。她的上身穿着一件紅白相間的襯衫，下面是一條藍底黑點的長裙。

龐德望着她的一雙灰色的眼睛微笑着。「我僅在星期一喚妳為麗兒，」他說。「其他的時間裡則叫妳普桑貝小姐好了。可是我將不稱妳洛麗亞，因為這三個字聽起來有些刺耳，不夠正派，尤其對妳來說，更不適合。有什麼消息嗎？我是指工作方面的。」

「沒有，」她簡單的回答。繼爾又道：「可是你的辦公桌上有不少的公文，我都看過了，但沒有什麼緊要的。不過只有一件事情較為生動，咱們的老板說，〇〇八號要出差了，到柏林，動身了沒有，我不知道。你說說看這不是冷門嗎？」

龐德聞言不禁一楞，兩眼直直的望着她。「妳是什麼時候聽說的？」

「大約在半小時之前。」她說。

龐德轉身進入側門，內是一間較大的辦公室，裡面擺着三張桌子。他推門走進去之後，立即把門重新關上。

可是他進去之後，並不是急着去做什麼事情，而是一個人獨立在窗前，凝望那皇家公園內暮春的綠蔭與行樹。

他意識到情況的不妙：至少是在該地的工作進行不够順利—辣手，甚或已有相當的變化。這是一項非常重要的消息，可是她却能在半個小時之前就知道了，雖然三十分的時間不能算長，但在情報工作人員的心目中就不然了。龐德爲她的工作崗位與消息之靈通，不禁暗暗的感到驚訝。

他深沉的噓了一口氣，然後坐在他自己的辦公桌前，以手指輕敲着桌面上的玻璃板，心中不停推測着，思索着：〇〇十一號倒底又怎麼樣了呢？自從他隻身混入新嘉坡的「豐里葬圈子之內，迄今兩月有餘，沒見回音，消息全無。這不能不使他產生若干顧慮：

在「〇〇」起頭編號的情報員之中，於這間辦公室裡從事內勤工作的，只有他們三人—〇〇八，〇〇十一與他自己—〇〇七。而三人之中，又數得上他的年齡最長，資格最老，經驗也最豐富。

他依舊用手指敲擊着桌面上的玻璃板，兩眼望着對面的牆壁，目不轉睛。

不曉得有多久的時間，他聳了聳肩頭，收回視線，從冥想中回復到現實，開始處理面前的文件。

在他的桌面上，現在展開着兩幅地圖：一幅爲波蘭的南半部份，另一幅爲德國的東北部份，兩幅地圖是聯接着放置的，在地圖上畫着一條紅線，紅線的兩端爲華沙與柏林。

另外在地圖的上方邊緣處，還有一行用打字機打上去的備忘錄—「從東方到西方的最佳逃亡之路」。

龐德取出來他的黑色的「槍式」烟盒，該式烟盒爲一種防身武器，內部構造除去盛烟之外，與手槍相同，可以發射一顆子彈，有效射程兩碼，但自外表看去，與普通烟盒無異，以及掠生牌的打火機，燃上一支烟之後，即行伏在桌子研究。

這是龐德一天工作的「眞正」開始，因爲類似重要的案件，在一年之中，辦不到幾件。實在的說，他自從接運若干次的海外公幹之後，多在從事內勤。工作極爲輕鬆，每天的例行公事，至多六個小時。其餘的時間都是他的；一方面這是因爲他對政府有功，再方面是他資格較老，因此非至萬不得已之際，總部都是讓他做着半休式的工作，表示對他的一番慰勞之意。

近來，他的午餐多是在飯館中吃上等菜飯；此種伙食，在英國來說，只有極少數的高級部長之流的大員們才能享受得到。晚飯後，閑來無事，經常與三五較接近的同事們打打橋牌，再不然，找小姐們談談天。週末，則通常是在倫敦的貴族「三星」俱樂部中，玩玩高爾夫球。

在規定上，他是沒有假期的，因爲這種情報工作，是不定的，突變性大，不曉得什麼時候情況到來，情況來了，就要立即處理，致而沒有固定的假期，不過在通常沒有事情時，只需把少數

的例行公事辦妥，向秘書打個招呼，告訴她到何處去，以及電話號碼就可以了—這就算是假期工作中的假期。

龐德在此的固定收入，每年約爲一千五百英鎊，而且是免除所得稅的，另外每年還有一千英鎊左右的生活津貼。不過在出差時就沒有限制了，用多少是多少，決無分文折扣。因此，縱使他不出差，以每年兩千五百英鎊的收入來說，亦算得上是最高級的待遇了。

在帝王大道南端內不遠處，他有一棟私人平房，雖然算不得豪華，但卻够得上雅緻，平常都是一位年老的蘇格蘭人看守着，龐德喚他爲馬先生，除了供膳宿之外，每年並紨給一百英鎊零用，這就是龐德的「家」。每個星期，他總是要抽出一些時間來，到那兒去消磨一段時間的。

他所以這種的原因，是準備一步後路，他曉得他的工作是危險的，內勤當然無所謂，一旦出差時，腦袋就扛在背上了，隨時有丟掉的可能，但是內勤的工作只是目前，將來仍將會有很多的機會，派他到海外去。

所以，他的計劃是：如果不幸爲工作犧牲了，房產全部留給馬先生，如僥倖還活着，就在自己的房裡靠着政府的退休金安家了，因爲政府的規定，到四十五歲時就要退休的。

龐德是在八年之前被編入「〇〇」號頭的名單之中，並於總部被指定一份工作，其間，爲了臨時的緊急情況，把他調出去者，已不曉得有多少次了，都是特別辣手的案子就不下二十餘次之多。可是，每次他均能圓滿達成任務，安全歸來。

現在龐德嘴裡面的是他今天坐下後的第三支香烟。他猛吸了一口，將眼睛閉了一下，思索了一陣，然後把地圖推向桌子的一側，並順手打開一個卷宗，卷宗裡最上面的是局長交辦的事情，再者是參謀長交下的，最下面是來自各地的十多封信件。

十二點了，龐德從另外一個卷宗裏，取出一只信封，撕開一看，原來是一封電報，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總部中的工作人員打來的。龐德迫不及待的讀下去：上面是這樣寫着的：

潛望偵察鏡—一項被列入的查禁武器。

啡洛彭—一種日本的謀殺藥。

隱藏在火車上的可能性—第十一號，德意志。

司麥氏的方法。第六號，綁票中。

五條路去北京。

拉地胡斯托克，美國的各攝影師。雷雨交加。

對於這些半明半暗文字，龐德一目了然，他知道爲了任務，世界上又將增添三個被暗殺的新鬼。也許現在已經幹過了。

他將卷宗內的另一件文件取出來。

「這幾乎是不能避免的態勢，」他默默的讀着，「通訊發生了嚴重的問題。一九四三年時，美國電報局亦曾受到過類似情形的干擾，當時的敵人工作站設於卡里，由一位年輕的德人負責。

在該地的治安人員發覺後，尚未來得及採取行動之前，敵人已經逃脫了。一年之後，始行被捕。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專門人員，最近採取了一項新的科學方法，利用電波打擊敵人：使對方的工作者，在搗亂時候雙手肌肉痙攣，失去工作能力。可是……」

在龐德的辦公桌上，擺着三臺電話，三台的顏色各不相同：黑色的一臺是通往外面的，綠色的一臺是通往總部內各部門的，紅色的一臺則是通往麥爺局長與參謀長辦公室的專線。

龐德順手摸起了紅色的通話器。

「我是龐德。」

「哦！曉得你有問題了，是不是呢？」

「我剛才看到那些文件裏面有……」

「好的，別緊張！」對方以一種愉快的語氣：「你可以馬上來一趟嗎？」是參謀長的聲音。

「馬上嗎？」龐德問。

「是的。」

「有什麼線索沒有？」

「我說請你馬上來一趟！」

「是的。」

「局長想念你了，想立刻見見你。」

「是的，我就來。」龐德說罷，把話筒放下。

他穿上外衣，又到鏡子面前，整理了一下服裝，然後告訴他的秘書說，他要到麥爺局長那兒去，不必再等他了。言畢，匆忙的走出他的辦公室，沿着走廊，向着電梯走去。

當他立於梯口時，他心裡在忖思着：這座電梯，我不曉得已經升降了多少千百次了。現在，我是爲了「麥爺局長很想念我」而去的，也許在他見過我之後，又要有一次爲我送行了：是開羅？是新加坡？是南美？是莫斯科？……管它的，他聳了聳肩膀—只要不去野人島就好了。

電梯門開了，他一步踏了上去。「九樓，」他對電梯司機說。

二　給女皇的一封信

九樓是該廈最高的一層。大部的對外通訊裝置，均設在此。這兒可以與全世界每一個角落通話，成爲一個極爲靈活的通訊網中心。

在樓頂的一座平頂房中，爲全英國三處最重要的通訊中樞之一。於入口的外面，懸着一方木牌，上面寫着「無線電試驗所」，隔壁「環球輸出貿易公司」，再過去爲「奧尼馬聯絡處」。以上均是爲工作方便起見，所採用的代名詞，常要更換的。

溫妮小姐是一位令人敬愛的人。四十年前，她即做着洛麗亞，普桑貝的秘書工作。現在她已經退休了。她坐在側樓的一間小辦公室裏，從事着零零碎碎的工作。包括聯絡的事項，或是無線電話的修理等等，自食其力，房租照付。

在九樓上，通常都是寂靜無聲的，對街道上的人語，車聲，這兒一點也聽不到。龐德走出電梯口後，即向左拐去，順着一條鬆軟的走廊，直向一座綠色的大門走去：那兒就是麥爺局長的辦公室。

他沒他敲門，亦無要人通報，即一直推門進入，走向最末端的一處房間。

夢納芬妮小姐—麥爺局長的私人秘書—正在忙着打字，當聽到脚步聲後，即行抬起頭來，並對他微笑了一笑：好像是說：「哦！我還以爲是什麼人哩！原來是你！」

龐德向她微微點了點頭。然後上下打量了她一眼，現出對她十分欣賞的樣子。兩人的面孔都顯得分外開心。

夢納，芬妮小姐今天的打扮，同洛麗亞一樣，也是當時倫敦最流行式樣的衣裙，所不同的只是夢納的裙子上，又多了一些藍色的長條點綴其間而已。

「好漂亮的裙子！是新買來的嗎？芬妮。」龐德劈頭第一句話問道。

她笑了，笑出了聲音。「是新買的，但可不是爲了你要到這兒來才買的。」她拐着彎子說：「怎麼樣？你很欣賞嗎？」

「嗯！我只承認我不太討厭它就是。這種裙子，目前好像很流行似的，不是嗎？」龐德偏着頭，望着她的腰身，樣子似故意在逗她。

「可不是嗎？洛麗亞與我就各人均買了一件，而且我們是在同一家店裏，同時，同價買的。在十六種顏色之中，我們選擇了兩種，這兩種我倆都喜歡，後來抽籤決定，結果她抽中了她現在身上穿的，我抽中了我現在身上穿的。」她得意洋洋的說，「你瞧瞧，是不是……」

話未說完，突然內間的門被推開了。

進來的是參謀長。看上去他的年齡與龐德差不多。他的面孔稍現蒼白，像是還欠兩百西西血漿沒有輸一樣。使他本來就顯得不够和喜的臉孔，又分外莊嚴了不少。

「進去吧！」他說，「麥爺局長正在等着呢！他今天還準備與你一起午餐，你有無意見？」

「美極了！」龐德同答。說罷，卽轉身走向夢納芬妮身旁的邊門，推開走進去，重又關上。

夢納芬妮小姐翹了翹眉毛，瞥了一眼參謀長。後者像滿懷感慨的搖了搖頭。

「我不相信這是爲了公事，芬妮，」參謀長說。「可是，我也不相信一定就是爲了私事，妳瞭解我的意思嗎？—不過妳不必亂猜—這應該是一件不平凡的事！」他頓了頓，又向她偏了偏頭，然後回到自己的辦公室去，繼續他一天的繁忙工作去了。當他同身之時，面上方才的一片莊嚴之氣，幾乎全部消散了。

當龐德進去之後，麥翕局長正坐在他那張特製的辦公桌子後面，右手剛剛擦着一根火柴，點燃烟斗。在發現龐德時，遂以右手中已經燃着的那枝火柴，向一側的椅子指了指；意思是要他先坐下，等他燃上烟斗。

待龐德依着他指示的椅子坐下之後，麥翕局長的烟斗已經燃着了。他先抽了一口，然後穿過吐出來的烟霧，兩眼直盯着龐德的面孔，良久浚放。這是老麥慣用的法碼，這種四目相對的看法，對一個生手來說，也許會被他看得冷汗直流，但對龐德已算是家常便飯了。每一次在發生重大的變故，要他出差時，必定少不了一次召見，而在召見時，又必須首先來上這一關—看，直盯着看！

約有十秒鐘的樣子，在他吐出的烟霧全都消失了，這才把手中火柴桿丟進面前的一個紅烟盒子中去。

「你近來很好吧？」他突然的問。

「是的，謝謝您，局長閣下。」龐德同答。

「我看你還有一些倦意，」麥翕局長端詳着他說。他並不是在吝惜龐德目前假期般的工作，在一連串的達成了多項艱鉅的任務後，如今從事內勤就認爲是浪費人員了，而是又出了麻煩—一項危機的暗示：來自淸教徒與耶蘇會會員之間的領導權糾紛。

「是的，局長閣下，」龐德接道，「這是因爲靠近赤道的關係，氣候太熱了。」

「嗯！」麥翕局長以純鼻音哼了一聲。繼而說道，「這也算是一項機會訓練：我們不妨管它叫『休假不忘訓練。』」他閃了閃眼睛，老氣橫秋的說。「希望此種情形不會太長，不然，大英帝國本土上的居民都被晒焦了。這樣，不但大家均找不到工作做，而且工也找不到人做。」他取下了口中的烟斗，似乎對他的這種「話中有意」的說法，頗感滿意。

在觀望了龐德一陣之後，遂又把烟斗放入口中。此時他發覺烟斗內的烟絲已經熄滅了，於是又慢條斯理的把火柴取來，重新燃着。

「看起來我們將有一筆財好發了，」最後他說。「不過我們還要費上一番手脚，因爲問題牽涉到海牙法庭。但不管怎樣，阿夏汗仍然不失爲一位優秀的律師。」

「那太好了。」龐德說。

室內突然寂靜了下來，好一會兒，二人誰都沒有再說什麼。麥翕局長眼睛望着上方，樣子在

思索着一件重要的事物。良久，他長吐了一口氣後，接着取過烟絲，裝填烟斗，動作緩慢至極，而且看上去一點兒也「心不在焉」。

他並沒有擦燃火柴，待裝妥之後，却雙手握着烟斗停在那兒。眉頭深鎖，異常的肅穆。

遠遠傳過來一聲輪船的汽笛，聲音中夾雜着三分淒涼。

一隻鴿子飛落在窗前的涼臺邊上，彎着腰兒，翹起尾巴，打着轉兒咕咕的叫個不停。像是懷着無限的怒火，鴿子也比平常粗大了兩倍。未幾突又振翅飛開。

在此種冷冰冰的場面之下，老麥倒無所謂，而龐德的心靈上却感覺壓力太重，甚至有些呼吸困難。他望着局長的面孔，希望能自他那深鎖的眉頭中，探悉中些他焦慮的癥結。可是在他那灰色的眼睛中，又好像是茫茫的大海，使他一時摸不到邊際。

驀然間，他懷疑到局長在生理上起了什麼變化。那是他的直覺，但他弄不清楚為什麼？他想幫助他，使這位情報局的首領能迅速脫離困境。

於是他決定以間接的動作，使局長能回返「現實」中來。他移動了一下坐姿，並把視線自局長的面孔上收回，轉向自己的面前下方，做着檢查自己指甲的動作。

約有一兩分鐘的樣子，局長才從他手中的烟斗上面，招起，同時清理了一下嗓子。

「你現在都是負責一些什麼工作？有特殊的嗎？詹姆斯。」他的聲音聽起來有些沉默。

「詹姆斯」這三個字，平常是極少—根本可以說就從來沒有過—有人叫過的，尤其是對麥爺

局長而言，更屬意外。自龐德進入英國情報局工作以來，麥爺局長也不曉得召見過他多少次了，通常，在他說話時，都是光說話，不叫名字，只有在必要時，才用上他的身份編號—〇〇七號，或是直呼七號—像今日這種情形，用基督教的喚名方式，還是第一次。

「沒有什麼特殊的工作，只是辦一辦例行工作，以及每天練習射擊課程。」龐德懇切的回答。「局長閣下有什麼事情要吩咐的嗎？」

「事實上應該說是有的，」麥爺局長向前傾了一下身體說。「不過現在尚未完全進入情況。因為這是一項個人性質的事情，考慮再三，只有你能夠助我一臂之力。」

「絕對不辱使命，局長閣下，有事儘管吩咐好了，我盡力而為。」龐德顯得十分興奮的說。

龐德所以那樣毅然的回答，原因有二：一是他看得局長方才的困擾已經過去了，這對一個部屬與上司的關係來說，是應該持此種態度的。再者，有了事情，以他—局長—的身份與聲望，不去找蘇格蘭場的負責人，不去運用地下三教九流的黑道邦會組織，以及其他的方法，而偏偏要召見他來代替，這在龐德本身來講，實為一項莫大的榮譽。自然他是樂於接受的了。

「我曉得你會如此回答的，」麥爺局長連連的點着頭，帶着十分安慰的樣子。「不過，我知道你的時間寶貴，所以我不能要你太多的時間，至多一個晚上就足夠了。」他頓了頓說。「那麼說那麼現在我要問你一人：你過去曾經聽說過一個名叫許果，達瑞克爵士的人嗎？」

「是的，聽說過，局長閣下，」龐德回答。在他剛剛聽到這個名字時，不禁心裏感覺一楞。

「差不多每天的報紙上，都有他的名字，報導着他的起居生活，特別是他的生活故事，好像此人來頭很不得了似的。」

「我知道，」麥爺局長簡短的說。「那麼現在我希望能聽聽你對他的看法與見解，以作爲我對此人的瞭解參考。」

龐德眼望窗外，想利用最短的時間，考慮着從何說起，才能使局長聽在耳裏，不皺眉頭。因爲他深切瞭解老麥的性子，在談話的時候，最討厭對方拐彎子，添帽子與拖尾巴，他喜歡乾脆，一針見血之談，別讓他聽起來費腦筋。

「好的，局長閣下，」最後龐德說。「無可否認的，此人目前已成了英國的英雄人物，這是大家所公認的，我懷疑他也是同傑克，哈比與高登，雷察一類的角色，而且極可能有着不平凡的關係。他們對他的認識會更澈底，乃至於把他亦視爲他們之間的一份子。這只是我個人的看法。

「在他們的那個組織裏的人員，他們都樂意用「許卡」二字稱呼他，並不常用他的本名－許果。達瑞克。據我所知，他們所以如此的原因有二：一爲他的撲克牌玩得好，在倫敦很少能找到幾個對手。一爲他對女人有一套，有好多別人不敢下手，與沒有辦法的貴婦，小姐們，他却能「手到擒來」。他之能被英國人視爲英雄人物的原因，與這兩點有着極爲不可分割的關係，也可以說，他純粹是橋牌與女人所捧起來的。當然，另外還有其他的因素，不過那是不公開的，在沒有澈底弄清楚之前，我不便隨便開口。

「至於您想明白他對國家究竟有何貢獻？我的看法是，這完全視我們的政府如何教他做法了，其中包括了多種不同的方法與手段，只要別再像目前一樣，把他捧得太高，視作部長之號的階級人物就行了。」

龐德望着麥爺局長的一雙灰色的眼睛，眼睛中正閃爍着逼人的寒光。經驗告訴他：老麥又在激動了，激動之後，接着的就是震怒。因此他立即決定，不能再繼續以達瑞克來刺激他面前的這位老人了，免得他發火與沮喪。

「不過，局長閣下，」龐德又繼續說道：「就他過去若干年來的所作所爲，對國家的安全上，還沒有發現有任何的威脅，日常僅只是在女人堆裏泡泡，以及在牌桌上騙幾個錢而已。

「他的年齡不會超過四十歲太多，與他較爲接近的男人中，也都是與他年紀相彷的公子類型的人物。我並非爲他們這批人感到有什麼了不起，只是爲他們的生活方式而遺憾：我深深的感覺到我們的大英帝國，確實是蒼老了！

「他有很多財產，而且可能多得驚人，不過，就我的看法，在表面上，他的生活是夠愉快的了，而實際上他却是一個非常寂寞的人。甚至是一個專走極端的人。」

麥爺局長乾笑了一下。「你所說的大部份與報紙上的相同。但他確是一個不太平凡的人倒是事實。而且並不僅限於你所說的那些。不過，你不必太相信報紙，記者們寫出來的東西，並不完全可靠，只是可供參考而已。另外你還知道些什麼？」

「還有一點點，局長閣下，可能你認為不太重要。」他重又把視線投向窗外，作着臨時的思考之狀。未幾，他轉過面來，望着麥爺局長道：

「事情應從一九四四年的冬季開始談起，當時希特勒的大軍已突破阿丹尼斯，並留下了一批為數不少的游擊隊與怠工份子。同時給他們取了一個怪裏怪氣的名字，一律稱之為「狼人」。後來我們的部隊—指聯軍渡過萊茵河，德軍自阿丹尼斯退却，狼人遂皆失去了控制，為了生活，他們各自逃亡，潛入各地，甚至有的加入聯軍服役。當時聯軍統帥部獲得是項情報之後，曾下令澈查。但他們個個均極敏感，而且掩護得特別週密，因此極少有被發現者。

「其中有一批狼人逃入英，美的軍隊之中，在野戰醫院裏擔任救護工作，有的充當司機。但是在暗地裏，他們却專門暗殺受傷的官兵並將屍體滅跡。當時受害者不下數百人之多，軍醫找不到傷跡，也找不到屍體，空氣緊張一時，軍方一致認為是德國的間諜人員所為。但抓不到一點證據。

「當時有一個英國的傷兵，名字為達瑞斯。他的半個臉孔，已經面目全非。昏迷不醒。他沒有資料，因此別人不知道他的出身，他自己也不能開口。所知道的，只是他穿着英軍的服裝，與他的『達瑞斯』名字以及有一次險些失了踪。

『在當時的英軍醫院中，有二十餘個類似這種不明身份的人，既無年齡，亦無籍貫，更無親屬朋友。一年之後，在聯軍的情報機關的舊檔案中，查出了一個失踪人的名字，叫許果，達瑞斯

，並得知他是一個孤兒，在戰前的時候，於英利物浦的一家船塢中工作。

「在他於醫院的一年多中，極少說話，給予醫生的印象是：這個人的精神有問題。但自從醫院方面曉得了他的過去之後，他才算恢復了正常，並開始談論他過去記憶中的一些簡單的事情。使醫生們大為興奮。

「後來一位國防部的官員，在醫院中視察時，才確認許果，達瑞斯就是過去的達瑞斯，同時並查出是於一九四五年改用現在的名字。

「但是眞正說起來，他的身世迄今仍然是一個謎，你說是不是呢？至少連他的父母是什麼人，都還沒有弄清楚，即便他自己也不見得知道」。麥爺局長中途插嘴說道。「在現在來說他是一個花花公子型的人物，我時常與他在一起玩牌，並在餐後同他談天。他曾向我表示過，他目前與過去的感觸大有不同，他說他現在的精神好，志氣旺盛，心情愉快。此外他並暗示—語言中不自覺的流露出來—他經常到利物浦去打發時間，究竟搞什麼名堂，不太清楚。」

龐德的眼睛越來越大了，這證明了他對此人興趣的濃度又增加了。

「自從戰爭結束之後，差不多有三年的時間，沒有聽說過他的消息。」龐德說。「後來才自各城市中，間斷的傳出他的新聞，金市最先談到他的活動情形，好像大家都對他非常感興趣似的，把他當作社會上不可缺少的人類：關心，乃至於惴惴不安。

「傳說中，似乎記得有人稱他囤積了若干數量某種金屬元素，該項金屬元素，甚少有人見過

，有人懷疑可能是鈳，也有人推測是鈮，但不管是鈳，是鈮，皆爲在工業上，市面上不易看到的東西。至於它的用途，也不得不使人費解與關心了。

「不久之前，在工業界傳出一項消息，謂鈳金屬是噴氣引擎中不可缺少的原料之一。全世界的產量極少，每年之出產總和，也不過只有數千噸而已，其中大部份出產在非洲的中南部。世界各國都在爭先。

「搶購就情勢觀之，達瑞克可能在噴氣引擎的發展上，中途插上了一足，再不然定是另有企圖。因爲據報紙上的刋載據稱是權威的報導，至一九四六年爲止，達瑞克已自世界各地搜購了三噸左右的鈳礦，價値一萬英鎊。大部份的購價是每噸三英鎊，但每噸的保險却高達五英鎊。

「此外，他並訂了一項計劃，預備三年之內，買光世界上的所有鈳礦，包括礦源在內。然後獨覇鈳權，使任何人皆無，只要供用鈳任何人都得去向他求購。雖然，他花了一大筆的本錢，但以他的牌技而講，如能再經營一所鈳場，不出一年，大批鈔票，即可滾滾而來。」

麥爺局長的兩眼，直直的望着龐德，顯得有些迷惘。他以左手拇指壓了壓已經熄滅了的烟斗，然後又習慣的抽了一口。

「當然囉！」龐德又繼續說道。「英國人都很注意他，因爲他的表現富有，終日在公共場所進出，是位極少見的花花公子型的人物。但眞正瞭解他背地裏從事着那一類的工作者，又有幾人？」

「有一傳說，謂他是在摩洛哥的旦吉爾起家。旦吉爾爲一世界有名賭城，爲賭徒的樂園，不納稅，不受任何限制。所以他賭技高明，賺了一筆巨款。至一九五〇年，他的財產已無數可計。後來他回至英國，開始活動。買最豪華的房子，最新式的汽車，玩最漂亮的女人，一擲千金，但是他越來越富。說起來，簡直就是一個天方夜譚中的故事一樣。

「談到這裏，我對他有一個微妙的疑問：既然這位來自利物浦的傷兵，能在此歡天喜地，風頭十足的生活五年，而五年的時間，却從未聽說過妻室子女，那麼他此生的目的又是爲何呢？難道說就是爲了賭博？

「這還不談，更甚者，是他給女王的一封出人意料的大膽信，在那封信的開始，他這樣寫着：『女王陛下，我非常冒昧的……』於是當女王收到那封信的第二天，報紙上即刋出了『冒昧的達瑞克』如何如何的標題。」

「那封信的大意是這樣的；他建議，他想以其所儲存的全部鈳礦，貢獻給大英帝國，以研究發展一種高速長程火箭，使歐洲所有的主要都市，皆在它的射程之內。

「當此一建議提出之後—亦即那封信被公開之後，在有心人士的心目中，立即就連想到一個問題：那就是他計劃在倫敦丟原子彈了，而且他已經投資了一千萬英鎊的資本，有相當的成就了！他在等待着政府的簽字。

「此一信件發表之後，白金漢宮日夜不安。有的議員們，竟然提議女皇採取投票方式，決定

簽字與否。但後來是項製造計劃竟然獲得批准了，並命名爲『霧都長程飛彈試射計劃』是項批准的消息，是由內政大臣所宣佈。

「女王在聲明中說：她代表大英帝國的軍民，樂意接受是項禮物，同時並以爵士榮譽作爲對達瑞克的贈禮。」

龐德說到這裏，停了下來，好像對這個人有一言難盡的一種感觸。

「是的，」麥爺局長眼睛望着前方，咬着烟斗不停的點着頭道。「和平應在我們這一代—從我們這個時代開始。我還記得是項新聞，那是在一年以前的事情了，時間過得眞快呀！變化尤其驚人！現在，此一火箭計劃已經接近完成階段。此型飛彈的名字而且已被命名爲『探月先鋒』，我聽說，在發射的時候，是採取一種秘密方式，發射地點由他決定，甚至可能在我們的窗前。」

他收回視線，越過桌面，望着龐德的面孔。

「我只知道這麼多，局長閣下，」龐德說。「這眞是一個妙秘的故事，一個不平凡的人。」他頓了一頓，又接道。「其他的您一定比我……」

「麥爺局長立即以手示意他停止下來。含烟斗道：「現在只有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呢？局長閣下，」龐德着急的問。

老麥好像在考慮着他是不是要說出來，望着龐德良久。然後才說：「許果，達瑞克爵士在牌桌子上不老實！」

三　接受任務

「你是說他玩假牌？」

麥爺局長緊縮着眉頭。「嗯！那也正是我要說的。」他接着又道：「難道你還不相信他的億萬財產都是賭博騙來的？」

龐德略帶歉意的笑了。「不！局長閣下，過去我有點懷疑，現在已經完全相信了，」他說。「就我所知，有很多非常富有的人也喜歡賭假博，在我以前的印象中，達瑞克還不至於如此，這也是他聰明過人之處。」

「說對了！他的腦筋是够用的，」麥爺局長接道。「可是爲什麼他要那樣做呢？在你也許只知道他是爲了贏錢，其實並不盡然，有些人的錢，是可以大量的贏，那種寃大頭，不贏他們若干，他們不感舒服。但對某種人，就不在贏錢，而是使他精神崩潰。

麥局長停頓了一下，又接着說：「達瑞克騙術高明，因此一直就沒有被人發覺過，當然也就更沒有失過風了。事實上，迄今爲止，我認爲除了巴西頓之外，根本就沒有人懷疑他在牌桌上會暗施手脚，巴西頓是『花花公子俱樂部的負責人，此人耳聽六路，眼觀八方，江湖經驗極爲豐富，碼頭閱歷更是深刻，這正同中國的一句俗話所說的那樣：『樹葉子再稠，也擋不住鷹的眼。』，一點兒也不錯的。

「他會到我這兒來過，把達瑞克的情形向我透露了不少。並徵求我給他一點意見。他說達瑞克在俱樂部中倒是沒有鬧過是非，表面上看去，規規矩矩，以他的派頭而論，誰也想不到他竟然是一位騙徒。

「也許正因爲他表面上規規矩矩的，沒有妨碍他的生意，因此，他頗有想使他改過之意，不管怎樣，在他的俱樂部中，出現這種事情總是不光榮的。可是他雖然有使他懸崖勒馬之意，甚至希望他卽日洗面革新，但又顧慮到吃力不討好，發生不幸的事件。

「譬如說吧，在他採取步驟之後，免不了的要走漏風聲，這一來，警察人員一定要首先對他調查，如：何時開始玩假？在何地開始玩假？前後騙取了多少錢？騙技是怎樣施展的？騙來的款作何用途等等，均在被調查之列。而且想像得到的，此種調查決不會是一次兩次就會結束，一定是繼續不停，輪流查詢，直至前前後後，均弄個水落石出，然後再發表一篇萬言書，公佈於世界所有人的面前。

「這還不說，更難應付的是記者先生們，他們不但會詢問一些牛角尖的問題，而且還要加油添醋的來上若干『側寫』，『形容』，特別是要拍照。那麼，你想想看，這一連串的頭痛事情，對一向自由享受慣了的達瑞克，能受得了嗎？達瑞克聰明絕頂，面對這一大堆的麻煩後果，他會考慮不到嗎？他會接受嗎？答案絕對是否定的。

「假使有人規勸他，而又被其所拒絕，那麼你再想想看，將會產生一種什麼樣的後果？首先

他曉得已經有人揭穿他的底細了，在『自衞』的立場上而言，他一定要來一手先發制人，此種方法是不擇手段的，結局會出乎人意料的悲慘。巴西頓既然久走江湖，當然對這種利害關係，不會看不透澈的，所以，他有顧慮，他矛盾，他來徵求我的意見，同時也可以表現他是一位好公民。」

麥爺局長深長的吐了一口氣，繼續說道：「儘管如此，但我仍然答允盡力幫助他了。」

此時局長的烟斗早已燃光了，故此趁着這個機會，又重新把烟絲裝上，並以火柴點燃上。

龐德沒有說什麼，只是兩眼在注視着他的動作。

在老麥燃上烟斗，抽了一口之後，好像胸有成竹的又繼續說道：「你是我們情報局中，橋牌玩得最好的一位，在戰前並於蒙特卡羅大出過風頭，所以我有意派你去和那位達瑞克爵士較量較量，至於錢的問題你儘管大膽的支配好了：用多少有多少。」

「最好先找到司提夫，艾斯鮑席脫，」龐德說。「他是出了名的國際流浪漢，美國人，然後給我一個星期的時間，每天以十個小時，跟他去學習幾手玩牌的絕技，穩有制勝的的把握。司提夫在撲克牌上，有獨到之處，別人所會的鬼名堂，沒有一種能瞞得了他的，而他所會的特技，別人却不見得知道。不過司提夫現在何處，這要請蘇格蘭場方面派人尋找，因爲他四方流浪，到處爲家。」

「哦！你所說的，可能就是去年在花花公子俱樂部露過一手的那個流浪漢，聞悉，他當時因

為沒有錢吃飯了，於是走至『花花公子』俱樂部中，向一位牌友借了一百英鎊，聲言半個小時之後，加倍償還，大家都很奇怪，而有的人確並不太服氣，因此沒有拒絕他下場，結果不到四十分鐘，居他然贏了五千英鎊。之後，即沒有再聽說過他的消息。不過，要與達瑞克玩牌，最好不能離開一個原則：那就是不要單獨下場，至少兩個人，能摻進三個人更佳。

「關於應付達瑞克的事情，我猜想巴西頓可能會採取某項安全措施的。你認為就達瑞克是在那一方面搞鬼？」

龐德的肚子裏老早就唱空城計了，起先，參謀長對他說，至多也不過半小時的時間，可是現在已經一個多小時候了，老麥的興頭却正濃厚的不得了，不但沒有餓意，而且沒有倦容，眞像一具木頭做的不倒翁一樣，他那裏會想到龐德早已暗地裏餓得直吞口水了呢？

「料他也不會長出三頭六臂來，據我的猜想，不外有二：一是偷看牌，二是偷換牌。他是不是經常與某一個人，或是某幾個人在一起玩牌呢？」

「平常不一定，尤其在小輸贏的牌桌上，他多是單獨下場，只有在星期一與星期四的時候，他多半同一個名叫麥亞的男人在一起，據悉，那個小子生得很漂亮，猶太人，牌技亦玩得很好。」

「猶太人？」龐德重覆着說，「如果我見到他的話—嗯！我可能過去見到過這個人。」

「好啦！」局長取下口中的烟斗說，「那麼我們今天就這樣決定好了，找人現學是未來的事

情，遠水不解近渴：首先，我猜想你一定餓了，先下去好好的吃一餐，六點鐘的時候，我們再碰頭。我準備先給你帶一部份款子，到俱樂部去看看風頭。飯後，我們計劃先與達瑞克以及他的朋友玩一玩，看看他的手法。星期一他們經常是在俱樂部的。這樣可以吧？唔！我希望沒有躭擱你太多的時間！詹姆斯。」

「不會的，局長閣下，」龐德愉快的回答。「我是非常希望能經常到您這兒來的，即便在假期中也不例外。果眞達瑞克耍花樣的話，我將也同樣的耍上一套，這對他來說，可謂最佳的警告。不過，實在的說，像他那一種人，我是不樂意與之打交道的，特別是在一塊玩牌，可是……這與其他情形不同……」

「是的，詹姆斯，」麥局長連忙接道：「先謝謝你的協助了。我想達瑞克一定狡如狐狸，是個不好鬪的傢伙，他可能有他的各種計劃與準備，尤其當情況對他不利的時候，他會不擇手段的使用出來。

「不過話又說回來啦，料他也沒有什麼驚人的猴跳，我並不在乎他。我一定得要設法掌握住他的火箭發射計劃，不容其有絲毫的錯誤行為。但就達瑞克本身來說，多多少少總帶有一些火藥氣味。

「好啦！我們就這樣決定吧！六點鐘見。我再說一遍：不要擔心錢的問題。先吃飯去吧！別忘了，到俱樂部時不要拿它當作一回事情。」

龐德向着局長暗笑着點了點頭，即行轉身離去，行進中，他感到自己的脚步比平常輕快了很多。

局長的女秘書，依然坐在她的辦公桌前。在她的打字機前面，擺着兩塊三明治與一杯牛奶。她帶着一種奇異的眼光望着龐德。

「我猜想他一定放棄了。」龐德說。

「當然！已經有一個多小時了！」夢納芬妮小姐帶着一種責備的口吻說。「現在是兩點三十分，他會等你這麼久？早回去了！」

「我現在要到餐廳去，肚子餓壞了，」他說。「請告訴他，下一次的餐費由我付。再見，再遲就吃不到東西了。」他面帶笑容，大步邁上走廊，向着電梯口走去。

此時在餐廳中，只剩下幾個人了。他要了一份燒魚，一盤生菜拌凍雞，一份烘麵包片，以及兩杯黑咖啡。

經過一陣狼吞虎嚥之後，返回他的辦公室時，已是下午三點了。匆忙中又以半個小時間，作局長交辦事項的準備，然後向他的秘書告別，行前並告訴她是晚他的所在地。四時三十分，他跳上了早已準備好了的汽車。

「車子情況很好，先生，」司機轉過臉來對龐德說。「如果晚餐時您不用的話，我想再把消聲器調整一下，除了按喇叭之外，使它在行駛的時候沒有一點聲音。」

「謝謝你，」龐德說，「那太好了。」

車行甚速，轉瞬穿過公園進入巴克街。

十五分鐘之後，他回到家中，把車停於一排行樹的下面，然後獨自下車走進一間密室，找出來一本「橋牌精選」的小冊子，持在窗前的一張桌子上翻閱着。

閱了一陣之後，再抬起頭來閉着眼睛默記了一下。接着把書置於桌上，走進臥室，脫去衣服，持着一條大毛巾，作了一次「上班」前的淋浴。

浴畢，擦乾之後，又至鏡子面前修整了一陣面孔與頭髮。當他修面的時候，鏡子中的他那雙灰藍色的眼睛，對他顯得分外出神，也顯得特別興奮，使他不由得吹起口哨來。整理一畢，最後又噴洒了一些香水在腋下與脖子上，接着走回臥室。

十分鐘之後，他已打扮妥當了：白色的絲質襯衣，深藍色的納維斜絞嗶嘰褲，深藍色短襪，北美洲紅人牌閃閃發光的黑軟皮鞋，外在頸下的衣領上綴了一朵黑色的蝴蝶結。

他坐在桌子前，看了一陣「橋牌精選」，然後再試驗着手中的牌，試了再看，看過又試。

約摸有三十分鐘的光景，他驀然起身，搬了一張桌子放在客廳內一塊鏡子的面前，然後持牌在手，兩眼望着鏡子，注視着自已的雙手十指動作：發牌的動作，放牌的動作，換掉的動作，掀牌的動作，以及偷牌的動作等等，是否全部已至出神入化之境。終於他自認爲滿意了，並舉起十個指頭，置於嘴上，作了一番預祝勝利的吻賀禮。

五點三十分，他把牌丟在桌子上，同時閉上「橋牌精選」那部小册子。

他返回臥室，取了一只黑色的烟盒裝在褲袋中，同時穿上一件外衣。

他呆立了一陣，好像在思索着什麼。最後突然似想起什麼一樣，走近衣櫃，選了兩條白色的絲質手帕，又仔細的用手心揉搓了一陣，直到自己認爲滿意了爲止，然後才分別裝在外衣兩邊的衣袋裏。

全部事情準備妥當完畢，他燃上了一支香烟，接着走到客廳裏，坐在一張高背椅中，希望能獲得片刻精神與肉體的輕鬆。他兩眼痴望着窗外的廣場，心中預測是晚可能發生的情況，想到最後，他不禁的笑了起來—「花花公子俱樂部，」今晚要有好戲上演了，唯一遺憾的是別人都不知道，要不然這場空前的龍爭虎鬪，也許揚名世界呢！

「花花公子俱樂部的資格，在倫敦的娛樂場所來說，並不能算是老的，諸如規模宏大的咖啡廳，豪華的賭場，以及國際性的交際舞廳等等，遠在一七五五年就已經吸收不少國內外的遊客了。而「花花公子」只是從一七七四年才正式營業的，特別是近數十年來，在國際上才算小有名氣。地址座落在公園街，背後靠着一條小溪，溪水流速極緩，而小溪的對岸，即爲倫敦最古老的街道之一—聖，詹姆斯街。

「花花公子」俱樂部的創始人爲斯卡弗先生，斯卡弗是個老實人，賭場中的生活，與他的個性相差甚遠，因此經營不到一年，即被弄得焦頭爛額，死去活來。

時至一七七六年，它的名字首次正式在報刋上出現，那是漢雷斯。華鮑萊的報導：一半是新聞，一半是廣告性質：報告中如此簡單的說：位於聖．詹姆斯街前面隔溪處，一家新俱樂部開業了，它的名字叫「花花公子」，生意不錯，正同它的名字一樣，顧客們多半是倫敦的貴族，與來自國內外的花花公子。

而事實上，它已開業兩年多了，而且地址應該說是在公園街較爲合適。此種新聞廣告的眞正目的何在，恐怕也只有當時的華鮑萊自己才能知道。

自一七八二年開始，「花花公子」開始擴充設備專供聚賭的特製桌子，亦由八張增設爲二十張，其他遊藝部門也是一樣。至一九六〇年，舊址翻新，擴大，營業部門增多，此外並大量招考各國的男女服務人員。因此，它當前正是倫敦數一數二的俱樂部了。

首以賭場來說，它的設備就是採取「衞星」的設備方式，在正廳的正中央，擺着一張巨型的大桌子，可容賭客四十人以上。此張賭桌，是專門供玩撲克牌用的，至於其他的「輪盤」，「吃角子老虎，「搖彩」，「壓紅」等等賭具，以及可供十人以內的紙牌桌位，均設於那張大大桌子的周圍。最外圍，亦即賭廳。靠牆壁的地方，爲一圈半公開的小房間，是專供家庭性質如親戚至友等玩牌用的，不抽頭，而是按時間收取使用費。

這兒也同其他大賭場一樣，是絕對謝絕任何人參觀的，即便茶房也不能隨便接近。朋友看牌可以，不過得事先徵得賭伴的同意。

至於其他各娛樂部門就不同了，如室內游泳池、舞廳、歌廳・咖啡廳、劇場、拳擊場、球場（包括所有的球類），溜冰場、健身院、雜劇場等等，任君參觀。

此外，這兒還有一個特別組織，稱爲「國際女郎院」，不過一般人都管它叫「情侶室」，該組織約有百人左右，包括來自全世界各國的漂亮女郎，白、黑、黃、棕種人都有，任君挑選，只要你選中一位，先繳上租金，該女郎即臨時爲你所有，她們都是經過嚴格訓練的全才，舉凡，賭跳、唱、談、調情等等技術，樣樣皆通。

「情侶室」的女郎出租費，是按時計算的，價錢一樣，每位都是十英鎊一個小時。但有一個規定，至多不能超過二十四小時。如果你要帶到俱樂部之外去亦可，但租金必須加倍，而且也是以二十四個小時爲限，不過到時還可以續租，續租的次數，也有限制—不能超過三次。

租到情侶之後，則一切聽由顧客指揮，把她當做下女亦可，視爲情人，妻子也好，爲了方便起見，「花花公子」並特別備有百餘個房間，你可以在你所租的時間裏，於特別備有的房間內，與你的臨時情侶，做你所樂意做的任何事情，而且不必擔心警察的干擾。

「國際女郎院」的負責人爲一位五十餘歲的黑人，她的名字叫，麗亞・葛莉絲・惠曼，是一位獨身主義者，原籍法國，英國牛津大學哲學系畢業，到過南美與亞洲各國，能說八國的語言，並可以聽懂十餘種各國的方言，她的月薪是一千五百英鎊，是該俱樂部中最高的一位。

龐德到「花花公子」俱樂部，前後不過十餘次的樣子，所以在動身之前，他也是抱着一種好

玩的心理・而且這也是一個機會，正同麥爺局長所向他一再保證過的：錢的問題，大可放心。

時間反倒顯得過的慢了下來。在他的腦海裏，此時浮現着一個問題：許果・達瑞克爵士，今晚我要徹底領教一番他的絕技！

六點差五分的時候，突然一聲雷響，繼而烏雲四合，下起了雨來。黃昏已提前降臨。

龐德冒雨鑽進車子！發動、加油、起步、開雨刷、開前燈、向着麥爺局長指定的地點—「花花公子」俱樂部駛去。

四 首次艷遇

在距離「花花公子」俱樂部較遠的一處停車場上，龐德將車停妥之後，即行跳下，繞着一道小巷進入公園街。

於俱樂部的大門前面，約一碼之內的地方，地上的裝飾與衆不同，它不是綠蔭蔭的法國草，不是意大利的大理石，也不是土耳其的毛毯，當然更不是普通的石灰水泥地，而是一大片自深谷中搜集來的如豆粒般大小的彩色小圓石，走在上面，滑滑的有一種特別舒適之感，一直由脚心透至頂門。

黑色與紅色的幃幔，從各個入口的地方，從每一邊的牆壁底下，扯到窗口的下方。大門進口處上方的三座大窗戶，遮擋的布幔是紫色的。每一個進出口，均有禮貌的侍者看守，他們除了對你表示歡迎與歡送之外，並回答你所有內部的有關問題。

龐德立在「花花公子俱樂部」的斜對面，在晚風掀起的窗幔下，穿過門上方中間的一個窗戶口，可以看到裏面兩個人的腦袋與肩膀，但面孔却看不淸楚，原因是他們都是彎着腰在那兒。他又變換了一個角度探視，然仍舊無法斷定那兩個人的所在位置。這是因爲他對這兒的環境並不十分熟悉，如果能是在他常去的「三星」俱樂部、自會一目了然了。

龐德決定進去，過街之後，直向大門走去，守門侍者老遠向他彎腰點首，並幫他推開大門裏

面的活動半截門。結果發現裏面有好多人都是認識的。

「晚安，勃力得。上將來了嗎？」

「晚安，先生，」勃力得回答。他曉得龐德不來則已，一來就是要玩牌的。「上將正在牌室內等您呢！」說着他向旁邊的一位女侍道：「碧姬，妳帶龐德先生到上將那兒去，快！」

活潑玲瓏的碧姬小姐，快步走到龐德的面前，點頭爲禮，面帶笑容，首先作了個「請先行」的手勢。

「謝謝妳，」龐德也向她點了點頭。

「龐先生是第一次到我們這兒來吧？」

「哦！經常來的，不然，你們怎麼會知道我的名字呢？」

這一反問，倒把她弄得不好意思起來了。遂改口說道：「我是說我以前似乎沒有看到過您。」

「可能是我每次來的時候，妳都在忙着。」龐德發現她相當精明，而且楚楚動人，當即問道：「妳在那一個部門工作？」

「既然陪您去上將那兒，當然是在接待部了，」她向着龐德翻了翻眼皮，現出一副得意的樣子，好像是說：剛才你給我過不去，現在我也還你一點顏色看看。

本來他們的進行速度，就是慢得不能再慢的了。此時龐德聞言，乾脆就把脚步停了下來：「

碧姬小姐，妳很有語言的天才，我希望能經常看到妳，妳過去在『情侶室』服務過嗎？」

「沒有，」她微笑着回答。當然她是瞭解龐德的意思的。「不過，對您例外，如果承蒙瞧得起的話，我可以想辦法請假，而且不用你花租金，我們可以到外面逛逛，實在的說，老悶在這裏面，也確實太厭了。」

「妳是……」

「哦！我來自北歐的冰島，今年二十一歲，原來的名字叫莎莉米芝‧葛麗亞，兩年前隨着法國的一個芭蕾舞團來英，後因該團人事不和，宣佈解體，當時我領到了一筆可以回家的旅費，但是我沒有回家，後來在這兒客串芭蕾舞，因爲裏面派系林立，無法演出，遂申請到接待室服務迄今。過去也有不少顧客，要求我充當『情侶室的人員，我都沒有答應！你知道爲什麼嗎？告訴你：我還沒有被男人正式吻過呢！」她說着把頭垂下去了，顯得無限嬌羞的樣子。

「謝謝妳，莎莉米芝‧葛麗亞小姐，有機會我一定會打電話給妳的。」

在一個樓梯口的右側，碧姬爲龐德推開一扇高型的活動門，同時說道：「到了，再見，龐德先生，祝您好運。」

龐德向她點了點頭，並順手塞進她手中五英鎊小費。

室內並不擁擠，因此，龐德進去之後，一眼就看到了麥爺局長，正坐在中間一個窗戶的下面，以烟斗正敲擊着左手掌消遣。

此時已有四張牌桌開始了，丟金幣的聲音，不規則的自每張牌桌發出來，但却甚少聽到人語。室內雪茄的氣味特別濃厚，這使一向沒有吃雪茄習慣的龐德，在初入門之時，實在有點透不過氣來。

他繞了一圈，然後若無其事的走向麥爺局長的牌桌。

「你坐在那兒，」當龐德尚未坐下時，老麥即用手指着牌桌對面的一張椅子說，「我們坐對家。那傢伙不曉得來了沒有？我差不多有一個多月沒看到他了。喝一杯嗎？」

「不用了，謝謝您，」龐德說着坐下，然後燃上一支香烟，二人即開始在那裏玩着，談着。自龐德進來一直到他坐下二人開始玩牌爲止，老麥都沒有仔細看過龐德一眼—意思是說，他心中在思索着某項問題，及至他發牌時，才眞正注意到龐德的一身打扮。端詳之下，不禁暗笑：如今從他的裝束上看來，相信除了認識他的人外，恐怕沒有一個人不把他視爲一位財主，或是貴族號的人物，再不然就是來自外國觀光富翁？

更使人側目者，是他與麥爺局長坐在一起，倫敦各界，認識他的雖然不多，但認識麥爺局長的却並不少—差不多的人都認識或聽說一位麥爺上將，麥爺海軍上將司令，一位英國皇家海軍退役高級將領，享受着終生國家一等待遇的貴族，在英國政治圈中極具影響力的一位—不過，大家所認識他的，是他的官階，他的過去，他的地位，而對於現在英國情報局的局長，却是知道的人不多。

因此在這種情況之下，別人也就無形中要多看他幾眼，然後相互嘰咕、嘰咕：那個坐在上將

對面的青年人是誰？甚少見到他到「花花公子」來嘛！是外國的大使？美國的鋼鐵大王？還是……年青青的眞的福氣。

是晚龐德並沒有化粧，連表面近視實爲平光的眼鏡都沒有戴。他有把握，以他的那身裝束與表情而論，即使達許果．達瑞克也不會把他當作英國人的，恐怕甚至連一般老倫敦客，也不見得能搞淸他的底細。這一方面是他平時不多與外界接觸，再方面是他相信沒有幾個人知道他在情報局工作。所以，今晚他是同麥爺上將一樣，是以本來的眞面目出現的。

兩人玩了一陣之後，仍不見人來，麥爺上將遂將牌放在桌子上，叫來一位侍者，吩咐道：「請你再拿兩付新牌來好嗎？我要『海盜』牌子的。」

侍者彎身而退。不多時，兩付新牌送上。老麥又要了一杯威士忌與蘇打。然後轉過面來問龐德道：「你不要點什麼嗎？」

龐德望了望手錶。時間是六點三十分：「我可以要一份純馬蹄尼嗎？」他說：「另外再來一杯檸檬菓汁。」

「在我們的朋友尙未抵達之前，」待侍者走開之後，老麥輕聲的說：「我們再來幾把較小輸贏的，免得別人心疑。」

龐德沒作任何表示，連點頭的動作也免除了，看上去，他是純粹爲賭博而來的。這次發牌的是龐德。

二人大約玩了半個小時，互有輸贏，但仍然不見有人過來。

「這幾天來我牌運不佳，每戰必敗，」這是龐德的聲音。「看起來今天我是非輸不可的了。」

「牌運固然有關係，但也不可完全相信，」老麥接過去說，「譬如一個不會打牌的人，玩上三年，他也不會有牌運可來，是不是呢？」他說着端起酒杯，喝光剩餘的威士忌。

龐德依然沒有什麼表情，將牌丟在桌子上，燃上了一支香烟。

「方才我看到有幾位老朋友進來了，他們都是這兒的老牌友，現在可能在別的牌桌上坐下了，我想到樓下去看看。如果你也願意的話，歡迎。」

麥爺局長站了起來，龐德亦跟着站了起來。這兒的賭場是最近才自樓上分下來的一部份，約有十五張牌桌賭都是賭橋牌的。現在差不多已有十二張桌子已經客滿，而且正在熱烈的進行中。

在中間偏右的一張較小的圓型桌子邊，已坐上了三個人，桌子週圍有五張椅子，因此，也就是說：在那張賭桌中，還可以再加上兩位。

龐德向他們翹了翹嘴，輕聲的對麥局長道：「瞧！那三隻猫頭鷹。」

「嗯！看到了，今晚又不知道什麼人要上當了。」麥爺局長冷冷的說。

寫到這裏，筆者必須有個說明，不然，可能有的讀者對於猫頭鷹不能完全瞭解。猫頭鷹只有在英國才有，雖然他們也是騙徒，但騙術並不見得太高明。所不同的是，別地的騙徒光贏不輸，而猫頭鷹則是有輸有贏，只是贏的機會多與輸的機會少而已，再加上他們是流動性質，有時候半

年才輪到一次，致而治安人員也不便制止。他們大多數是有錢人家的孩子，不務正業，有時候那是一種好玩性質。

龐德跟隨麥爺局長走出室中之凹處，進入一間較長的房間。這兒有些春意：清一色的女招待，個個笑臉迎人，有卿卿我我的低語，也有軟玉溫香的擁抱。燈光有綠色的，也有紅色的。綠色的燈，必是紅色的罩，紅色的燈，光線較暗，多無燈罩。

每張牌桌，或其他的賭具桌子，中央上方都吊着一盞光線很强的電燈，是白色的。他們入室之後，立即混入人群。

龐德伴着麥爺局長，以老友的身份，從這一張桌子走至那一張桌，四隻眼睛始終不停的掃視桌邊與來往的人。不知不覺中，已走到了最後一張桌子。

「我跟啦！再加一倍，他媽的，我就不相信猫不吃鹹魚！」聲音低沉，輕浮，是由龐德背後一位賭客發出的。

龐德若無其事的轉過面去，在好多賭客之中，他一眼就辨出剛才的話是一位紅頭髮的小子說的。在他左邊是勞德·巴西頓。「花花公子」俱樂部的老板，依靠在椅背上，正低着頭看他手中的牌點。似在作着最大的考慮。

「親愛的達瑞克，看樣子我實在不能不再加上一倍的一倍了。」他說。言畢。他抬起頭來望望他對面的夥伴，「冬尼。」他說，「沒關係，有言在先。這次我負全責，輸了算我的，贏了你

我平分。」

賭資丟在桌子中央。達瑞克笑了笑，又停了一陣，然後說道：「恭喜你了，這次你贏了四百英鎊。巴西頓收過錢，接牌，發牌，繼續進行。

龐德燃上了一支香烟，轉到達瑞克的背後，注意着他的雙手動作。

正在龐德奇怪看他爲何不拖手脚時，突然麥爺局長的聲音把他的注意力分散了。「唔！你還記得我的朋友龐德司令嗎？巴西爾。今晚我們都來了，來，咱們玩玩橋牌如何？」

巴西爾即巴西頓仰起臉來，對着龐德笑了笑，「晚安，」他說。並舉起右手左右的擺了一擺，很迅速，而且很隨便的介紹着道：「麥亞，丹吉爾非，達瑞克。」

三人聞聲一起轉臉向着龐德望去，龐德亦禮貌的向着三人分別點頭示意。

「這一位我想不必我多介紹了，麥爺上將，相信大家都已經見過了。」巴西頓笑着說。

此時達瑞克轉過半個身子，望着麥爺局長。「哦！上將，」他愉快的說，「好久不見了，我還以爲您到國外去觀光旅行去了呢！來一杯？」

「不用了，謝謝你，」麥爺局長十分客氣的說，「你眞是越來越令人可親了，哈，哈！」

達瑞克又轉面去，望着龐德，禮貌的問道：「你喝點什麼酒？果汁？」

這次龐德看清楚他了！紅髮，紫紅色的短髭，淡藍色的眼睛。

「不必了，謝謝你。」龐德連忙謝絕。

五　銀色的煙盒

達瑞克返回原來的坐姿，並檢起他桌上的牌，繼續進行。龐德注意着他那一雙大而鈍的手掌，作着整牌與分類的動作。

繼而龐德圍着牌桌繞了一週，從每個角度觀察，希望能找出他可能使用的花樣，俾使將來採取應付的方法。

達瑞克整理牌的方法，並不與普通人一樣：非把梅花與梅花擺一起，方塊與方塊放一邊不可，而是採取不規則方式。隨便亂插。而且表面上看去，顯得笨手笨脚，使人乍看之下，均以爲他是全靠牌運贏錢。

此種「大智若愚」的表現，也正是他的厲害之處，但儘管他在那兒裝聾作啞，以爲維妙維肖，但在龐德的眼中，却一目了然他是一個老手。起碼認爲他玩牌的技術，已不亞於自己耍槍的本領。

龐德走至旁邊不遠處的吸烟臺，取出香烟，燃上了一支，並表示很閒散的東張張西望望，以免引起別人的注意。

現在他所站的位置，可以看到麥爺的牌與手，而稍微向右側一側身，也可以看到巴西頓的手部動作。他沒敢立刻去看達瑞克的牌，爲的是怕他懷疑。他想在開始沒有大賭注時，先參觀其他人的，到緊要關頭再調換位置，原使他心裏有數，也不便於開口了。

在他們四人所圍的牌桌上，達瑞克的體型算是最大的，據龐德的估計，他足有六英尺高，特別是肩膀寬過常人，四方形的腦袋，頂着中年人常有的紅色的頭髮，如仔細觀察起來，總帶着一股子「不正派」之氣。

他身上那件大衣的領子，高高的豎起，致使兩邊的半個耳朵，都被遮蓋着。他的兩眼大小不同——右眼較大，左眼較小。在右眼的下眼皮上，有一條注意看不到的刀痕，這說明了他過去是動過眼睛手術的。其次，他的皮膚雖白無光，內行人一目了然他是患着貧血症——只能治表不能治根的一種敗血症。

蒼白的皮膚，方形的腦袋，高大的身軀，藍色右大左小的眼睛，紅色的鬍髭與頭髮，突出頰骨，不均的牙齒，高高的鼻子，粗而大的手掌，組合成一位倫敦的牌界怪傑，伺礦的權威——許果。達瑞克爵士——使龐德不由得連想起馬戲團的小丑角色。

特別是他那一張四方形的大嘴，使人產生一種必然的印象：那就是愛說與貪嘴，前者即所謂「三寸不爛之舌」，見到什麼人，會說什麼話，會吹，會拍，善騙，能把四方的說成圓的，白的說成黑的，尤其對待女人，三句話可使對方昏頭轉向，不知道東西南北，淨說別人心裏喜歡聽的，使人聽在耳裏，癢在心頭。

貪嘴即愛吃，也就是喜歡交酒肉朋友，兩杯老酒一喝，不管張三李四，大家都是自己人，客我請，錢你付，或是這次你請我，下次我請你。

儘管龐德對他有這種觀感，但事實上並不一定如此，因爲在所有認識他的人之中，差不多的都曉得他是一擲千金的。他處處在表現着自己的財富，無數與他交往的女人，沒有一個不是爲了他的錢的。

在龐德一陣觀察的結果，發覺他老是以一幅絲質的大手帕，不斷的擦拭着額頭與脖子。還有一點，他吸烟的動作在逐漸的增加，包括取烟，燃烟，吸烟，丟烟灰，丟烟蒂與熄烟尾巴等等。有的時候，一支烟點燃上之後，吸不到幾口，卽丟在烟灰缸裏，再點燃第二支，在前後不到四十分鐘的時間裏，龐德數着他燃了十五支——也就是說，他取了十五次烟，摸了十五次外衣口袋。

他幾乎沒有兩秒鐘的靜止時間，連他那紅色的頭髮都在幫助他做着多種的掩護動作。一雙粗而大的手掌，更是時刻不停，一會兒取牌，一會兒取烟，一會兒燃火，一會兒的摸頭髮，一會掏手帕，擦拭額頸，一會兒抓抓癢癢……他十個指頭的指甲都留得很長，掌背與腕臂上的汗毛更長，紅紅的，很多。

他的外衣是深藍色的，兩邊的口袋很大，比一般的要寬四分之一，衣領很高，在豎起的時候，可以遮住半個耳朵與立於身後人的視線，無後顧之憂。襯衣是白色的，絲質，硬領。黑領帶是套上去的，沒有夾子。沒有長條紋褲，黃皮鞋，尖頭型的。

金黃色的派提克．菲力普手錶，分外惹人注目，發光，刺眼，錶帶是黑皮質的，看上去有點

不太調和。

直到現在爲止，龐德仍然沒有看出達瑞克的絲毫破綻。這可能有兩種原因：一是達瑞克根本沒有施展手脚，二是他的技術確實超人，使人無法摸到頭腦。爲了幫助判斷以上二種的可能性，龐德不自主的燃上了一支香烟，這是他觀察以來的第四支，恰與達瑞克成五與一之比。

就在點上烟的時候突然心頭一震，接着他迅速的回轉過去，瞟了一眼桌上的一只烟盒——一只銀色的烟盒。

「玩過牌之後，我們去吃咖啡好了，今天我請客，」達瑞克取過牌後，向他週圍的人說，「我今天也有些疲倦，希望能够早些結束，餐後奉陪。」

到此時爲止，他們剛好玩了一圈，費時是五十五分鐘。

大家都沒有表示意見。他摸過打火機，先把自己的燃上，然後分別自左至右，繞了大半個圈，表示很有禮貌的爲每一位牌友點烟，最後他對麥爺局長——此時老麥正坐在達瑞克與巴西頓之間吸着烟斗說道：「哦！我敬愛的老朋友，今天太抱歉了，讓你等了這麼久。」

麥爺局長連忙自口中取下烟斗道：「別客氣，別客氣。看牌比玩牌還要好。」

「我看這樣好了，我們用過晚餐之後再玩，時間已經不早了。麥亞先生一個，我一個，你一個，還有你的這位朋友——哦！眞抱歉，他的貴姓大名我還未請教呢！一定玩得不錯吧？」

「龐德，」麥爺局長說。「詹姆斯．龐德。錯不錯就很難說了，只是比較喜歡玩就是。」說

着他轉向龐德笑着道：「來來，詹姆斯，這個問題留給你來回答如何？」
在龐德的眼神中，麥爺局長可以看得出來，這個問題他早已獲得答案了，只是特地這樣說一說而已，聽聽龐德如何答法，以測驗一下他這位幹員的反應如何。
至於在龐德的眼睛中所獲得答案，親愛的讀者們您知道是什麼嗎？先讓作者寫出來，同你的看法比較一下，是否相差太遠，如果大同小異，這證明了你對偵探小說，一定有濃厚的興趣，而且具有水準以上的見解，現在請你閉上書本，，暫時停止閱讀，把你自己的答案寫出來：寫在紙上，或寫在你的腦海裏，然後再翻開書本對照一下。
—別神氣了，你這私生子，除非你不敢耍，不然，我一定捉到你！
「不太好，」龐德在回答麥爺局長的問話時，故意開着玩笑。「也不太壞就是。」
他做了個聳肩的姿勢，繼而又向麥爺局長道：「你不是說在晚餐之前，還有一個餘與節目嗎？我倒是贊同調濟調濟，免得辜負此行。」
麥爺局長點了點頭。說道：「當然，說過的話就得算數，跟着我來。精彩的節目，在秘書的私人辦公室裏。巴西頓先生會妥爲安排的，而且還會先來一番說明。」他說着站起身來。
「只要是你樂意的，要什麼我都可以辦到，巴西頓用眼睛的餘光瞥了一下老麥，「好吧！現在我們下去。」
「那麼我們九點鐘左右再見吧！」達瑞克說，他望望麥爺局長，又轉過視線望望龐德。然後

又對巴西頓說：「帶他到『氣球女郎』那兒去好了。」
「氣球女郎」是「情侶室」中最出風頭的一位，因此她「當班」的時間特別多，客人們如要租她外出，必須在三日之前掛號，登記，不然是「恕難奉陪」的。
「氣球女郎」是意大利人，十九歲，眞實姓名知道的人很少，大家都喚她，「氣球女郎」，此一花名的由來，顧名思議，可知與她的胸圍有關。一點不錯的，她確實有驚人的呎碼—三圍是四一．二五．四〇，不但外表肉感，尤其內在醉人，凡是與她打過交道的男人，沒有一個不是昏頭轉向在她那一套小動作之上的。由於她的應付有術，技術高明，再加上本身的先天誘惑條件，因此，百分之百的男人，都是租過第一次，念着第二次。
正因爲氣球女郎的條件超人，客人過擠，致而被列入爲管制之列：即不准帶往俱樂部之外，不准續租，租金加二成，時限兩小時。
龐德隨着麥爺局長離開牌室。對巴西頓的話沒有怎麼注意，原因是一半他誤會了他所說的「餘與」二字的意思。
待他們離開室門之後，達瑞克默默的自語着：「看起來，我眞的有希望與卡斯楚比賽財富了！」
他們下樓之後，卽一直向着秘書的房間走去。那兒很暗，也很靜。麥爺局長推開門之後，首先進去，打開電燈，繼而坐在一張精緻書桌前面的轉椅中。然後轉動椅子，面向龐德，後者正立在

空着的壁爐前面點燃香烟。

「有何發現？」麥爺局長盯着龐德問道。

「是的，」龐德回答「騙技高明！」

「嗯！」麥局長，縐着眉頭道：「何種法碼？」

「只是在分配牌的時候多了一隻眼」龐德說：「開始時我在注意他用手帕的動作，最後才找到線索。你留意他面前的那只銀色的烟盒與打火機了嗎？在全部幾近一個小時的時間裏，他大約吸了有二十支香烟，可是他却始終未從那只銀色的烟盒中取過一支。原因很簡單，他是怕指頭（指紋）弄污了那只烟盒的光亮的盒蓋。

「他高明的騙術，就在那只銀色的烟盒上。在他發牌的時候，左手握住牌的四分之三的面積，以三十五度左右的角度，懸置於銀色烟盒內側的斜上方，然後一張一張發出去，在此種情形之下，經他所發出的牌，全部先後出現在那只銀色的烟盒蓋上，像鏡子一樣，映現在他的眼前。他豎起衣領的原因，就是爲此，怕人從他身後發覺。其實不會的，我都檢查過了。以他烟盒所置放的位置，與他那粗大握牌的左手角度，再加上他高大的身軀與豎起的衣領，根本無需後顧之憂。唯有自左前方的角度始可看出端倪。

「您還記得我有一次站在他的左前方，取出烟來，裝着在衣袋中找火柴的樣子嗎？我就是在那個時候證實的。據我的判斷。此種辦法，可能他的老搭擋麥亞曉得，而且他也不至於每次都採

用這一套，可能另外還有其他特技。」

「他這種辦法就很高明，你想想看，大家的注意力都放到牌上去了，誰能想到那只烟盒上去？」麥爺局長說。

「在分配牌的時候，兩隻眼睛往下面看，是正常的現象，因此這個動作不會使人產生懷疑，」龐德說。「任何人在發牌的時候都是這樣的，更何況他的手掌巨大，遮避的恰到好處，再加上他愛說俏皮話，分散別人的注意力，所以每次都能成功的掩過別人的耳目。」

門被推開了。巴西頓走了進來。他的樣子很神秘。當他把門關上之後說道：「那小子眞他媽的如同諸葛亮一樣—會算，有四五次我拿到了好牌，他都不跟，氣得我眞想摑他兩個嘴巴。怎麼樣？上將，你的那位朋友看出什麼蹊蹺來了沒有？」

麥爺局長望了望龐德。後者又把方才對麥爺局長說過的重述了一遍。

在龐德告訴他時，巴西頓的面孔顯得分外憤怒。

「混蛋東西！」當龐德說完時，巴西頓咬着牙齒，緊握了一下拳頭。「我一點也沒有想到那只烟盒上面去！這小子眞太不够意思了，同這幾個人也用這一套，明天我非叫他栽了不可！」

「你坐下，咱們慢慢的談，」麥爺局長向一條椅上指了指說。

「他的錢已經够多了，還要怎樣呢？而且竟然耍到我的頭上來了。這兒自從十四年前發生過一次偷牌的事件外，一向都是平平和和的，前些時候，我所以請您來的原因，只是懷疑，並不十

分相信，由於怕您不來，所以才向您說他就是一個騙子，沒想到眞他媽的被我說着了！」

「『花花公子』裏面的人，都曉得他是一個富豪，一位火箭專家，而且知道他的火箭不久就要發射了。他所以每週到這兒來兩次的原因，大家都說他精神被火箭問題弄得太緊張了，特地來此藉牌輕鬆輕鬆。多少人把他當做英雄人物：簡直是荒唐，糊塗透頂！」

從他的表情上，可以看出他已激動到了極點，他立起身來，在室內來回的踱了一陣，然後轉向麥爺局長道：「麥爺上將，您認爲我現在應該怎麼辦才好？他已經在我這兒騙去不下一萬英鎊了，你們得幫我拿囘來。最低限度在今晚同他來的時候，不能再輸給他才行。丹吉爾菲怎麼樣了呢？我聽說他近來的手氣不太好，事情也忙，我對外界一點沒有聯絡。

「還有，最近聽說他的『探月先鋒』已獲得兩黨的普遍支持，並且被譽爲是『大英帝國的新希望』，就憑他那副德性，那張嘴頭，能會吐出象牙來嗎？」

龐德抽了一口烟，垂着頭說道：「他應該受點教訓，如果「花花公子」支持我的話，我有的是辦法。」

「說說看：只要能辦到的，我就接受。」

「我可以暗地裏警告他洗手，不過，這種辦法不一定他會接受，因爲他自以爲技術高明，別人抓不到他的證據。所以我還有第二個辦法—以毒攻毒，贏他一筆。可是這一筆可是這中間必然要牽涉到麥亞的問題，你認爲他能輸得起嗎？」

「這倒無所謂，反正他有達瑞克撐腰，達瑞克輸得起，他就輸得起，你無需爲……」

「那就好辦了，」龐德將雙手插入他外皮的口袋中，輕輕的揉摸着他帶來的兩條絲質手帕。

「我相信我有辦法的，只要你準備兩付同顏色，同大小的好牌就够了。」

六　豐盛的晚餐

八時，龐德隨着麥爺局長進入餐室—金壁輝煌，「花花公子」中最講究的一部份。正中央雖然仍有兩個桌位空着，但老麥偏偏捨近而求遠，走到廳端六張桌子的最末一張，然後指着一張舒適高背椅要龐德坐下，面對廳德，而他則坐在龐德的右側。

侍者很快的走過來，手持兩份菜單，一份交給龐德，一份交給麥爺局長。

「不用怕貴」，老麥說，「這兒的菜價有個特點，即越貴重的菜越便宜，越普普通通的越貴。愛吃什麼要什麼，沒有關係。」

「好的，待我再瞧一瞧。」龐德，拿着菜單應着說。

「好吧！」麥爺局長望着侍者說，「先記我的菜：一份飛魚卵醬，一盤土爾其羊腰，一盤冰凍荷蘭醃猪肉，一盤青豆炒蕃茄，還有……好啦！等一會再要吧！」他又望着龐德道：「看好了沒有？詹姆斯。」

「一切與你的同，外加一份青魚湯，一杯蘋菓蘿菠汁。」說着把菜單推至一邊。

此時丹吉爾非也走了過來。麥爺局長連忙招呼道：「來的正好，我們都要過了，你是不是也同我倆一樣呢？羊腰，醃肉，青豆……」

「多謝了，我還有點別的事情，」他笑着說。

「你可以順便叫葛里萊來一下嗎？」老麥說。

「好的。」

「你喝什麼酒？」麥爺局長問。「我的意思是」香檳，外加一瓶一九三四年的白蘭地。不過我聲明在先，決不接受敬酒。我與你不同，我歲數大了，香檳對我並不太合適，要喝我們就喝上等貨。你認爲如何？詹姆斯。」

「是的，」龐德回答，「過去我也很少喝香檳，不過今晚特殊。」

酒與醃肉一起送來了。端酒菜的是一位女侍。當她彎着腰擺盤子時，她的黑裙邊，正好擦過龐德置於膝頭上的手臂，龐德抬頭望了她，她也低下頭來望了望他。然後她閃了閃眼皮就離去了。表情極爲嚴肅，特殊。

龐德望着她腰側的那朶白色的蝴蝶結，不禁使他連想起若干年前的巴黎，當時他因公出差時。在一家餐館裏，也曾遇到過這樣裝束的女侍。

「你對香檳的量不錯吧？」麥爺局長說。

「如果您不介意的話，今晚我可以表演一手「縱橫四海酒當茶」的絕招，永遠不會喝醉，不過話又說回來了，今晚不是時候，我還是不表演的好。」

麥爺局長聳了聳肩頭。「你又在關二爺面前耍刀了，詹姆斯，我指的是眞實的酒量，不能變戲法，要是……」

突然一陣粗鹵的大笑聲，自很遠的一張桌子上傳來。麥爺局長偏過面去望了一望，然後又轉囘來繼續吃他的魚卵醬。

「你對達瑞克這個人的觀感如何？」麥爺邊吃邊說着。

龐德叉了一塊醃肉，嚼了一陣，又啜了一口酒。然後漫不經心的說道：「苦命相，首先那副尊容就令人產生不了好印象。不過，使我吃驚的，是像這一號的人物您竟然能容許他在這兒鬼混！」說過之後，停了一陣，望望老麥的反應，深恐語氣過重了，引起麥爺的不滿。

麥爺局長笑笑，邊吃邊說道：「這是一言難盡的事情，他是在俱樂部中活動，又是國家的英雄人物，億萬富翁，撲克聖手，他不犯法你又能對他如何？」

「我是說，像這種人，社會上根本就不該准許他存在的！」

「現在對付他也不算太遲。」麥爺局長瞪了瞪龐德，好像在暗示他不要過於放肆。

龐德沒有再說什麼，低着頭吃他盤中的青豆。

一位男侍走過來，手中持着一只信封，待至龐德的身側時，彎着腰說道：「您是龐德司令嗎？」

龐德接過信來，順手撕開。自裏面取出一個很小的紙包。然後小心翼翼的把紙包放在桌面上打開。裏面是一些白色的粉狀物。於是他取過一隻銀質的水菓刀，剷了一些放進他香檳的酒杯中。

「什麼東西？」麥爺局長望了良久忍不住問道。

「班芝素」（專治花粉熱與重傷風之特效藥品，譯者註）龐德囘答。「這是我到這兒來之前，吩咐我的秘書送來的，它可以使我的腦筋保持清醒。」說着他以一隻叉子在杯中拌了一拌，然後端起酒杯一次而盡。「雖然是藥，但對酒的味道一點沒有影響的。」

麥爺局長半開玩笑的說：「希望你不要自殺。」

「即使自殺，也得等到今晚之後。」龐德偏了偏頭說。「哦！對了，咱們今晚準備同達瑞克玩多少賭注的？我不在乎大小，以贏他爲目的。他的最高紀錄是多少！」

「通常他都是一百鎊起碼。」

「很好，整數。」

一陣說笑聲由遠而近，龐德轉過臉去，看到達瑞克帶着三四個「情侶室」的女郎走了過來。

「你們還在吃着呀！」中間還隔着兩張桌子，他就開始打招呼了。

「唔！今天的菜特別可口，你是不是要再喝一杯呢？」麥爺局長待他走至桌旁時對他說。

「謝謝了，我已經喝得差不多了，瞧瞧！」他左右的望身邊的三位「情侶」說，「三個人一同向我灌酒，眞吃不消！」

「那麼你就先走一步吧！我們很快就來。」龐德接過去說。

「好吧！希望你們別讓我等得太久了。」

「待會兒，我們來一項臨時規定，」麥爺局長對龐德道，「打牌的時候可以喝咖啡，喝白蘭地，禁止吸烟。你是否有其他更好的計劃？」

「對於這一方面的問題由我完全負責，您儘管放心好了。我將使他有多少錢輸多少，只要他有膽量敢跟着我擲。我可以坐在他的左邊嗎？」

「可以。」麥爺局長簡短的說，「還有什麼問題沒有？」

龐德躊躇了一陣，然後說道：「還有一件，局長閣下。等開始進行的時候，請您多多留心我的動作。當我自外衣口袋中取出一幅白色的手帕時，你就把你的牌放棄好了。」

七 棋高一着

達瑞克與麥亞吸着烟，靠在椅背上等着他們。

在他旁邊的一張小桌子上，擺着咖啡與白蘭地酒。當麥爺局長與龐德走進來時，達瑞克一個人正做着翻牌的遊戲。

「哦！二位來了。」達瑞克向前傾了傾身子，同時把手中的牌丟在桌上。「請隨便坐吧！」

龐德坐在達瑞克的左邊。

麥爺局長立即吩咐侍者道：「咖啡、白蘭地！」

「怎樣打法？」達瑞克望着麥爺局長問。「一百鎊？還是五百的？」

「對我來說，一百已經頂天了，」麥爺局長回答。「詹姆斯的意思是……？」

達瑞克立即插嘴道：「我敢說你的這位客人一定喜歡五百的，是不是呢？」

「好吧！反正大家沒有外人，」龐德一口氣答應了下來。

「如果我的看法不錯的話，我相信你的這位朋友一定是牌場老手。」達瑞克望着麥爺局長說。後者坐在他的右邊。

龐德發覺局長的面孔稍帶紅色，但雙手仍然穩靜如常。麥爺局長沒有立即回答他，輕啜了一口咖啡後，淡淡的說道：「假如你的意思是指我朋友的風度而言，那就算你完全說對了。」

達瑞克檢起牌來，連忙答道：「當然，當然，我當然不是其他的意思，這是有目共睹的。五百英鎊起碼，你有何意見？麥亞。」

「我不需要賭這樣大的，一百英鎊卽可。」麥亞說。「除非輸了你負責借給我。」

「當然不會看你的笑話，你放心好了。」

第一個「囘合」過去了，龐德贏了。但是牌桌依然和氣一片。

「有人要喝一杯嗎？」麥爺局長問道。「詹姆斯應該來一杯香檳，是不是呢？你是最先勝利的！」

「謝謝你。」龐德囘答。

侍者過來斟酒。另外兩位則喝威士忌。

達瑞克盡量的使自己輕鬆起來，端起酒杯，深深的喝了一口，然後掏出手帕來，緩緩的擦了擦嘴唇。「好酒！」他讚揚着說，待會我們該痛痛快快的多喝幾杯！」

第二個「囘合」又過去了。這次龐德贏了兩千五百鎊。

達瑞克燃上了一支香烟，他在開始注意龐德的雙手。同時兩手左右的摸着衣袋，又低頭望望桌子下面。表情極爲慌張。

……………………

第二十四個「囘合」過去了。龐德已經贏了三萬鎊：三萬鎊是一個驚人的數字。

達瑞克擦拭汗的次數，開始增多了。他的嘴唇有點濕潤。可是直到現在爲止，他的那只銀色的烟盒却還沒有取出來，使老麥大感奇怪。

麥爺局長看了看手錶。「哦！半夜多了，」他說。「是不是還要繼續？麥亞。」

「我無所謂，上將」他說。「達瑞克怎麼樣？要不要睡覺？」

「還早吧！」達瑞克淡淡的說。

一陣沉默過去了。麥亞突然說道。「來日方長，我希望不要拖得太久了。」他可能已看出苗頭有點不對，再者，也擔心自己輸得太多了，不好意思。

「機會難得！早睡一會與晚睡一會又有什關係呢？你這人就是會扯腿。沒關係，結束後我把氣球女郎弄來陪你，包你倦疲頓消。發牌！」

麥爺局長握牌在手，笑而不語。

龐德燃上一支香烟，胸有成竹。

現在是第二十五個「囘合」開始。

龐德輕輕的抽了一口烟，然後將烟置於烟灰缸上。他此時穩健至極，腦筋也特別清楚。他在準備表演更精彩的節目，也在等待着對方的精彩節目。

由於他們的派場過大，儘管是規定不准別人看牌，但依然是引來了不少的人，特別是在龐德的身後，兩旁左右，分外擁擠，使他頗感討厭，這並不是他顧慮自己怎麼樣，而是他認爲他的對

手會不是味道。他曉得在達瑞克的心目中，許果才是倫敦的風塵人物。

下一個回合又開始了。此次的牌是由龐德所發，看樣子大家的手中似乎都是好牌。叫牌之先，龐德有意的仰了仰頭，又閉了閉眼睛，然後掏出一條白手帕來，拭了拭右眼，動作很慢，好像深恐麥爺局長注意不到似的。待老麥表示已經會意了之後，龐德才重新把手帕放回去。

現在的形勢是：雖然爲四人打牌，而實際上只是兩個人了—龐德與達瑞克的龍爭虎鬪。

「你們的興頭可眞不小！」巴西頓走來了。他先是繞着桌子分別看了看各人的牌勢，然後站立在麥爺上將與達瑞克的中間。「唔！你們來這樣大輸贏的！」他望着桌子上的錢碼說。

「不小是不小，但比起我在開羅時還差得很遠，那兒是兩千英鎊起碼的！」達瑞克鼻音很重的說。他現在已經輸到三萬八千鎊了。

巴西頓偏頭望了一眼達瑞克的牌後，臉色顯得有些緊張，兩隻眼睛不自主的瞪着龐德的面孔。接着他又圍着桌子繞了一圈，看一看各人手中的牌點：他看到的是：

龐德：方塊—Q，八，七，六，五，四，三，二。梅花—十，八，四。

達瑞克：黑桃—A，K，Q，J。紅心—A，K，Q，J。方塊—A，K。梅花—K，J，九。

麥上將：黑桃—十，九，八，七。紅心—六，五，四，三。梅花—七，六，五，三，二。

麥亞：黑桃—六，五，四，三，二。紅心—十，九，八，七，二。方塊—J，十，九。

在全部看完四家的牌後，巴西頓立卽明白是怎麼一回事了。

巴西頓繼續圍着桌子打轉，最後停在麥爺上將與麥亞之間，因爲那樣可以完全看到達瑞克的面孔，以及龐德的手法。

「快點叫牌，快點！」達瑞克不奈煩的催促麥亞道。「時間不多了，我們不能在這兒打一夜的！」

笨蛋！聰明反被聰明誤。巴西頓暗暗的說道：你眞想叫他死在椅子中啊！

麥亞極爲不安，他的面孔像臘一樣，蒼白極了。他低垂着頭，下顎觸及前胸：他曉得，他手中的第一張牌，將是一個最大的禍害。

當達瑞克交付出他的K張時，他已看出行將發生的結果了。他的兩眼充滿着渴望，直瞪着龐德，焦急的等待着第二張牌，他的額角在冒着汗。

龐德抬起頭來，與達瑞克的眼睛碰了個正着。接着他不慌不忙的抽出他的方塊Q，毫不遲疑的丟在桌子上。「好了，達瑞克。」他說，然後將上身靠在椅背上。

達瑞克的面孔像死人一樣難看，可是他那充滿着血絲的眼睛，却仍舊凝視着龐德。繼而他一個字，一個字的說道：「龐德，你—是—一—個—騙……」

「適可而止！達瑞克，不要傷了朋友的感情。」巴西頓一看情勢不對，連忙插嘴說道。「我們這兒一向光明正大，絕對沒有不規矩的牌手。方才在你們進行之中，我全都注意到了，我敢完

全負責，在座的各位，都是正人君子。如果那一位能握着不光榮證據的話，就請到女皇面前，或是國務院提出控告好了！」

達瑞克緩緩的站起身來，離開他的座位，舉起右手來了，撫他被汗浸濕的頭髮。眼睛依然在凝視望龐德。後者彷彿沒有看到他一樣，繼續吸他的烟，喝他的香檳酒。

「晚安，各位紳士，」達瑞克半天才想出這句話來。「恭喜你們好運，五萬英鎊算我請客了！」

待達瑞克與麥亞走出賭室的大門之後，老麥迫不及待的問龐德道：「奇怪！他的銀色的烟盒怎麼沒有帶來擺在牌桌上？」

「在我的口袋裏！」龐德慢吞吞的說。

「……」老麥突然一掌拍在龐德的肩膀上，高聲的說道：「走！喝酒去！」

八　參謀長的電話

是晚龐德兩點鐘的時候仍還沒有睡覺，可是早上起床的時間依然照舊。上午十時，同往日一樣，他照常到總局辦公室。所不同的只是腦子中有着揮之不去昨晚回憶而已。

有關當晚的情形，尚有一部份沒有說明，它們是這樣的：待麥亞也告別睡覺去之後，所留下的就有麥爺局長，龐德與巴西頓三個人了。龐德自其外衣的口袋中取出兩付牌來，放在麥爺局長與巴西頓面前的桌子上。一付是天藍色的，包在他的右外衣袋內手帕之中，這付牌同他們與達瑞克賭牌時所用的一樣。一付是粉紅色的，放在左衣袋裏，這付沒有用到，因為達瑞克在進行中沒有要求換牌。

「多謝你們了，」巴西頓說，「對付這種人，非用這種方法不可，希望你們能每個星期贏他五萬鎊，消消他的驕氣。不過，話又說回來啦！雖然輸錢他不一定在乎，但在面子上他却够受的。我想他也許會設法報覆。因此二位要早作準備才行。支票星期六會送過來。」說過之後，大家即分了手各自睡覺去了。

好了，言歸正傳。現在回到本章的開頭，繼續報告龐德的情形。

龐德進入辦公室後，第一件事情是順手關門，這是習慣，也是規矩。他的睛眼是沒有精神的

，上下眼皮呈現灰色，使人一目了然昨晚他一定沒有睡好。洛麗亞．普桑貝以一種奇異的眼光盯着他不放。在奇異之中，有關懷之情，也有驚訝之意。可是她却沒有詢問，爲的是等他自動解釋。

他先向她笑了笑。「一半爲了工作，一半爲了遊戲，」他說。「運氣還不壞。希望沒有使妳太過掛心。」他又補充着說。

「你出去遊戲我爲什麼還要掛心？」她一反常態的說，可是在她那默默的一雙眼睛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她的話是言不由衷的。「半個小時之前，參謀長打電話來了，他說麥爺局長今天還有事情要你去做。叫你不要外出。不過他沒有說明一定的時間。」

「謝謝你，洛麗亞。」他說。「有〇〇八號的消息嗎？」

「是的，」她點了點頭。「他們說他一切都很好，他現在已經混入到華尼漢的軍醫院中去了，這是非常有利的。」

「很好，」他向她微笑着說。然後走進他辦分室，並把房門關上。

他一直走向辦公桌後面坐下。看了看日曆：星期一已經過去了，今天是星期二，他順手翻了一頁，一個新日子的開始。他閉了閉眼睛，養一養神，然後燃上一支香烟。打開桌上的一個紅色卷宗，內有一份來自美國治安機關—情報局—的公文，發文的地點是洛杉磯，案由爲「追查」。

龐德曉得此類文件，多是調查逃往海外的通緝犯，或是越獄逃犯，托請友邦治安單位代爲調查。有的時候也用作竊案，特別是鑽石方面的竊案。

他翻過第二頁，發現印有「啡洛彭」三個字，下面並有一行註解：一種日本製的謀殺藥品。

當他看到這種藥品時，好像特別有精神，立即又往下翻了一面。

「當前日本製造啡洛彭的藥廠與罪犯的增加成正比。根據各方面的調查，日本染有啡洛彭毒素者，已超過一億五千萬人，其中有一億是在二十歲以下的少年與孩子。據日本東京警方的報告，百分之七十的少年犯，均與此藥有關。

「此種藥品已在美國出現，銷路極佳，價錢便宜，一份十元（約合六便士左右）。洛杉磯已經破獲一百餘起，受害者達六十餘人。數週來，全美各地已有五千件的紀錄。

「韓國已經採取緊急預防措施，港口，機場嚴密檢查。

「該藥物奇毒無比，沾唇即死，是謀財害命的良藥……

龐德感到有點頭痛，於是他拉開抽屜，取出一瓶「飛喜克」。他想叫秘書倒一杯開水給他，可是他又不願意私事打擾別人，於是決定就這樣的放在嘴裏直接吞下肚去。

他燃上了一支烟，立起身來，走向窗口。把眼睜得很大，越過奇形怪狀的建築，遙望着天際。

他在想着，由啡洛彭想起，想到「花花公子」俱樂部—一個藏龍臥虎的場所，由俱樂部連想

到許果·達瑞克：本世紀的英國怪傑。

他—達瑞克既然那樣的有錢，那樣有名氣，那樣的有地位，爲什麼還要玩假牌騙錢呢？他的錢都是用在火箭上嗎？他的人生觀是什麼呢，他？他……？

超想越無法獲得答案，在深長的呼了一口氣之後，以手掌拭了拭面孔，轉過身來，來回的在室內踱着。他又默默的想：我有把握每天贏他五萬鎊，即使每天如此，也要很久的時間把他的錢贏光。可是那與他沒有什麼損失，他在這裏輸了，還可以到別的地方去撈回。無形中這就等於他在間接騙大家的錢了。想到這裏，他決定以後不再與達瑞克玩牌，果眞非玩不可的話，他也要帶着兩名便衣警察，當場把他的騙局揭穿。

達瑞克是一個來路不明的小子，他擁有那麼多的財產，照一般人的做法，以一個平民的（爵位是最近才賜的）身份，應該建立愉快的家庭，發展國民的事業，從事慈善的事業，乃至開荒、造林、開鑿運河、發展交通、辦學校、開銀行、設立醫院等等，皆無不可，而且可以名利雙收，可是，他都不幹，偏偏選擇一項國家應該做的發展火箭科學的工作，實在是大出冷門，與衆不同，他爲何要這樣做呢？是什麼一種思想引導他這樣做呢？……

是的，龐德想到這裏，停住脚步，目光凝視在皇家公園內的中國江南垂楊樹上，他獲得了一項答案：許果·達瑞克就是一個妄想狂。就是妄想的力量驅使他走着這種旁門別道的：他欺人騙錢，他研究火箭，他高舉着消滅異己的旗幟，打倒我們所有敵人的口號。感謝上帝！果眞他有如

此力量的話。

可是，有誰能瞭解他的眞正底細呢？誰可以接近他呢？誰又淸楚他趕造火箭的構造的內情呢？

當然沒有。但是他決不會雙手萬能，他必須要助手，更必須工人等等，難道說他是自新嘉坡、香港、日本、西貢等地買來的勞力？買他們的勞力，而要他們賣命。

是不是太遲了呢？他倒底想怎麼樣呢？難道也是爲了賺錢？龐德苦笑了一笑，然後搖搖頭，表示難獲答案。

接着他又想到他所贏得那筆錢的問題。要想把它一下子花光，眞還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總不能都購買飛機往喜馬拉雅山峯硬撞吧！全部存起來作爲私蓄，當然也不光榮，可是又該怎麼支配呢？他離開窗口，坐在椅子上，順手摸起一支鉛筆，開始計劃：

一、同事安家費：一萬鎊。

二、國際紅十字會：一萬至兩萬鎊。

三、她們三個人的紀念品：九百鎊。

四、……他思索了一陣，然後寫上「兩打香檳」。

此時電話鈴聲突然響了，他連忙拿起聽筒：「龐德」，他首先報名說。

「你現在可以過來嗎？我在等你。」對方是麥希局長的聲音。

「是的，我就來。」龐德回答，接着他又急切的問：「有發展嗎？」

「一點點。」

他掛斷了電話。

九　戴龍少校被殺了

數分鐘之後，龐德已經穿過他熟悉的門道，在綠燈的照示下，走進麥爺局長的辦公室。

局長以尖銳的目光望着龐德。「你看起來顯得很可怕的樣子，〇〇七號，」他說：「先坐下來。」

他又在耍把戲了，龐德心裏想，他很沉着，對局長今天沒有呼他「詹姆斯」，一點都不感到意外。

他坐下來。局長正在處理公文。待龐德坐定之後，麥爺局長抬起頭來，望了他一眼，從他的眼光中，可以看得出他對龐德的態度，與昨天相比，完全是兩個人。

「在我們與達瑞克打牌的那天晚上（他偏偏不說是昨天晚上），」他莊重的說。「發生了兩個人的命案。警方認爲是達瑞克搞的鬼，在他一時半回去的時候，警方曾派人跟踪他。『探月先鋒』的製造廠，成了殺人的屠場。達瑞克只表示很遺憾，他答應盡力協助調查，這件案子很神秘。」

「不幸的開始，」龐德說。「不過我們怎麼挿足呢？這是警察局的事情嘛！」

「一半，一半。」麥爺局長點着頭說，「你該知道，這不是一件普通的謀殺案，與『探月先鋒』號火箭的發射工作，有着密切的關係。」說着他低下頭去査看着桌上的一幅地圖，並半自言

自語的說：「唔！富達通訊網，十五、十六……四十九……五十。」

他抬起頭來，望着龐德道：「達瑞克手下有五十位德國第一流的火箭專家，這批科學之寶，都是莫斯科老早就想細架沒有得手的，達瑞克曾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以最高的代價才把他們弄來，『探月先鋒』號火箭的製造與發射工作，就是這批人負着主要的任務，他們過着最高級的生活享受，但必須賣力，不然就要被細着手脚，抛到海裏去。

「對於達瑞克的行動與可疑之點，國務院早已獲有情報，因此，為了監視與安全起見，特地指派一人到『探月先鋒』的製造廠內部去工作，這個人的名字叫戴龍」戴龍少校。」

麥爺局長頓了一頓，抬起頭來，仰望着天花板，現出十分感慨的樣子。

「他就是昨晚被殺的兩個人之一。兇手是一個德國人，於殺死戴龍少校之後，他也舉槍自殺了。」

局長換了一個坐姿，偏着面孔望着龐德。龐德沒說什麼，只是兩眼注意着他，等待着局長繼續說下去。

「發生的地點在路邊的一個酒店裏，屬於『禁地』範圍，我猜想他一定是到某一個部門去時被殺的。」他停了一停，兩眼依然盯望龐德，好像在等待他的意見，但龐德却沒有表示什麼，只是注意的聽着。停了一陣，他又接着說道：「剛才你說這件案子我們怎樣插足是嗎？很簡單，我們有充足的理由：那就是調查那個殺人以及自殺的德國人，乃至所有的德國人，在他們沒有造成恐

怖的大殺戒之前。

「案發之後，政府極為震驚，國務院與蘇格蘭場均已採取行動。你再回想一下，昨晚我們打牌開始的時間，與這件案發生的時間，不是很符合嗎？」

「是的，非常符合！」龐德回答。表情仍舊是等待着局長繼續說下去。

「另一件事情是，」麥爺局長乾咳了一聲道。「你是不是知道我為什麼要在昨晚邀達瑞克打牌嗎？我告訴你：贏他五萬鎊還是小事情，主要的是我已獲悉他的探月先鋒號火箭，準備在星期五就要發射了，距今尚不到四天的時間，可是我們『探月先鋒』的發射內幕，安全程度，又知道了多少呢？所以我決定先給他一次教訓。」

他停了下來，摸起烟斗，以一種緩慢的動作裝上烟絲，然後劃了一根火柴燃上。

龐德仍舊沒有表示意見，在他個人的看法，對於這件案子，應該由蘇格蘭場出頭。他看了看錶，時間正至中午。他依然等待着局長未講完的故事。

局長咬着烟斗，深長的吸了一口，繼續說道：「我的興趣越來越濃，自昨晚開始，面對着達瑞克我就有這種感覺。」

「我也是，局長閣下。」龐德附和着說。

「所以我看到有關的文件之後，即馬上打電話給蘇格蘭場的維萊斯，詢問他進一步的詳情。他很不安，並要我去一趟，同他當面交換一下意見。我推說那不應該是情報部門的工作。他

要求大家合作，所以我只好去了。」

局長低下頭去，望了望桌子上的文件。

「位置在道維爾的北方約三英里的海岸上！」他說。那兒有一所酒店在海岸幹道的旁邊。人都在黃昏之後才去痛飲一番。昨天晚上，大約在七點半的時候，戴龍少校途經於此，同其他的人一樣，也進去要了一杯威士忌與蘇打，當時與他同時喝酒的，還有好多個德國人。正在喝到一半的時候，一個持槍的德國人向他走了過來，以槍口指着戴龍的胸膛說：『我愛白蘭德，你不能佔有她的！』言畢即開槍把戴龍射死，彈自心臟穿入，繼而他亦舉槍對準自己的腦門射了一槍。」

「這倒是值得研究的。」龐德說。「那個白德蘭女孩子是什麼人？」

「是很不單純嘛！」局長瞪着眼睛說。「她是位女警察，曾接受過德式的警察訓練，是維萊斯手下最出色的女警察之一。她與戴龍是達瑞克工作人員中僅有的兩個非德國人。

「『探月先鋒』已顯然的成爲當前英國最重要的事情。因此這位警察機關的負責人，決定要設法把她送到裏面去，作爲達瑞克的私人秘書。這件事情成功了，從火箭開始製造起，一直到現在。不過，迄今她却沒有什麼有價值的報告給她的長官。僅謂達瑞克極有天才，有領導能力，只是脾氣有時候壞一點。在我的判斷，她可能被嚴密的監視了。

「當然她是認識戴龍的了，可是，有一點，值得參考，那就是在年齡上，戴龍是可以做她的父親，而且已有四個孩子了，家庭生活，甚爲愉快。據今天早上我自維萊斯處獲的消息，在過去

的十八個月之中，戴龍前後也不過只帶她去看過兩次電影。至於那個兇手，他的名字叫伊岡·巴提克，是在電子部門工作的，白蘭德說，她對他根本沒有什麼印象。」

「關於這件事情，在發生過之後，伊岡的朋友們怎麼解釋呢？」龐德問。

「有一個與他一起工作的人說，伊岡·巴提克一定是愛白蘭德愛得發瘋了，所以才出此下策。不過，這種解釋未免太幼稚了。」

「是的，這是最騙不住人的理由。」龐德說。「維萊斯的看法如何呢？」

「他還沒有確定認爲如何？」麥爺局長說，「聽說已有兩家的倫敦報紙記者趕去採訪過了，攝了些不少有關的照片。維萊斯已通知各報館，希望是項新聞能夠暫時保留，免得刊出來後，引起滿天的風風雨雨。」

「關於發射的計劃，警察機關是不是知道的較詳細一點呢？」龐德問。

「嗯！已知道發射的日期—本星期五。至於預定彈着點，可能在『北海』，面積爲一百平方英里。是否還有第二目標，不得而知。」

麥爺局長停止了談話，將椅子轉動了九十度，眼睛望着窗外。此時龐德聽到自遠處禮拜堂中傳來一聲鐘響：現在的時間是下午一點鐘了。午餐的時間又將過去。他有意無意的在椅子中移動了一下坐姿。

他轉過身來，面對龐德。

「民衆大多爲此不安，」他說，「包括國務院在內。戴龍是他們的好朋友之一。他前天還向國務院聯絡，謂有新的發現，並預定於昨日上午十時，作口頭報告。想不到數個小時之後，竟然被殺了，這不是很巧合的一件事嗎？」

「是的，不但巧合，而且巧合的令人懷疑。」龐德靜靜的說。

「這就是了！」局長爽朗的說，「許果·達瑞克也看透了這一點，所以他才邀請你今天晚上到他兒去晚餐。」

十 現場調查

星期二下午的六點鐘，詹姆斯·龐德赴約了。行前他曾到蘇格蘭場聯絡過。並曾拜訪了維萊斯。維萊斯那天沒穿制服，他們交談了一個多小時·並自一教授處獲得火箭的一些基本常識。在龐德告辭時，維萊斯把葛薩·白蘭德的情形告訴了他，並要求他盡量協助。然後又向他解釋了一番戴龍的任務。

龐德現在正於赴道維爾港的路上，他以中速前進，把車子緊靠着路的左邊行駛。心中思索着各種有關的問題。但兩眼却始終不停的留意着前後的所有車輛。

他看了看錶，時間是六點三十分，在他的前面依然尚有一段路程。他現在正考慮着戴龍的死因，以及有關他被殺的前後情況：一爲了兇手憤恨他奪愛，二、在向國務報告一項「新發現」的前幾個小時被殺，三、在他所住的房間裏沒有找到任何有價值的資料。四、……他突然在後視鏡中發覺一部黑色的跑車，正以高速向他追來。

他依然保持原有的中速，待那部車子距他尚有三十碼左右時，他一手把着方向盤，一手將左腋下的手槍掏出。

五分鐘之後，那部車子追了上來，並超了過去，車中坐着一個女人。龐德這才鬆了一口氣。並向那位小姐吹了一聲口哨，她也高興的揚了揚手。

車子爬上山坡，山中烏雲飄浮，並落着毛毛細雨。他扭開兩刷，以便保持良好的視線。此時正是五月底的氣候，雖然別的地方相當燥熱，但在海濱行駛中龐德，在陣陣的海風中，却微感涼意。

他打開了車子的前燈，並將車速再減慢了一些。他在沉思着：

一位女秘書：達瑞克的私人女秘書，既然她的工作與許果如此密切，又已經做此工作。一年多了，相信如果能同她取得聯絡，必可獲得事半功倍之效。他已在倫敦看過她的照片，那是穿着警察制服的；相當够標準，無論面貌、身材、均有無限磁力。

他又回憶了一下她的特徵：頭髮：赫色。眼睛：藍色。身高：五呎七吋。體重：一百二十六磅。臀圍：三八。腰圍：三六。胸圍：三八。另外在她的右乳房上，生有一顆黑誌。

車子沿着馬路向右拐去，這兒有一小鎮，大家都叫它爲「帝王塘」。有一家小客棧，客棧中有燈光射出。

他將車子停下，跳下車後，發現有一方招牌高高的懸着：上面寫着「天外酒店」四個大字。他又觀察了一番週圍的地勢，最後根據資料斷定，這兒就是戴龍被謀殺的現場。而且曉得了，此地距他的目的地僅還有半英里的路程。

他一直向着店門走去，及至近前，才發覺店門已經關閉了。於是他轉向隔壁。那兒有一家較小型的酒吧。門是敞着的，在櫃臺的後面站着一個看上去屬於粗線條的男人，手中端着一份當天

的晚報看着。

在龐德進去時，他馬上抬起頭來，並將報紙放下。「晚安：先生，」他打着招呼說。

「晚安，」龐德回答並向他點了點頭。「請來一大杯威士忌與蘇打。」龐德說罷即自動找了一張凳子，坐在櫃臺之前。

酒與蘇打均已送到他的面前。

他輕啜了一口，然後放下杯子，若無其事的說道：「你們這兒的生意昨晚一定不太好。」

「哦可怕極了！先生•」店東說。「好多客人喝了一半，聞到槍聲就跑出去了，酒錢都沒有付。你已經曉得了。是不是從報紙上看到的呢？先生。警察在這兒忙了一天，因此，一天我們這兒也沒有生意，說眞的，你還是今天到這兒來的第一位客人呢！」

「嗯！是的，」龐德隨便應付着說。「那位被殺死的達郎—哦！他是不是叫這個名字呢？我記不太清楚了。」

「不是的，叫戴龍，」店東連忙更正着說。「聽說他是一位少校—戴龍少校。」

「對了，報紙上也說是一位少校。他是不是經常到這兒來喝酒呢？」

「不，以前從來沒有過，昨天是第一次，唉！想不到第一次就變成最後一次。」他頓了一頓，又繼續說道：「許果。達瑞克爵士眞是個大方的人，爲了那件事情，他償了我五十英鎊的損失費，這是一筆相當高的數字，超過我兩個星期的經營額。他太好了，太慈善了，你說是不是呢？

先生。」

「是的，一位大好人，」龐德隨和着說。「昨天那件事情發生的經過你是不是都看到了？」

「開始時與放槍時沒有看到，先生。我是在槍響過後才看到的，最先看到戴龍少校躺在地上，血還在自胸部往外流，可怕極了！」

「以後呢？」

「好多人都圍在那兒，其中有十多個德國人。當時兇手殺死戴龍之後，手中握着槍，呆呆的立在那兒。沒有一個人敢向前，停了好久，那個兇手德國人怪叫一聲，遂即舉起手槍，槍口插入嘴中，隨着咚的一聲，他也倒了下去。先是伏在地上，繼而翻了個身，伸了幾下腿，就不再動了。」

「他死前就怪叫一聲，沒有其他的表示嗎？」龐德問道。

「是的，先生。他好像鼓着最大的勇氣發出的那聲怪叫。」

「謝謝你！」龐德向他點了點。

十一　國務院的名偵探

五分鐘之後，龐德已在很高的鐵絲網大門前面，把國務院發給他的通行證拿給著制服的衛兵檢查。

皇家飛機製造廠大門的衛兵班長看過之後，把通行證發還龐德，並對他行了個禮，說：「許果先生正在等您，官長，在前面樹林裏那棟大房子就是。」他用手指着幾百公尺處在山壁下面的燈光。

龐德聽到他打電話給下一個崗卡，於是，他慢慢開動車子，沿着新舖成的柏油路向前駛去。他可以聽到遠處聳立的山壁下面的海濤聲，當他逐漸接近樹林時，附近的機器開動的聲音也送進他的耳朵裏。

在第二道鐵絲卡，龐德又被一個穿便衣的衛兵攔住，大門裏面就是樹林。當衛兵揮手讓他通過時，他聽到遠處警犬的吠聲，這表示有人在夜間巡邏，這裏的一切安全措施似乎很嚴密，自己用不着對外界的安全擔心。

一通過樹林，車子駛上寬闊的水泥舖成的一大片場地，在他左邊幾百碼的林邊上，在燈光下有一間大房子，房子的一半被一道六呎厚的牆擋住，牆幾乎和房子一樣高。龐德把車子慢下來，在山壁邊上圓頂房子前面停住。

他的車子剛停好，房子的門便打開了，由裏面走出一個穿白色夾克的男僕人，他彬彬有禮的替龐德打開車門。

「晚安，先生，請走這邊。」

他的口音很笨濁，而且帶着很重的尾音。龐德跟着他走進房子，通過一條寬敞的走廊，前面又是一道門，男僕在門上敲了敲。

「進來。」

聽到這個極為熟悉的粗獷聲音和帶有命令語氣的單音字，龐德不由暗自好笑。

明亮敞大的廳房裏，達瑞克背着一個火爐格子站着，他的身材很高大，穿着一件灰色天鵝絨夾克，與他紅色的頭髮顯得不和。另外還有三個人站在他的附近—兩男一女。

「噢！親愛的朋友，」達瑞克拉着嗓子說，並迎上來熱烈的握着他的手：「我們又見面了，這樣快，當時我不知道你是國務院的名偵探，否則，我同你玩牌會更當心。錢化完了嗎？」他邊問邊引領着他走向火爐。

「還沒有，」龐德笑着說：「找不到適當的用場。」

「當然，要到週末才能決定，也許正好趕上慶祝我們的小爆竹表演。現在讓我來介紹，」他領着龐德走到那個女孩子的面前：「這是我的秘書白蘭德小姐。」

龐德望着她那對鮮藍的眼睛，給她一個友喜笑：「晚安。」

那對靜靜瞪着他的眼睛沒有一絲笑意，握手時也沒有半點熱情。「你好？」她淡淡的說。龐德感覺到語氣裏好像含有敵意。

她是經過嚴格選擇的，龐德的腦子裏突然湧起一個印象，這是第二個羅莉亞。工作認眞、忠心、不苟言笑。感謝天，他想，是個職業化的女人。

「這是我的主要助手，華特博士。」他是個瘦削的老人，眼睛含有怒火，似乎沒有看到龐德伸出去的手，只迅速的點點頭：「渥特，」他簡單的糾正達瑞克的發音。

「這是我的—我該怎樣稱呼—我的侍衛，也可以叫做副官，韋利‧克萊布。」他的手有汗濕，「高興見到你。」他的聲音帶着一點歡迎的味道，那張略嫌蒼白的圓臉上，擠出一絲假笑，龐德端詳一下他的眼睛，覺得像一對出色的鈕扣。在龐德注意他時，他急忙把視線移向一邊。

兩個人都穿着一塵不染的白色單衫，短平頭，頭皮可以看的淸淸楚楚的，猛一看他兩個不像地球上的人。不過，以華特嘴上那些雜亂無章的黑鬍子和克萊布嘴剛冒出來的短鬚，兩個人又很像是一副諷刺的漫畫—一個瘋狂的科學家和一個年青的耶穌門徒。

一臉橫肉而相貌凶暴的達瑞克，在這冷漠的四個人中不算是可愛的人物，龐德對他那粗野的歡迎動作不禁泛起感激之意，至少沒有使他這個新到任的安全官冷場。

達瑞克確是個很好的主人，他搓着雙手說：「喂，韋利，把你拿手的馬蹄尼酒替我們倒一杯如何？當然，博士喝的東西例外，他是烟酒都不動。」他對龐德剛說完了，又轉向華特：「幾乎

喘不過氣來，」他爆出幾聲短促的笑，「除了火箭，現在什麼都沒有心思想。你呢？老朋友。」

站在他前面的華博士呆板的說：「你總喜歡說笑話。」

「唔，唔！」達瑞克像是在對一個小孩子在說話：「等一會，我們就回到那些主要的事物上，每個人都對它們很有興趣，就是你例外。」他又轉向龐德，「好的，博士對我們總是有點擔心。他對很多事情都會做惡夢，現在他最怕的是那鰭狀物，它們銳利的像刀片，幾乎不受任何風的阻力，他的腦子裏突然興趣它們會被熔化的念頭，認爲空氣的磨擦力會把它們磨光。當然，任何事情都有其可能性，不過，它們是經過三百度的高熱試驗。就像我對他說過的，如果它們會熔化的話，整個火箭都會熔化掉，這種事根本不會發生的。」他在結束時臉上擠出一絲冷酷的笑容。

克萊布端着一隻銀盤走進來，上面擺着四只裝着飲料的玻璃杯和一個白色的攪動器。」馬蹄尼配的味道很好，龐德大加讚美。

「你太客氣啦，」克萊布得意的笑着說：「許果先生是個很考究的人。」

「把他的杯子斟滿，」達瑞克說：「我們的朋友可能要洗個澡，我們的晚餐準八點開始。」

在他說話的時候，一陣低沉哀怨的號笛聲傳了進來，接着一個男人的跑步聲音由外面經過。

「這是晚上第一次換班，」達瑞克對龐德解釋說：「兵營就在房子後面。現在一定是八點了，我們在這裏的一切都有雙重意義，事實上，科學家都不願守規律，可是我們在這兒的一切措施都像營房，韋利，照顧好安全官，我們在前面引路。」

當龐德跟着克萊布走到他進來時的門口時，在前面的達瑞克和另外兩個人已經走到房間末端的雙扇門，那是在說完話之後它們才打開的。穿着白衣的男僕人站在進門的地方。

龐德步出走廊，突然一個印象橫過他的腦海，他覺得達瑞克是一個獨斷專行的人，對他的屬下像對待孩子一樣，好像天生成就是一塊做領袖的材料。他這是由那兒學來的？在軍隊中？還是他的百萬財產形成的？

晚餐非常豐盛，達瑞克頗具做主人的才能，坐在他的主位上，其態度之佳，簡直無可非議。大部份的談話都在吸引龐德的注意，而且他盡力在調合偶兒出現的冷場。他之處理那些乏味的問題所運用的才智，使龐德留下極深刻的印象，他幾乎忘記了戴龍被殺的事，他覺得面對着的是另一個達瑞克，是一個其有創造才能的工業領袖人物。

龐德坐在主人和白蘭德小姐之間。他試探幾次想逗着她說話，可是始終沒有成功。她每次都是有禮貌而冷漠的給他一個簡單的不能再簡單的答覆，而且眼睛根本不朝他望。龐德變的很惱火，他發現她的身材是那樣動人，而他在這位美人身上却得不到一點點反應。他認爲她矜持的也未免太過火了，恨不得在她足踝上狠狠的踢她一脚。

她本人比照片動人的多了，幾乎看不出坐在他身邊的是個女警察。長長的睫毛覆蓋着深藍色的大眼睛，口紅塗抹的嘴唇，要比原來顯得大些，但却豐滿而動人。深褐色的頭髮長及肩頭，髮型很別緻，看起來端壯而高雅，她給人整個的印象是：一位非常可信賴的女秘書。不過，她的言

詞之間頗帶威嚴，又像是達瑞克的同夥，龐德發覺她在回答達瑞克的問題時，其他的人都很注意的在聽。

她的晚裝是代表嚴肅的灰炭色，袖子長過雙肘，腰身不寬不瘦，剛好突出她那對高聳的乳房，據龐德的眼力觀察，她的胸圍和紀錄上的尺碼差不多。除了她訂婚指上戴着一枚鑽戒外，沒有再戴其他的首飾，甚至於指甲上都沒塗丹冠。

最後，龐德認爲她也是一個非常可愛的女孩子，在僞裝的下面，一定也是很熱情的。雖然她是女警察，又是柔道專家，但她右乳上的黑痣也洩露出來了，這表示她決不是不解風情的。

懷着這種滿意的想法，龐德把全部注意力轉向達瑞克和華特的談話，不再急於和這個女孩子建立友情。

晚餐於九點鐘結束。「現在我們要領着你去參觀『探月先鋒』去了。」達瑞克由餐桌上站起來說：「由華特來陪我們去，在我們參觀中，他有很多事情要做。來吧！我的老朋友。」

沒有同克萊布和白蘭德小姐說一個字，他便昂頭走出了房間，龐德和華特緊跟在後面。

他們走出房子，橫過水泥地，朝山壁的方向走去，此時月亮已升了起來，照的那棟大房子顯得特別白。

大約走了有幾百碼的樣子，達瑞克突然停下了。「我要來解釋一下地理環境，」他說：「華特，你先頭裏走吧！他們可能等着你去檢查那些鰭狀物。不要驚擾他們，這些人都有高度的責任感

，他們知道自己的工作性質。」

華特應聲走了之後，達瑞克轉向龐德，並引領着他向乳白色的大圓頂走去。「在前的大圓頂裏，就是『探月先鋒』裝置的地方，」他說：「你看到的是圓軸蓋，深入地下約四十呎，圓頂可分裂成兩半，摺疊到後面去，在那一邊，」他指着遠處的一個方形東西說：「是燃火點，全是三合土做成的座子，裏面有各種用途的雷達，另外還有一塊大的電視幕，可以淸楚的看到火箭升空的情形，沿着那排房子到山壁下面，有一部鉅大的起重機，可以自海上我需要的東西直接運上來。你聽到的低沉的長鳴聲，就是由那兒傳出來的，人住的地方都有良好的隔音設備，不過，在發射時，除了國務院的專家和工程師們，一哩之內禁止有人接近。據華特說，水泥座將被高溫熔化掉。外面的情形大約就是這個樣子，現在我們進入裏面去看看。跟我來！」

龐德再度聽到他這種命令的語氣，他默默的跟在後面，走到圓頂四週的高牆前面，牆上有一扇漆着紅色的鋼鐵小門，門上用英、德兩種文字寫着：「危險！紅燈亮時嚴禁入內，按鈴後等在外面。」

達瑞克按一下電鈕，解釋說：「可能有人在進行二炭炔化氧的工作，或其他精密的工作，當有人冒然進去打擾，使他們稍一分神，馬上就可能發生嚴重的錯誤。電鈴一響，他們所有的人都會放下工具，等弄明白是怎麼回事以後，再重新開始。」

說完之後，達瑞克向後追了幾步，指着上面約四呎寬的鐵柵窗說：「那上面是通風機，裏面

的氣溫約在七十度左右。」

門打開了，裏面站着一個人，手裏拿着一根短棒，腰裏掛着槍，龐德跟裏達瑞克走進小門，裏面只有一條長凳和幾雙軟底拖鞋。

「要把這個換上，」達瑞克先坐下脫掉皮鞋，「否則，很可能滑倒摔在別人身上。最好把你的上衣也脫掉，七十度的氣溫是相當熱的。」

「謝謝，」龐德想到自己腋下藏的短槍，客氣的說：「我對熱的感覺反應很少。」

在感覺上，像一個訪客參觀戲院的表演，龐德跟龐達瑞克爬上一段鐵梯，進入一個燈光很強烈的地方，他不由的用手把眼睛擋住。

當他把手拿開之後，呈現在面前的是那樣奇妙的一個物體，使他楞了幾分鐘，他被這世界上最大武器的華麗外表弄的有點眼花撩亂。

十二　剃光頭的男人

它看起來像一根光亮的巨炮管子，從地下四十呎深處矗立起來，四周是圓形的金屬壁，他和達瑞克站在靠緊頂端的部份，彷彿是兩隻小翅膀。據估計，圓柱的直徑不下三十呎。

通過鐵壁上的一道便門，下面就是火箭部份，龐德低頭向下一望，一個人正好由另外一道小門鑽出來，站在很窄的一塊金屬板上，他戴着手套，走到鐵壁的另一面，在一個旋鈕上轉動一下。裏面登時發出極大的機械轉動聲音。然後那個人又從另一道小門鑽進去不見了。

「可能是在檢查最後的油路，」達瑞克說：「這是極重要的一步工作，設計的特別精巧，你對它的看法如何？」他的眼睛泛着得意的色彩。

「這是我所見過的最漂亮的東西，」龐德說。

達瑞克又指着上面解釋說：「這是彈頭，裏面完全是儀器，如測距儀器等。不過，這是最高度的機密，火箭發射後的控制部份，更是全部工作的中樞，位置於山壁的基部，你明天可以看到，像個洞穴一樣，希望發射後，山壁不至於倒塌，要下去看看他們的工作情形嗎？」

龐德默默的點點頭，跟着達瑞克走下直立的鐵梯，他覺得這個人所完成的工作，怎麼也不像在牌桌上的達瑞克那樣幼稚。一點不錯，最偉大的人物也有他的弱點。

當他們到達鐵梯下面的地板上，達瑞克停住脚，抬頭向上望了望，然後轉過一個拐角，看

到「探月先鋒」的尾部。

簡直有點不可想像，每樣東西都是那樣精緻美觀，而又能承受如此大的壓力，昇入太空，以每小時一萬五千哩的速度進行，其空氣壓力該是何等之强，要說都由這個精巧的東西來承擔，眞是不可思議的事。

達瑞克似乎看透了他的心事，他轉向龐德說：「這眞是像一種自殺的舉動。」跟着爆出一串粗野的笑聲。

龐德沒有做任何表示，他覺得他這句話的含意很複雜，分不清他對這種科學是在讚美抑是在抱怨。

達瑞克對着前面埋首工作的人群喊道：「華特，過來！」

華特由一旁應聲走過來，達瑞克接道：「華特，我正在對我們的安全官朋友說，『探月先鋒』發射的工作活像一個人自殺。」

博士的臉上顯出極爲困惑的表情，這是龐德預料得到的。

達瑞克突然憤慨的說：「孩子們的兇手！屠殺我們下一代的兇手。」他指着火箭，「醒醒吧！別睡了，你在搞什麼鬼？」

華特的臉色恢復正常，用一種奉承的語氣接道：「兇手！一點不錯，比喻的好，哈，哈……！許果先生，排出孔裏面是石墨板，它的熔化點國務院深感滿意，他們一點不覺得那是……」華

特邊說邊領他們走到火箭的底部。

在那裏工作的十個人，都轉過來望着他們。達瑞克一擺手介紹道：「這位是龐德先生，我們的新任安全官。」

十對眼睛默默的瞪着龐德，沒有人對他表示歡迎，他們的臉上一片冷漠。

「現在來談談關於石墨板的問題，究竟有什麼麻煩？」達瑞克走過去，那些工作的人把他和華特圍在當中，只剩下龐德一個人孤伶伶的站在那兒。

對於這種冷淡的接待，龐德並不感到意外，專門人才對他這種外行人的侵入，總是懷有幾分敵意。他對這些終日埋頭苦幹的工程師，打內心裏產生幾分同情。

他們都穿着相同的尼龍套頭的工作衣，裏面沒有一個戴眼鏡的。當初他看到華特和克萊布都剃成光頭，以爲他們是怕把頭髮絞進機器裏。可是，這些人都留着鬍子，式樣顏色都不一樣，而且有的長的很長。

他們每個人爲什麼要留鬍子呢？龐德暗自奇怪，難道做這種工作都應該留？他從來不喜歡留這種東西，不過看到這些剃光頭留鬍子的人，也覺得滿好笑。如果他們留的型式一樣，倒沒有什麼好奇，問題是他們一個人一個樣，有的在光頭陪襯下，顯得特別難看。

這十個人的高矮一樣，而且都是瘦子。龐德想，這些人所以被選擇在此地工作，一定是由於進出小門方便的緣故。他注意半天，沒有一個人對他望一眼，彷彿根本沒有這個人存在似的。

「華特博士，那是命令！」達瑞克突然提高聲音憤惡的說。然後急步走出包圍。「都回到工作崗位上去！」他回頭咆哮着：「我們浪費的時間太多了！」

所有的人都散開了，達瑞克走向龐德，把華特博士一個人丟在那兒。

達瑞克的臉色很難看，嘴裏喃喃咀咒着：「一群大笨蛋！時常找麻煩。」然後突然用急促的語氣說，好像要把所有的一切不愉快摔掉似的。「跟我到辦公室去，給你看看發射計劃，我們就好上床睡覺了。」

龐德跟着他走出小門，達瑞克在鐵壁上轉動一個旋鈕，一個小門吱吱的啓開了，裏面三呎以外，又是一道小門。達瑞克在開門之前，指四周鐵壁上的號碼介紹說：「這是倉庫、電器室、發電機、油料控制室、洗澡間……」他指着頭上的一間說：「這是我秘書的辦公室。」然後，打開裏面的門走進去。

裏面的房間很大，牆壁是灰白色，中央有一張大桌子和幾把椅子，地氈也是灰色的。大桌子對面的牆壁上掛着兩張地圖，每張有六呎見方。左面的地圖是英國的東半部，上面用紅點標着「探月先鋒」的發射位置。

達瑞克指着地圖上的標記說：「風速、氣壓等，都與發射有密切關係。我們每天收空軍的氣象報告，地球的空氣差不多有五十哩高，在二十哩之後，對「探月先鋒」而言，幾乎沒有任何影響。使它如何穿過前二十哩，是技術上最大的難題。華特可以解釋這一切的問題，如果你有興趣

的說，可以去找他。在星期五最後發射的幾個小時，氣候報告將繼續不斷，以便決定發射時所加的燃料。在目前的情況下，由白蘭德小姐每天上午抄錄例行氣候紀錄報告，做為我們的參考。

達瑞克轉到第二張圖上，這是由發射點所擬定的飛行路線和終點，上都盡是些密密麻麻的數字。「在球的運轉對火箭軌道具有影響力。」達瑞克說：「當火箭在飛行時，地球將轉到東方，詳細的情形有圖表做紀錄，這是一項很複雜的工作，幸而你用不着去瞭解，留給白蘭德小姐一個人去做就好了。」隨轉身離開地圖，對龐德說：「有什麼疑問嗎？你不必認爲在這兒你有很多工作要做，你可能已經看到了，這兒的安全措施已經做得很好，國務院一開始就堅持這一點。」

「看起來一切都很妥當，」龐德審查着達瑞克的臉色說。他的眼睛正在嚴厲的凝視着他，龐德猶豫不決的接道：「你認爲你的秘書與戴龍少校之間有什麼嗎？」顯然，這個問題問的正是時候。

「可能有，」達瑞克輕鬆的說：「她是個很動人的女孩子，他們在一起的機會很多。」

「爲什麼那些人都留着鬍子？」龐德突然提出第二個問題。

達瑞克爆出一陣得意的狂笑。「那是我出的主意，」他說：「他們穿着一樣的白衣服難辨認，而且都是光頭。所以我告訴他們把鬍子留起來，這是件很神聖的事情，就像在大戰時的空軍一樣，你覺得有什麼不對嗎？」

「當然沒有，」龐德說：「不過猛一看怪嚇人的，我以爲把他們的衣服綉上不同的號碼，豈

不是更有效！」

「唔！也許，」達瑞克走向門口，彷彿談話已經結束了。

「不過，我還是堅持留鬍子。」

十三　克萊布的指紋

星期三的早上，龐德很早就醒了，夜裏他是睡在死去的人睡過的床上。

他只在上面睡了很短的一會。昨天晚上，在他們回房間的路上，達瑞克沒再說話，只在樓梯口時向他道了晚安。龐德通過舖地氈的走廊，走向由裏面投射出燈光的門前。走進去之後，發現他的東西都好好的擺在臥室裏。

房間裏的裝設也很華麗，在床頭的茶几上擺着餅干和一瓶白開水。

除了衣櫃上放着一具用皮套裝着的望遠鏡之外，房間裏沒有其他人住過的跡象。龐德把抽屜一個個打開，這都是戴龍少校生前用過的。上面的抽屜裏有幾張地圖，龐德把它們一張張的打開放在床上，仔細的檢查一遍，發現在那張海軍專用的航圖裏有烟灰的痕跡。

龐德拿出他的工具箱來，那是一個方形的皮匣子，依放在櫃枱上。他在轉鎖上仔細看一下，沒有發現被偷開過，然後把號碼轉到開的位置，裏面完全是最精密的工具。

龐德選了一個指紋撲粉器和一面高倍數的放大鏡。他把灰白的粉子撲遍了那張地圖，上面現出了很多的指紋。

他用放大鏡在上面照了一遍，他斷定這是兩個人的指紋。他選了兩個最淸楚的用攝影機拍下來。然後又用放大鏡查看地圖上的兩條細線，由指紋的散佈情形來判斷，當時看圖的人顯然是在

注意這兩條線。

這兩條線由海岸畫起，延伸到海裏之後，在下面畫了個「十」字記號。標記畫的很小，而兩條線的起點位置，似乎都是在龐德住的房子開始。毫無疑問的，這標記是代表一個目標。

兩條線不是用鉛筆畫的，爲了別人的偵察，只是用筆尖在紙上畫了兩道印痕。

在兩條線的會合點上是一個「問號」。這個點是在海水深度十二噚的地方，由懸崖到標記的地方約有五十呎方，向是由房子到南古德文燈塔的路線。

地圖上再沒有其他值得注意的線索。龐德看看手錶，差二十分一點，他聽到遠處走廊上傳過來脚步聲。他匆忙的站起來，悄悄把燈關上，只留下床頭帶燈罩的小燈。

他聽到達瑞克沉重的脚步聲走上樓梯，接着是一個開關的咔嚓聲，不久就毫無聲息了。龐德可以想像到他那張嚴肅的面孔在上面向下探望和傾聽的表情。

過了一會，門輕輕開動和關閉的聲音由外面傳了進來。龐德靜靜的等候着，他聽到開窗的聲音，不久，達瑞克酣睡的聲音傳了進來。整個的房子又歸於寂靜。

龐德又等了五分鐘，才走到公文櫃前面，輕輕拉出另外一個抽屜。第二、三個抽屜裏面沒有東西，可是，最低層的一個却裝滿了卷宗，而且還有一張索引表。這些東西都是關於工作人員的調查資料。龐德把甲類的抽出來，走回床邊開始翻閱。

在每件的開頭形式都一樣：姓名、住址、出生年月日、特徵、職業、戰歷、政治紀錄、犯罪

紀錄、健康情形和家屬等的狀況，每件都貼着照片，並附有兩隻手的指紋。

兩個小時吸了十支烟，龐德才把所有的個人資料看完，只發現兩點一般性的有趣事情。第一、在這五十個人當中，每個人都是淸淸白白的，沒有一點政治糾葛和犯罪紀錄。這種事似乎是很難相信的，他決定把每件帶回調查局做一次徹底的核對。

第二點，照片上所有的人都沒留鬍子，不管達瑞克如何解釋，這種情形又在龐德的腦子裏畫了一個極大的問號。

龐德由床上爬起來，把每件東西放好。把那張航海用的地圖和一個資料卷宗放進他的皮箱裏，把鎖鎖好，推到床底下的最裏邊。然後洗洗臉，把窗戶打開。

月亮仍在照射着大地。戴龍可能在不久之前由這兒爬出去，到海上去查看時被人發現了，所以才突然遇害，他在海上看到了什麼？他可能帶着望遠鏡，龐德突然想了起來，轉身把望遠鏡拿起來。這是德國製的性能最優良的偵察工具，由前面的裝置來看，夜間也照常可以用。由此判斷，戴龍一定是很謹愼的在夜間偷着到外面去用望遠鏡瞭望。（但是，並不够謹愼，否則怎會遇害），然後回到房間裏在地圖上做下記號。

他看到的是什麼東西呢？這實在是太難猜測了，可能是一隻小船、一個燈光、或是翻騰的海水？

無論是什麼東西，都是戴龍平常所見不到的，這一點當無疑問。而且他在瞭望時被人發覺也

…定是事實。那個人以爲他完全看清楚了，所以等他第二天離開始時，那個人潛入戴龍的房間搜查。也許他沒有發現可疑的地方，但房間裏的望遠鏡則是最好的證明。

這一點就足够了，因此，戴龍那天夜裏被殺了。

龐德突然站直身子，腦子裏很快的映出一連串的構想。巴特滋殺了戴龍，而巴特滋決不是聽到響聲的人，那個人的指紋留在地圖上。而這個人的一切資料都放進了龐德的皮箱裏。

那個人可能是達瑞克的副官克萊布—那個脖子像白棍子的人。他們的指紋在地圖上，核對一下便可確定。但是，誰說克萊布聽到聲音，並做了手脚？這會是眞的嗎？一開始，龐德就覺得他像是天生的壞蛋一個，眼睛像可憐兮兮的賊眼，他的這些指紋顯然是在戴龍之後印到地圖上面的，因爲克萊布的指紋把戴龍的弄壞了好幾個。

然而，克萊布怎麼會和這件事發生牽連的呢？他能逃過達瑞克的眼睛嗎？他是一個很忠心的助手。但是，關於西塞羅—那個在戰爭中英國駐安哥拉的大使—情形又如何呢？插在褲袋的手掛在椅背上，大使的鑰匙、保險箱、秘密文件，看起來和戴龍的遭遇完全一樣。

龐德在沉思中，渾身突然起了一陣顫慄。他發覺自己站在這個開着的窗戶前面已經很久了，應該回到床上去睡一會。

在他上床之前先，把腋下的手槍解下來放在枕頭底下，這是防備誰呢？龐德自己也弄不清楚，但是，他敏感的覺得，他已處身在危險中。沉寂的夜更增加了不少緊張氣氛。益法使他感到自

己處境的惡劣。

事實上，他這種緊張的感覺並不是庸人自擾，而是由幾個問題中自然產生的。在過去的二十四小時中，他所遇到的事情，有很多是超乎尋常的，如：達瑞克的專橫、工作人員的鬍子、五十名一生清白的德國人、航海圖、夜間望遠鏡、克萊布，還有—在清靜的夜裏，龐德的腦子裏閃出一個最奇怪的印象—那個巴特滋，曾低聲喊「希特勒萬歲」。

首先他必須把疑問之點傳給華勒斯，然後設法刺探克萊布的行動，查看「探月先鋒」的防護情形，當然要去懸崖一帶的海濱。最好能與那個叫白蘭德的女孩子連絡好，安排下第二天的計劃，已經沒有很多時間可以浪費了。

在龐德要擺脫一切思緒入睡時，他把鬧鐘的響針放在七點，以便好按時叫醒他，他起床後，一定要到外面打個電話給華勒斯，而且要盡可能的把時間提早。卽便他的行動引起別人懷疑，也不至於驚惶失措。他的任務之一是接任戴龍的工作，習慣他在這兒的生活起居，不要使別人有一種生疏之感，當然，私生活更應特別檢點。不過，有一點龐德已十分確定，戴龍的死決與他和白蘭德小姐的愛情無關。

鬧鐘的叫聲，準七點把他叫醒，他的嘴由於晚上吸烟太多，而感到苦澀而腦子裏睡意正濃。他强打精神由床上爬起然後鑽進浴池洗個冷水浴。刮鬍子，漱口的例行工作完畢之後，穿上黑色的西裝，海藍色的襯衫，絲領結。然後放輕脚步走出房間，沿着走廊到了樓梯口，左手提着那隻

方形皮箱。

在房子後面的停車裏，他爬進自己的汽車，謹愼的發動起來，慢慢的開上水泥路，爲的是萬一由窗口裏有人看到時，顯得自己並不是匆匆忙忙的行動。

車子快進入樹叢遮擋的馬路時，龐德回頭向後望望，確定是否有人跟踪。在目力所及的地方，看不到一個人影。於是他加快速度向前疾駛。

海面上籠罩着一層薄薄的白霧，這說明今天將是一個好天氣。南古德文燈塔已清晰可見，早晨的海面顯得分外平靜，給人一種寧靜平和之感。

龐德通過崗卡，把車子開到「忠誠咖啡店」這是一家很小的店舖，但做的東西却很可口。他匆匆的進了早點，開着車子到了警察所，通過蘇格蘭場總機，打了個電話給華勒斯。

華勒斯正在家裏用早餐，他仔細的聽着龐德敍述，幾乎沒有插嘴，不過，對於龐德沒有機會和白蘭德私下交談，感到非常驚訝。

「她是個很機警的女孩子，」華勒斯說：「如果克萊布有什麼秘密，她一定會有所覺察。如果巴特滋在星期天的晚上聽到什麼聲音，她也可能聽到的，雖然對此中情形她還沒有提出任何報告。」

龐德對這些看法沒有做任何表示。只簡單的說：「今天上午想法和她談談，我要把地圖和資料送給你看一看，我把它交給警察，也可能是巡邏的探員，讓他專程送給你。還有，「T」星期

一打電話給他的雇主時，是在什麼地方打的？」

「等我査出來馬上告訴你，」華勒斯說：「我再打個電話給船舶管理所，讓他們問問南古德文和海岸警衞，是否他們有什麼發現。另外還有什麼消息嗎？」

「沒有了，」龐德說。他知道這個電話中間通過好幾處總機，如果對方是麥爺局長，他也許會多說一點。至於對華勒斯，他認爲沒有必要把工作人員的鬍子和感覺中的危險情形告訴他。這些警察着重在證據上面，對人的感覺不會感興趣。也許他們把戴龍的死認爲是一般兇殺案件。讓他們去做吧！龐德想，犯不着和他們做無謂的爭論。「全部情形就是這個樣子，再見。」

龐德掛上電話，覺得精神振奮。他拾起桌上的報紙翻閱一下，上面有一段關於戴龍的報導，還附有一張他和白蘭德小姐一起的照片。龐德看了很好笑，不用說，這是警方提供的資料。不過，他決定要和這個女孩子秘談一下，也許能取得她的完全信任。可能她心裏也有疑問，不過太糢糊，所以沒有向任何人提起。

龐德開着車子急急的向回趕，回到屋裏剛好九點。他略事休息，即從容的走向辦公室。

十四 神秘女秘書

在龐德回來的半個小時之前，白蘭德已經抽完她早餐後的一支香烟，喝光杯裏的咖啡，離開臥室，走向她辦公的工廠。

她穿着雪白襯衫，深藍色的」裙，渾身一塵不染，清秀脫俗。走起路來，嬝娜多姿，精神煥發而神情間又帶着持重和幹練，看起來就是一個非常成功的女秘書。

她每天準八點半到辦長室，在她的桌子上必定放着一束空軍總部來的電報稿。她的第一件工作是把這些電報的內容譯出來，記到一張氣候表上，然後拿着通過傳達室門，進入達瑞克的辦公室，把表釘在手玻璃板一邊牆角上的木板上。順手把照在牆上的燈光打開，比照燈光顯示出來的數字計算一下，把結果填在她釘起來的圖表上。

自從這座工廠建立和在裏面開始造火箭之後，她每天都要做這項工作，直到目前試驗卽將開始爲止，她紀錄的數子越來越精密、準確，而且她現在已成爲專家，在她腦子裏幾乎可以推側出在各種不同氣候下的情況演變。

也正因爲如此，她對達瑞克似乎不重視她紀錄的數字這件事，感到很不滿。每天九點鐘，警鈴一定會響起來，接着達瑞克由很陡的鐵梯上走下來，進入他的辦公室。他的第一個行動，是把面目難看的華特博士叫來，兩個人在一起研究她紀錄的數字，然後把它填寫在那本黑色的簿筆記

本上。這個本子，達瑞克一直把它裝在褲子後面的口袋裏。

她非常清楚這是一件不尋常的事情，她每天由鑽好的小孔裏偷偷的窺視這種千篇一律的動作，已經有點不耐煩。不過，她在每週給華勒斯的報告中，都是利用這個小孔偵察出來的，在透過一道薄壁相連的兩個房間裏，這種偵察是最有效的方法。她根據每天的觀察，已經構成一個清清楚楚的圖案，因而使她變的非常激動。

她激動的理由有兩點：一、達瑞克不相信她紀錄的氣象數字。二、他似乎是在有意的破壞她對火箭最後發射時所做的微薄供獻。

自然，幾個月來，她對這種表面上的工作已感到厭煩，她的個性在達瑞克專横的役使下，幾乎蕩然無存了。在她替倫敦的主管窺視刺探達瑞克的情況，這段時間裏，她變的比任何人都關心「探月先鋒」的發射成功。而且像其他人一樣，她對此次試驗已盡了心力。

至於她替達瑞克當私人秘書的角色，是最枯燥無味而又頗繁重的一項工作。他每天有一大堆郵件，這天上午在她桌子上有五十封函件待她處理。這些函件一共分三類：求要的信、火箭製造的信和商業來往的信。最後一類是來自他的股票經紀人和其他商業團體。對於這些信件，達瑞克只做簡單的答覆，她一天中的其餘時間，完全埋頭於打字機和整理檔案的工作上。

如此以來，她的工作與火箭發射有着廣泛的接觸。當這天上午檢查過飛行計劃之後，她越發肯定的相信，她紀錄的數字在發射這天是應該被接受的。但是，她心裏却明白得很，是否眞的被接

受實屬一大疑問，因爲她摸不淸達瑞克和華特研究後，紀錄在黑色小本子上的數字有多少變動。有一天，她曾當面問達瑞克，她紀錄的數字是否正確，他曾帶着讚賞的口吻表示：「太好了，它具有重大價値，沒有它們將無法試驗。」

白蘭德走囘她自己的辦公室，開始拆閱那堆信件，在星期四和星期五的飛行計劃中只有兩個，使她感到不安的是，在最後發射時，達瑞克那個黑色小本子的紀錄，一定將發生決定性的作用。它是否和她紀錄的一樣？

她茫然的凝視着自己的手指甲，突然腦子裏閃過一道靈光。她把兩手一齊伸出來，手背朝上平放在前面。她記起在警察學校受訓時，經常被派到其他學生群中，並規定她偷不到一個小筆記本、皮夾子、鋼筆、甚至於手錶、不准囘去上課。在這門課程的實習中，教官經常在四周巡視，如動作笨拙，他會當場抓住她的手腕說：「喂！喂！小姐，這樣做怎麼成！就像一隻大象看到口袋裏有糖似的，再重來一次！」

她在一種冷森森的感覺中握緊拳頭，腦子裏做了新的決定，然後又把注意力集中到她整理的卷宗上面去。

在差幾分九點時，警鈴響了，她聽到達瑞克走進他的辦公室。一會之後，她有聽到他打開那道雙扇門召喚華特博士。接着傳低沉的交談聲，他們的聲音剛好混雜在呼呼的通風設備聲中無法聽淸。

她把信件分類排好，靜靜的坐着養一會神，兩肘放在桌子上，把下顎依靠在左手上。

詹姆斯·龐德？這個名字突然跳進她的腦子，不用說他一定像很多情報局的人一樣，是一個年輕自負的傢伙。眞怪，他們爲什麼不派一個其他的人來，使她能夠和他一起工作的很愉快呢？例如，一個由特別刑事組來的她的朋友，卽是由偵緝隊派來一個人也總比他好。

在國務院的委任書中，曾表示沒有人再比他適合這項工作，而且他是情報局的人員中，對刑警人員有充分合作的能力，甚至於首相對此一任命也極表讚賞，好像非他莫屬似的。

可是，在這僅有的短短的一段時間中，他又能做些什麼呢？也許他的槍法很準，外國話說的很流俐，而且機警非凡，詭計多端。但這一旦在外國或許很有用，弄到此地來恐怕就一籌莫展了。同時這兒沒有美麗的女間諜可以追逐做愛，因爲他有一副使女人動心的身體和面孔。不過，無論如何，她昨天已經給了他點顏色看，至少他該明白她對他並不感興趣，而且情報局的人也沒有什麼了不起，不管他看起來有多麼帥。

在沉思中，白蘭德小姐又做了個新的決定：她一定要表演兩手給龐德看看，雖然要做的是什麼事她現在還不知道。不過，在這房子時留下的這個偷視孔，會給予她很大方便。

想到這兒，她不禁又大感疑惑。她來此地這樣久，而且有一個小孔可以窺探，至今仍一無所獲。現在距發射只有兩天的時間了，龐德又能有什麼作爲呢？再說，此地究竟有什麼大不了的事値得發現呢？

當然，有些事情直到今天她還沒有弄明白，例如，克萊布這個人就是一個問號。她是否該告訴他？不，重要的一點是，不能先讓他得到線索去採取行動，她一定要冷靜、堅定和特別謹慎，而且不能對他表示友好。

她下了決心之後，把信件和記事本帶好，打開通路的門，走進達瑞克的辦公室。

當半個小時之後，她重新回到自己的辦公室時，發現龐德坐在她的椅子上，正在翻閱一本雜誌。她面色嚴肅的繞過桌子，龐德急忙站起來，朝她笑着道了早安，她只微微的點點頭，一句話沒說，在龐德讓出的椅子上坐下來。

「妳該設置一個客人的座位，」龐德依然笑着說：「隨時放幾本有趣味的雜誌。」

她沒有理他，冷冷的說：「達瑞克先生找你，我正想去看看你是不是起床了。「

「說謊！」龐德說：「妳已經聽到我在七點半開車出去的聲音，同時我看到妳站在窗帘後面偷看。」

「我不做這種事，」她生氣的說：「我爲什麼要對一部開過去的車子發生興趣？」

「我是說妳聽到了汽車聲音，」龐德用一種「自己人」的語氣說：「還有，當妳在進行默寫時，妳不應該用鉛筆的粗頭搔頭，一個好的私人秘書沒有這樣做的。」

白蘭德的防衛撤銷一點。她想，這個男人眞討厭，不過她又不能不勉强的笑笑。「哦！走吧！」她說：「我不能把整個上午的時間做猜謎遊戲。達瑞克叫我們兩個一起去，他是個不喜歡等

的人。」

她站起來，走過去打開通路的門，龐德跟在她後面，出去之後又把門關上。

達瑞克正在站着看掛在牆上的地圖，他們進去之後，他轉過身來。「噢！你來了，」他用眼瞪着龐德說：「你可能離開了我們一會，衛兵說你在七點半出去過。」

「我出去打個電話，」龐德說：「希望沒有打擾任何人。」

「在我的研究室裏有電話，」達瑞克帶刺的說：「戴龍用着很方便。性能也不差。」

「噢！可憐的戴龍。」龐德像是在自言自語。他聽得出來，達瑞克的聲音中帶着不少的威脅成分，這是他不高興時必然有的現象。

達瑞克用嚴厲的目光瞪了他一眼，代替了短促的狂笑和聳肩頭的動作。「隨你高興去做，」他說：「你有你本身的工作要做，不過，不要破壞這兒的常規。你一定還記得，」他加重語氣接道：「我這兒的工作人員都敏感的很，就像一些小貓一樣，我不能讓他們受到神密氣氛的驚擾，這兩天，我不希望你問他們太多的問題，他們現在不能有任何煩惱，直到星期一爲止，他們的一切，白蘭德小姐可以全部告訴你，我相信他們的資料都放在戴龍的房間裏，你還沒有看到嗎？」

「沒有鑰匙開公文櫃，」龐德很認眞的說。

「對不起，這是我的疏忽。」達瑞克說着走到他的辦公桌後面，打開抽屜，拿出一串鑰匙來，交給龐德，接道：「昨天晚上就該把它們交給你的，調查這件案子的人員曾對我說過，把它們

留給你，我一時忘記了，抱歉。」

「謝謝你，」龐德說：「還有一件事情我想請教，克萊布跟你工作好久了？」

這是個很突然的問題，房間裏陷入片刻的沉寂中。

「克萊布？」達瑞克沉思着重覆一遍。然然後走到椅子上坐下來，由褲子口袋裏掏出香烟，抽出一支放在嘴上，劃根火柴點着。

龐德帶點驚訝的說：「我不知道在這兒可以吸烟。」說着也把烟掏出來，點上一支。

「在這兒是安全的，」達瑞克說：「這間房子有特殊設備，不透空氣，門的四周都釘有橡皮，通風管也是隔離裝置，我的烟癮很大。」

達瑞克把烟由嘴上拿開，他似乎已經想好了如何回答。「你剛才問克萊布的事，」他說：「我可以告訴你，不過這是我們之間的私語，我不信任這個傢伙。」

龐德心裏一怔，表面力持鎮靜，沒有做任何表示。

「當然，」達瑞克用手做了個無可奈何的姿式：「並沒有確切的證明，否則，我早把他開除了，不過，我曾發現他在這座房子裏有刺探的行爲。有一次，我看到他在我的研究室裏，偷看我的私人文件。經我究問，他的解釋倒是完全合情合理，我只好加以警告讓他走開了。但是，說老實話，我對這個人已存了疑心。當然，他這種人搞不出來了不得的傷害，他只是個像僕人差不多的脚色，不經召喚是不准到這兒來的。」

龐德始終在注意傾聽着，達瑞克的眼睛突然凝視着他的臉，聲音低沉的說：「我勸你對他應該多加注意，像你這樣聰明的人，很快就可以發現他的眞正企圖。你剛來就能看出這個人靠不住，實在不容易。你是不是看到他有什麼可疑的地方？」

「沒有，我只覺得他看起來很會侍候人。」龐德說：「不過，叫你這麼一說，我對他倒眞的發生了興趣，我一定分出一些精力來留意他的行動。」

龐德轉向白蘭德小姐，她自進門之後，始終保持緘默。

「妳認爲克萊布這個人如何，白蘭德小姐？」他很有禮貌的問。

可是，女孩子並沒有直接回答他，而對達瑞克說：「我不懂這一類的事情，許果先生。」他說話的態度謙恭而感人，龐德不由暗自敬佩。

過了一會，她又用一種女孩子慣有的好惡口吻，補充說：「不過，對這個人我一點都不喜歡，我並不是故意在你面前說他的壞話，他不止一次的，進我的房間，查看我的信件一類的東西。」

達瑞克吃驚的問：「他眞的這樣嗎？」他把烟頭放在烟灰缸裏，一點點的熄掉。「都是關於克萊布的事，這個人問題這樣多。」直到他說完話，始終沒有抬頭。

十五 猛力踢出一脚

當龐德反覆思索着內心的疑問時，房間裏有了一段沉寂的時間。他覺得這麼多的懷疑突然集中到一個人身上，這是多麼奇怪的事！難道其他的人眞的都淸白無辜嗎？克萊布是不是某一組織中的眼線？還是他爲了自己的緣故而做這種事？卽便是，他的目的是什麼？他對死去的戴龍和巴特滋的刺探工作，究竟得到了些什麼資料？

達瑞克打破了房間裏的沉寂。「這件事似乎該解決一下，」他用堅決的表情望着龐德說。龐德微微的點一下頭。

「好吧！把他交給你去辦。」達瑞克肯定的說：「就所有的事件來說，我們必須使他遠離工廠。不過，明天我要帶他到倫敦去一趟，在國務院解決一些問題，華特分不開身，而此地只有克萊布一個人能做這種侍從的工作。這樣也許可以使他不會搞出什麼麻煩來。我們每個人都要對他留意，直到試驗過去之後。當然，除非你堅持要把他關起來，不過，我剛才說過，目前對這批人，最好不要做出刺激他們的事情。」

「不需要對他採取劇烈的手段，」龐德說：「他在這些工作人員中，是不是有幾個特別要好的朋友？」

「除了華特和幾個僕役之外，從來沒有看到他和其他的人說過話。」達瑞克說：「也可以這

麼說，他自以爲比別人都强，所以有點孤芳自賞的意味。就他的個性來說，我不相信他會在這些人之惹什麼亂子，否則，我早把他調開了。他有時候整天一個人呆在那間房子裏，我希望他是那種自願扮演偵探脚色的人，喜歡窺探別人的事情，而不是眞的有什麼秘密。你的看法如何？也許我們最好讓他隨便去自我陶醉算了，用不着去理會他。」

龐德點點頭，把話存在心裏沒有說出來。

「好，那麼就這樣辦，不必再爲這種事浪費時間。」達瑞克的表情像是剛結束一段枯燥無味的談話：「我們還有另外的事情要談。只有兩天的時間了，我最好把計劃告訴你。」

他站起來，離開桌子，在房間裏用沉重的脚步來回踱着，停了一會，才接道：「在一點鐘的時候，工廠要整個關閉起來做加燃料的工作，由我和華特以及國務院的兩位專家負責監督，只要發生一點錯誤，電視機攝影鏡頭會全部紀錄下來。那麼，萬一發生意外爆炸，我們的工作承繼者會知道如何改善。」

達瑞克突然發出一陣短促而響亮的笑聲，像是在自我解嘲。然後又繼續說：「氣候情況允許的話，今天晚上將把頂蓋打開，清除裏面的烟氣。我的工作人員，將在四周守衛，每隔十公尺設一崗位，在海灘對面山壁中的排氣孔，有三位武裝人員看守。

「明天上午，工廠才能再行開放，直到中午，是進行最後檢查的時間，這步工作完成，「探月先鋒」的準備發射工作就算全部完成了，工廠四周的警衛人員卽採取不間斷的監視工作。國務

院的專家們，將接管發火點的工作，空軍總部的人員負責雷達設備。

「一旦發射成功，」達瑞克興奮的說：「不但國務院有一次盛大慶祝會，國會要邀請我出席報告，即連宮廷裏也將召見我做發射經過報告。」

「偉大！」龐德幾乎是在向他歡呼。

「謝謝你，」達瑞克說：「現在，我希望你對我做的安全措施能够滿意，我們無需擔心發射後的工作，我相信空軍人員一定做了必要的安全準備，至於工廠以外的事，更無用操心，警察人員會負責一切的。」

「每件事情似乎都留意到了，」龐德說：「在這段時間好像沒有什麼特別工作，需要我來做的。」

「我想，沒有什麼事，」達瑞克說：「除了留意克萊布這個人以外，今天下午，他負責電視上的紀錄工作，看樣子不會有麻煩。你何不乘這個機會到山壁下面海灘上去查看一下？那個地方是唯一比較不嚴密的地方，我常想，如果有人企圖潛入工廠裏，也許他會拿排氣孔道做試驗。帶着白蘭德小姐同你一起去，兩個人的眼睛會更能觀察入微，反正直到明天上午，她無法進辦公室工作。」

「好，」龐德說：「吃過午飯之後，我一定到海邊去看看，白蘭德小姐是否還有其他工作要……」他轉向她，帶着詢問的目光把話停住。

白蘭德的視線向下望着自己的鼻子，冷冷的說：「如果許果先生認爲有此必要，我當然遵命奉陪。」

達瑞克搓着兩掌。「那麼就這樣決定，」他說：「現在我必須下去工作了，白蘭德小姐，請妳去看看，如果華特博士在休息，請他來一趟。」他轉向龐德說：「午餐時見。」

龐德點着頭說：「我打算到發火點去看一看。」連他自己也有點不明白，爲什麼要突然撒這個謊的用意。

他轉身跟在白蘭德小姐走出房間，進入火箭的底部。

一條粗大的像蛇似的橡皮管子彎曲在鋼板上，龐德望着那個女孩子由艦繞的橡皮管中間走過去，華特正一個人站在旁邊，抬頭望着油管的口向一個小門裏倒油。

她對華特說了幾句話，然後站在他的一邊，背後剪着手，仰頭望着火箭軀幹，在高大的火箭對比之下，她好像一個小學生，在欣賞一棵巨大的聖誕樹，除了兩個乳房由於站的姿勢顯得特別突出之外。

當他向鐵梯口走去時，龐德覺得有點忍耐不住。他想，這個看似天眞漂亮的小姐，是一個很了不起的警員，她知道該在什麼接骨眼踢一脚，該在什麼地方來一拳。假的是，她做起來也顯得那麼自然。要想使這個女孩子就範，實在不是簡單的事。

龐德爬上鐵梯，外面的天氣顯得格外明亮，五月的陽光像閃耀的赤金，使大地顯得分外燦爛

。當他橫過水泥地向住的房子走去時，龐德覺得背上有點烤熱。「古德文」船隻上的汽笛，此時都沉默不響了，使上午的氣氛顯得如此寧靜，只有小船的馬達聲，不時的隱隱約約的傳過來，像大地的心臟在跳動。

他在水泥牆的遮擋下走近房子，並急步通過前面的小塊空地，到了前門。他的鞋是橡膠底，幾乎沒有一點聲息。

龐德輕輕推開門，進去後又由後面輕輕將門掩上，然後躡着脚沿着走廊向前挪了幾步，停下來豎着耳朵聽了一陣。有一隻初夏的蜜蜂，在窗玻璃上飛撞，分外使這棟大房子顯得靜寂。

龐德悄步通過走廊，爬上樓梯，脚底滑着地板向前走，以便盡可能的減小脚步聲。四周沒有一點異樣的動靜，但他注意到在走廊頭上的他的房間，已經被人打開。他由腋下把槍掏出來，迅速的走過去。

克萊布背向前，他正在他房間中央地板上爬行，他的手已觸到龐德皮箱上的轉鎖，他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扭動轉鎖時所發出的咔、咔的聲音上，企圖分辨出那是啓開的聲音。

這個傢伙的企圖已是昭然若揭了，龐德已不再猶豫，他嘴上含着獰笑，一步竄了進去，跟着猛力踢出一脚。

龐德底乎把全力都用脚上，剛好踢中的目標阻力，穩住他前傾的身勢。

克萊布發出一聲慘叫，像一隻青蛙，一頭由龐德的皮箱上撲過去，摔出去有一公尺多遠，頭

撞在前面的化妝枱上。這一下子撞的相當不輕，枱子上有好幾樣東西被震落到地上。

慘叫聲曳然而止，克萊布掙扎幾下，身體突然爬伏在地上一動不動。

龐德站着朝他打量一會，然後走過去彎下腰，把他的身體翻過來。他那張留着黃短鬍的臉色很慘白，前額上有血流下來，閉着眼睛，呼吸像是很吃力的樣子。

龐德用單腿跪在地上，仔細的把他所有的口袋檢查一遍，把亂七八糟的東西統統放在地板上。他身上既沒有小筆記本，也沒有身份文件，唯一吸引人的東西，是一串萬能鑰匙，一把鋒利的彈簧刀子，和一根形狀怪裏怪氣的短小黑皮棍。龐德把這些東西裝在口袋裏，起身去取了一杯冷水，澆在克萊布的臉上。

五分鐘之後，克萊布才蘇甦過來，龐德把他扶成坐的姿勢，讓他的背依靠在化妝枱上。又過了幾分鐘，他始能張口說話，自然臉色也恢復過來，眼睛裏含着兇光。

「除了對達瑞克先生之外，我不回答任何問題。」他用堅決的語氣回答龐德的詢問：「你沒有權力審問我，我是在執行本身的工作。」

「你再好好的考慮一下，」龐德說：「如果你眞的不肯說，我會用這個，」他從桌子上抓起一只酒瓶，「把你的脖子敲斷。告訴我，是誰叫你到我房間裏來的？」

「我自己高興！」克萊布用一種極不禮貌的態度說。

龐德彎下腰去，用力在他臉上打了幾個耳光。

克萊布的身體搖幌幾下，但是，等龐德剛停下手，他突然由地板一挺身向前竄去。龐德左手的酒瓶子猛力摔過去，打中他的肩頭。雖然這下子打的不輕，但他仍們咬着牙衝出門口。等龐德追出去時，他已跑到走廊的盡頭。

龐德站在門口外面，望着他飛奔的身影衝下樓梯，其狼狽情形，眞如喪家之犬。他不由的笑出聲來。

他回到房間之後，把門鎖好。他想，就是把克萊布的腦子打出來，也問不出個所以然來。不過，他已經給了他一次教訓，而且他那種狼狽樣子，達瑞克知道內情後，也不會輕饒他。當然，除非他是奉他之命來的。

龐德把房間打掃乾淨，坐在床上，茫然的凝視着對面的牆壁。事情的發生只有一個可能，那就是起因於他告訴達瑞克要到發射點看看。由此看來，克萊布一定是奉達瑞克之命而來的，而達瑞克必然有他個人的秘密。可是，這與戴龍和巴特滋之死是否有密切關係呢？

正在他沉思之際，外面有人在敲門。他警覺的打門，外面是僕役長和一個穿着巡邏制服的警官，他把一封電報交給他。龐德接過來之後，走到窗口前面打開，上面簽名是白虎斯特，這是華倫斯的化名。

一、電話是房間裏打的。二、燈塔附近沒有任何發現。三、你的記號太接近海岸，但距警衛人員太遠，看不到什麼。

「謝謝你，」龐德說：「沒有回覆。」

當門重新關上時，龐德用打火機把電報點着，扔進火爐裏用皮鞋把灰一點點的摔碎。

除了戴龍的電話是在房裏打的，可能被人偷聽去之外，沒有進一步的線索。不過，這可能表示他的房間被人搜查過，也可能是他被殺的主要原因。可是，巴特滋又是爲什麼被害的？這一切是否都與火箭發射有着密切的關係？

要解答這些問題，實在不是人的智慧所能辨得到的，除非有足夠的證據。而這些證據的獲得，必然是極困難而艱險的，也許自己已置身在死亡的危險中。

龐德默默的坐在房間裏，腦子裏浮現出兩種極尖銳，不同的畫面，一是光明燦爛的白天，一是罪惡滋生的夜晚。而那些人是屬於白天的，那些是屬於夜晚的，要分辨清楚就大費周章了。

當午飯的汽笛聲響起時，龐德仍在坐着靜靜的沉思，他的腦子很亂，幾乎對目前的處境無從選擇。唯一的希望是，下午與白蘭德小姐單獨相處時，能獲得部份更重要的資料。

十六 海上偷香

這是個景色綺麗的下午，金黃色的陽光，照耀着青翠的山巒，湛藍的海面。當他們離開工廠，通過靠近發射的衞兵門口之後，曾站在白岩石的峭壁邊上，瞭望倫敦的每個角落，然後轉向他們要去的海灣，據說這是兩千年前凱撒大帝登陸的地方。

在他們的身後突然響起轟隆、轟隆的聲音，兩個人一齊轉頭望去，發射臺圓頂上的紅旗升了了起來，空軍的大油車一直的開到它跟前停住。

「要開始加油了，」龐德說：「我們走吧！沒有什麼好看的，萬一發生意外，也許我們沒有一個人可以幸免。」

她朝他笑笑說：「你說的很對，因此，我對這些人類智慧的產物厭惡透了。」

他們走下山坡，高聳的發射點和鐵絲網，不久都由他們視線中消失。

白蘭德的冷漠表情很快在燦爛的陽光下融化了。

她穿着黑底白條布的上衣，紮在一條黑色的寬皮帶裏，她的摺裙是粉紅色的，似乎顯得特別活潑。龐德幾乎不相信現在走在他身邊的女孩子，就是在辦公室裏那個冷若冰霜的女孩子。

她的脚步是那樣輕巧美妙，渾身充滿了一種難以言喻的青春氣息。她在路邊發現一朵野白合花，高興的伸手把它摘起，放在鼻子上吸聞着。

「妳不該這樣的，」龐德說：「妳可知道，當妳把它掙斷時，花會疼的叫喊嗎？」

白蘭德偏頭望着他。「你說的是什麼意思？」她以爲龐德跟在她開玩笑。

「妳不知道嗎？」他笑着說：「印度有一個學者寫了一本書，分析花的神經系統，據他在試驗中所得到的反應，百花都有痛苦的感覺，他甚至於還把一朵玫瑰在被採摘時的痛苦叫聲做成錄音，那這定是世上最動人心弦的一種叫聲。當妳剛才採這朵花時，我也聽到一種聲音像那個差不多。」

「我不相信，」她說。懷疑的望着地上的花柄，「無論如何，你之心底如此善良，倒是大大的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幹你們情報工作這一行的，不是以殺人爲常事嗎？怎麼忽然對花草倒假猩猩起來了？」

「因爲花草沒有反擊之能，」龐德說。

她望着手裏的白合說：「現在你使我覺得自己像個兇手了，可能你是在故意嚇唬我。不過，有機會我一定要找印度人所著的那本書看看，如果你說的是眞話，我一生永不再採花木。可是，我手裏的這朵現在該怎麼處理？我覺得眞好像是雙手滿了血腥。」

「把它交給我，」龐德說：「照你的看法，我早已是雙手血腥，再多一點也沒關係。」

她把花交給他，於是，兩個人的手互相接觸了。「你可以把花插在槍口上。」她用話掩飾住在兩手一觸之間臉上泛起的緋紅。

龐德笑出聲來。「如此說來眼睛不只是用來化妝了，」他說：「不過，我身上並沒帶槍，那終歸是一種機械，不解人意，所以我把它丟在房間裏。」

他把那朵花插在襯衣的扣子洞裏，又接着說：「我認爲一個人不穿外衣，在腋下帶着支槍，那是有點不太好看，同時，我以爲下午不會有人到我的房間裏去。」

她沒有表示意見，於是，談話暫告一段落。

他們沿着山邊的樹蔭下繼續向前走。在沉默一會之後，龐德把克萊布的情形和他潛入戶間的經過告訴她。

「教訓他一次也好，」她說：「我對這個人始終懷疑，不過，達瑞克先生怎麼說？」

「午餐之前，我曾和他簡要的提了一下，」龐德說：「並把克萊布的刀子和鑰匙給他做證物。他當時很惱火，嘴裏詛咒着，匆匆去找克萊布。當他同來時，說他身體的傷勢似乎很嚴重，表示不宜再加重懲罰。又是他以前說過的那些話，此時不要讓這些人受太大的刺激。

「當然，我同意他的看法他。並且對我表示，等下個星期，把克萊布遣送同德國時，我可以公開逮捕他，不過不要在工廠裏進行。」

他們沿着陡直山崖上的一條小路爬下去，到達下面的海灘。然後轉向右邊，走向聖瑪嘉麗特海灣前面的沙灘上，那個地方正在高聳山壁的下面。

當他們沿着亂石散佈的海灘向前走時，龐德告訴她自己心中的疑問。他毫無隱瞞的把一切說

了出來，最後歸納起來，仍是那個老問題：「探月先鋒」的安全措施，是否已做到天衣無縫？載龍和巴特滋之死，只是這兩個問題的一種現象，克萊布的行動也不是嚴重問題，然而，連貫在一起，這問題就非常不簡單了，他懷疑，在「探月先鋒」的火箭發射之前，敵人會不會有什麼驚人的舉動？

「妳認爲我的看法如何？」龐德最後以詢問的語氣說。

白蘭德站下來，停了一會，望着前面的亂石和海邊隨水波動的海草，呆呆的出神。這段路已使她香汗淋漓，她想，此時能跳到清涼的海水裏洗個澡該多好！

她轉頭望望他身邊這個精力充沛，皮膚呈褐色的男人，寧靜的海濱，觸發起她的遐思。他是否也渴望生活中寧靜的時刻？當然不會，他喜歡的是巴黎、柏林、紐約、乘火車、搭飛機的動盪的生活，吃的是美餚佳饌。當然，衣著華麗的女人，也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這樣的一個男人，能懂得生活中的眞情趣嗎？

「喂！」龐德說。他奇怪，是否她得到了一些他所忽略了的證據，因此在默默的考慮是否該告訴他，「妳在想什麼？」

「對不起，」白蘭德說：「我正在做夢。噢！沒有什麼，」她急忙轉變話頭同答他的問題，「我以爲你說的很對，我一開始就在這兒工作。雖然其間發生了一些小的奇怪事情，但對發射的事，我看不出有什麼不對。這兒的每一個人都在爲火箭而忙，幾乎到了廢寢忘食的地步，也難怪

，看到這種奇妙的東西一天天在完成，有誰能不打內心裏感動呢？

「這裏面的德國人，都從事熱狂的工作者，我敢十分確定，巴特滋之死，一定是工作緊張過度。他們樂於受達瑞克先生驅使，而他也正好高興役使他們，這是很微妙的關係，他們都很尊敬他。」她停了一停，又接着說：

「至於這兒的安全措施，也是非常嚴密的，我敢確定，任何人企圖接近「探月先鋒」發射地點，必將落個粉身碎骨的下場。」

她抬頭望望他，似乎在觀察他的反應。然後又接着說：「關於克萊布的事，我同意你的看法，他的行動可能是受達瑞克的指示，因此，他偷偷檢查我的東西這種事，我也沒有向達瑞克報告，事實上，他根本就發現不到什麼，只不過是一些私人信件一類的東西。」

「有一點，我必須說明，我很佩服達瑞克先生，雖然他紅頭髮下面的那張臉着起來並不慈祥，但是我願意替他工作，而且我也渴望「探月先鋒」發射成功，在這兒住了這麼久，我也像其他工作人員一樣，有一種休戚相關的感覺。」

他點點頭。「雖然我剛來一天，我也瞭解這種感覺，」他說：「我想妳的分析很有道理，除了我的直覺，可能根本沒什麼。就火箭本身來看，比皇冠上的珍珠還安全。」

龐德笑着聳聳肩頭，似乎想抖落他直覺中的不安。「走吧！」他猝然說，像是在對誰發脾氣，「我們已耽誤了不少時間。」

她似乎看透了他的心情，不以為意的笑着跟在他後面走去。

在山壁的第二個轉彎的地方，他們看到了排氣孔。那是很堅固的金屬管子，由上面的山石上通下來，大約有二十呎高。

龐德邊看邊想，他知道這根粗管子直通發射臺的低層，敵人要由這裏潛入的話，可以用梯子爬上去，沿着粗管子爬到低層去，用炸藥來一次偷襲，那後果將不堪想。

像站在他身邊的白蘭德小姐，似乎看透了他的心事。「情可能不會像你想像的那麼容易，」她說：「就我所知，即是驚濤駭浪的晚上，他們在山頂上也有人巡邏，他們有探照燈，並授命如有可疑人物，立即格殺的權力。在我認為，每個地方他們都已設想的非常週到。」

「我想是的，」龐德說：「達瑞克是個思想週密的人，幾乎沒有留下需要我來補充的工作，我想目前最需要的莫過於洗個海水澡了。」

龐德自我解嘲的笑笑。「他們說這兒的海水有十二尋深，洗起來一定很過癮。」他朝她望望說：「妳為什麼不一起來洗一洗，水可能涼一點，可是對妳整天悶坐在燠熱的工廠裏的身體，可能很有益處。」

白蘭德睜大眼睛說：「你眞的認為我也可以洗[illegible]？我渾身早就熱的難過死了！可是，穿什麼衣服洗呢？」

她想到自己只穿着尼龍三角褲和乳罩，不禁臉紅起來。

「別爲這種事擔心，」他隨便的說：「我想妳裏面總多少穿點東西吧？我將穿着長褲。同時，我們彼此絕對尊敬，更不會有別人看到，我保證自己決不看。」

龐德在說這句謊話時，自己幾乎已是眉色飛舞。他指着前面的一塊大石頭說：「妳可以到那後面去把衣服脫掉，我用那邊那一塊。來吧，別那麼多顧慮了。」

他沒有等她回答，他已跑到大石後面，把襯衣脫掉。

「噢，好的，」她說，心裏決定之後，反而感到輕鬆了。

她走到她的大石後面，開始慢慢的解上衣的鈕扣。

當她神情緊張的由大石後面轉出來時，龐德已快走到水邊，她那褐色的皮膚，似乎在閃閃的發着油光，他的藍色長褲對她則給予莫大鼓勵，免除一部份羞澀。

她在水裏游了一會，然後停下來換一口氣。突然發現水裏已沒有龐德的影子，她在水裏打個轉，開始向岸上游。腦子裏不由自主的想起，他那結實的身體，可能此時已由水裏潛到她的附近。

她又轉回頭去尋覓他，突然，他由她下面的海水裏鑽了上來。她還沒來得及想出應付之策，她的有力雙臂已把她緊緊抱住，嘴唇也迅速的壓到了她的上面。

「你這個壞蛋！」她非常惱火的說。然而，他早已又潛入水裏不見了。她由於掙扎所引起的慌亂，已喝了一大口海水。而他却已帶着「收穫」的喜悅游出去二十碼了。

她掉轉身子，慢慢向海裏游去。雖然覺得很不開心，可是她決心要責駡他一頓。事情就和她想像的一樣，這些搞情報的人，不管本身工作何等重要，一有機會，似乎總忘不了對異性的追逐。

不過，她的身體被他這突然的一吻，起了一種微妙的反應。覺得這黃金色的陽光更燦爛了。當她游出去相當遠之後，轉過身子向四周望了望。碧波盪漾，白雲藍天，啊！多美麗的天氣！多靜謐的環境！頃刻間，她似乎原諒了他的鹵莽。

半個小時之後，他們已並躺在沙灘上，靜靜的等候着陽光把他們身上的衣服晒乾，她則茫然的望着高聳的山壁在出神。

至於龐德更早已陷於綺麗的境界中。躺在他身邊的這個半裸的女孩子，他曾在一次偷襲中吻過她的芳唇，摟抱過她豐滿的身體。尤其當他的手接近她那對堅實的乳房時，心裏有一種說不出的興奮。

「混蛋的興奮！」他詛咒着自己。

他轉動一下身子，努力把腦子裏的紛亂思緒擠出去。強迫自己去欣賞海灣的大自然風景。雪白的海鷗正在空中飛翔，山壁上的藍天是那樣的鮮麗。可是，當海鷗飛出他的視線時，他的思緒又悄然回到身邊的女孩子身上。

「妳有個名字叫葛拉，」他徐徐的說：「爲什麼要起這個名字？」（譯者按：葛拉 Gala 是

節日或慶祝日的意思，故有此問。）

她輕快的笑着說：「這是在學校時同學們開我的玩笑。」龐德覺得她此時的聲音，顯得格外悠揚動人，「事實上，我的本名更難聽．葛拉蒂（Galatea 棉布之意）。我覺得『葛拉』這個名字還不錯，我的本名差不多快忘掉了。服務在這種特種警察機構，名字時常換。」

龐德一方面靜靜的聽着，一方面在凝視着在山壁尖端出現的白色海鷗，他覺得這種情調實在太美了。雖然身邊的女孩子不是自己的女友，但在這種景色了下，有個漂亮的女孩子在身邊，總是一種最好的點綴。

驟然間，兩隻海鷗箭一般的向外飛去，嘴裏發出極難聽的長鳴。就在此同時，山壁上突然冒起一股黑烟，並響起一陣輕微的隆隆之聲，由頂上傳下來，一塊巨大的白色岩石朝龐德和白蘭德當頭罩下。

當龐德在緊急應變中重新恢復知覺時，他發覺自己爬在女孩子身上，臉緊緊壓着她的面頰，空氣中充滿了雷聲，他的呼吸幾乎停止了，而他們已經離開陽光照射的地方。

他覺得背部已經麻木，耳朵被響聲響的有點發疼，除此之外，他似乎聽到一聲窒息似的叫喊。

他幾乎已失去知覺，直到漸漸恢復過來，他才努力的掙扎着想爬起來，他們的身體上覆滿白色的灰土和石塊，他費了很大的氣力才把壓在身上的東西弄下去。

起初他認爲是火箭爆炸了。他抬頭望望上面的山壁，才知道並不是那麼囘事。只有山壁上像被什麼咬掉一大塊似的，如是火箭發生了毛病，決不會是這個樣子。

白蘭德小姐呻吟了一聲，他感覺到她的心臟在他胸前開始劇烈的跳動。他掙扎着撐起身體，覺得渾身的骨頭還像有折斷的感覺。於是，他把女孩子由亂石堆中拉起來，她臉上的血跡沾了不少的石粉。他的手和臂也被石片劃破好幾處。

他蹲在一邊凝視着她，那張不久前容光煥發的美麗面孔，此時已變成灰白色。他在默默的祈禱，希望她的眼睛能毫無損傷的睜開。

一會之後，他的祈禱奏效了，她那明亮的藍睛睜徐徐啓動了，龐德安心的長吁一口氣。

十七 誰要暗殺他

在這突襲的生死之戰過去後，他們都感到非常的虛弱。兩個人彼此扶持着，離開那塊差一點成了他們葬身之地的海灘，沿着海邊爬上去。

柔軟的細沙，踏在脚底下像天鵝絨。當龐德囘頭望着他們剛才躺過的地方，不由驚出一身冷汗。幾塊巨石都落在那兒，堆起的面積幾乎有半英畝。如果他們不動的話，早被壓成柿餅了。幸而他能臨危不亂，拉着白蘭德跑到接近山壁基的位置，白蘭德也瞭解，如果不是龐德用身體護住她，她的身體承受不住落下來的碎灰石的壓力。

她帶着萬分感激的心情，把手放在他的肩上。他沒有囘頭看她，但手臂上他沒有囘頭看她，但手臂却輕輕的攔住她的腰部，兩個人都沒有說話，剛才驚險的一幕，仍在他們心裏留有餘悸。

他們找一處陰涼地方坐下，背部依靠着山石。龐德點上一支香烟，然後又替白蘭德點上一支。他們對望一眼，彼此不由自主的苦笑笑。但彼此仍沒有說話，好像各人都有很重的心事，默默的注視着汪洋大海。

過了很長一會，龐德終於打破了沉默。他說：「噢！上帝，差一點完蛋！」

「直到現在我還仍不明白竟是怎麼發生的，」白蘭德說：「我只知道，我的命是你救囘來的。」

「如果不是有妳在，也許我早翹了，」龐德說：「想想看，假使躺着不動，豈不……」他聳聳肩頭代表了下面的話。

接着，他轉過身去望着她，坦白的接道：「我想想妳一定瞭解，有人想炸開山壁把我們壓死，妳不明白嗎？」

她睜大眼睛，望着他的臉，顯然他的話使她大感意外。

「如果我們上去查着一遍的話，」龐德繼續說：「一　以找到在石頭上鑽的洞和炸藥的痕跡。在爆炸時，我會看到上面冒烟。當然，他們決不只鑽一個洞，因爲他們看我們在下面的位置，才能決定爆炸的地方。」

「還有，」停了一會，龐德又接道：「這件事決不是克萊布一個人作的，因爲，爆炸的地方，全部在工廠的視線之內。這是有計劃、有組織的謀殺，在我們一到海灘時，就有人注意我們的行動了。」

白蘭德的眼睛裏充滿着理解的神色，恐懼又襲上她的心頭。「那麼，我們該如何應付呢？」她担心的問：「這究竟是什麼原因？」

「他們想把我們置於死的，」龐德靜靜的說：「所以我們必須設法活下去，至於爲什麼他們要下此毒手，正是我們探求的事，而且一定要找出眞正的原因來。」

「妳知道，」他繼續說：「對於這件事情，我深爲担心，連華勒斯都幫不上忙。要等他們研

究出道理來，也許我們早被埋葬了。請別多心，我決沒有輕視警方的意思，而是敵人太狡猾，太陰險了。

「在他們一進行爆炸時，料定我們必無幸免。因此，在爆炸發生時，兇手們都已離開目標區。他們知道，即使有人看到山石落下，他們也不會大驚小怪，因爲這道山壁不知有多少年了，風化雨打的，也許有的地方塌陷了。何況，這道綿延二十多哩的山壁，根本不可能有人上來。

「如果海岸上的警衛發現了，除了像看奇景似的注意一會，我想他們也不會採取任何行動，因爲在此一地區的爆炸，不會是稀奇的事，這樣以來，我們的朋友當然不會去查看我們，他們只是在家裏等。如果發現我們晚上沒有回去，第二天，他們會通知警察人員，一起到海灘上去找我們的屍體。妳知道這是什麼原因嗎？」

她似乎聽的很神往，被他一問，吃了一驚，接着搖搖頭。

「那個地方，」龐德指着大海說：「等夜裏的海潮上來時，所有的痕跡都會冲洗掉，這種設想是相當周密的，即使華勒斯相信我們是遭到意外，但證據已完全破壞，他也沒有辦法說動國務院來干涉這些製造「探月先鋒」的不法行爲。

「當然，主要的原因是這個鬼東西太重要了。全世界的人都在注目它這次試驗是否成功，而我們的兩條小命又算得了什麼？不過，我們自己却不必枉自菲薄，一定要找出此中道理。

「在這兒的德國人，似乎有幾個傢伙不希望我們能活到星期五，至於原因爲何？」龐德停頓

一下，「就是我們要發掘出來的主要目標。葛薩，」他換以親切的稱呼，「這是件很辣手的工作，但是，我們只有自己來解決。我們已置於死地，只有設法求生。」

他最後凝視看她的臉色問：「妳的看法如何？」

她突然笑出聲來。「哦！別說的那麼可憐好不？」她說：「我們既然每月領薪水，當然要盡工作的責任，我同意你所說的，與倫敦方面沒有什麼可商量的。如果打電話報告他們，山壁的石頭差點落到我們的頭上，那是很可笑的。難道告訴他們，我們赤身露體的在海灘戲水？不，這不在我們的工作範圍之內，那樣徒落個荒唐之名，得不到同情的。」

龐德不自然的笑笑。「我們只是躺在那兒等身上的衣服晒乾，照妳的說法，我們該到什麼地方去消磨這一個下午？再去研究每個工作人員的指紋嗎？我知道這是你們警察人員最重視的工作。」

當他注意到她臉上不自然的表情時，他知道剛才的話說的太重了。「對不起，我並不是有意的，」他歉意說：「但是，妳應該瞭解我們這一下午的收獲，至少我們看到敵人伸出了手。現在我們要採取第二個步驟了，找出敵人是誰？爲什麼他要謀殺我們？只要我們能獲得足夠的證據，就可以阻止火箭的發射。」

她突然站了起來。「哦！你說的很對，」她有點迫不及待的說：「我有點急事要辦。你知道，我在這兒已住了很長時間，萬一火箭發射眞的發生問題，會使我無法忍受的這麼多的精力、金

一錢投資在這上面。爲了我們大家的緣故，我必須要馬上趕回去。找出誰想殺害我們？也許與『探月先鋒』的試驗毫無關係，但是，我要徹底弄淸楚。」

龐德跟着站起來，此時他內心的激動，已超過身體上傷勢所給予他的痛苦。「走吧，」他說：「現在快六點了。不過，忙也不在一時，我們先到大衞園去洗個澡，吃點東西休息休息，囘去可能正趕上他們吃晚餐。那時候，我們就要打起精神爲活着而奮鬪了。妳還能走到聖瑪嘉麗咖啡館吧？」

「別把我看扁了，」白蘭德說：「一個女警員，不會像一根游絲那樣弱不禁風。」

一個半小時之後，他們坐計程車到達了工廠的衞兵大門，出示通行證後，兩個人靜靜的通過樹木遮掩的馬路，向住的地方走去。

他們彼此都覺得精神很振奮，在大衞園的水浴和一個小時的休息，使他們的精神恢復了不少，再加上兩杯白蘭地、兩份三明治、一些咖啡，他們身上的疲勞已完全消除，看他們此時精神充沛的樣子，簡直不敢使人相信在不久前，他們曾經遭逢過生死大難。

他們故意放輕脚步，通過前門之後，在燈光輝煌的走廊上站了一會。餐廳裏傳出一陣低沉而激動的聲音，停了一會，達瑞克突然爆出一陣響喨的笑聲。

龐德此時的嘴角上，露出一個極難看的冷笑。他走在頭裏，橫過走廊，到達餐廳的門前，嘴角上的笑容已逐漸擴展到全臉，好像在白蘭德精神鼓勵。然後，白蘭德打開門走進去。

達瑞克坐在餐桌的頂端，仍穿着他那件深紅色的短卡克。餐叉正挑着食物向口裏送，當看到他們出現在門口時，他手裏的餐叉突然停住了，食物由餐叉上掉下來，但他却沒有注意到。克萊布正在端着一杯紅酒喝，也驟然間把杯子放在嘴上不動了，可能是因爲他這個動作大突兀，酒由杯裏濺了出來，沿着下顎流到領帶和襯衣上。

華特博士是背向門的，直到他發現其他兩個人的反常表情—大眼直楞楞的，嘴突了起來，臉色一紅一白的—他才轉過頭來向門口望去。龐德覺得他的反應比較其他兩個人遲慢，也可以說他的精神比較鎮定。「噢！」他喃喃的用德語說：「兩個英國人……」

此時，達瑞克已站起來。「哦！親愛的朋友，」他聲音嘶啞的說：「我們眞是擔心透了，正在打算是否該派個搜索隊出去。幾分鐘之前，衞兵來報告，似乎是山壁塌陷了一塊。」

達瑞克一邊說着，一邊繞過坐位走向他們。他一隻手拿着餐巾，另外一隻則緊緊抓住餐叉。

在他向前走時，他臉上的血色又恢復了正常。「妳應該先讓我知道，」他轉向白蘭德說，聲音裏充滿了怒意，嗓門也大了起來：「這是最驚人的行動，不是嗎？」

「這是我的錯，」龐德說着走進房間，使房間裏的每個人都在他的視線之內，「這次的散步比我想像的時間長了一點。因此，我們在外面餐廳裏吃了點東西，然後坐計程車趕回來。白蘭德小姐本想先打個電話給你。我認爲八點鐘之前一定可以趕回來、所以沒有讓她麻煩。這一切都歸咎於我，請先吃完飯再說，也許我還可以再喝點咖啡吃點水果。至於白蘭德小姐，我想她一定很

希望能到自己房間裏去休息一會，這個下午她實在够累了。」

龐德以輕快的步然繞過桌子，在克萊布身邊的椅子上坐下。他注意到他那對蒼白色的眼睛，露出驚恐的神色，低垂着注視在他前面的餐盤上。

「好吧！白蘭德小姐，妳回房間去休息吧！」達瑞克吩咐說：「我明天上午再同妳談話。」

白蘭德沒有說話，順從的離開餐廳。達瑞克也回到他原來的位置，用力在椅子上坐下。

「這些山壁需要特別當心，」龐德神色自然的說：「有人要在下面經過，說不定正好由上面掉下石頭來。不過，很少有人看到被掉下來山石壓死的人的表情，那一定是很可怕的。」

龐德停下來，用眼睛向四週瞟了一下，繼續說：「就目前的情形來說，山壁塌陷，你認爲是否有什麼特殊意義？」

龐德的右側響起了一陣呻吟，接着是玻璃杯打碎的響聲，原來克萊布的頭突然伏倒在餐桌上。

龐德帶着禮貌上的關懷表情望着他。

「華特，」達瑞克厲聲說：「你不知道克萊希的老毛病？把他弄出去放到他床上去，用不着對他客氣，他又喝的太多了，快點！」

華特的臉上充滿了怒氣，繞過桌子，抓住克萊布的衣領把他拖起來，拉出房間。

達瑞克望着他們的背影，嘴裏不停的詛咒着。

「看樣子，這一天他一定太辛苦了，」龐德望着達瑞克說。

身材高大的達瑞克，此時身上已開始冒汗，他用餐巾擦擦臉。「胡說！」他簡截的說：「他只是喝醉了。」

龐德沒再表示意見，端起咖啡壺自己倒了一杯，一邊啜着，一邊在思索：這一切陰謀、行動，達瑞克究竟知不知情？剛才一進門時他的表情，很難分辨出來他是驚恐，還是因爲他的秘書離開太久了而使他發火。如果這一切都是他的主使，他在表面上的掩飾很成功。

龐德決心再做進一步試探。

「今下午你監督加油料的工作進行的還順利嗎？」龐德望着剛進來的侍者，對達瑞克問。

達瑞克正在點一根長支的香烟，他仰起臉來，由迷朦的烟霧中注視着龐德。

「非常順利，」他把烟由嘴上拿開，高興的說：「所有的工作都已準備妥當，衛兵也都已派出去了，在凌晨一、二點鐘的時候，可以全部淸查完畢，接着，發射場就封鎖了。這段時間，我準備帶白蘭德小姐到倫敦去一趟，我想帶一個秘書比帶克萊布更有用。你明天有什麼計劃？」

「我也要到倫敦去，」龐德說：「我要到國務院做一次最後的報告。」

「哦！眞的嗎？」達瑞克感到意外的問：「關於那一方面的？我想這兒的一切安排，你應該感到滿意。」

「是的，」龐德隨口應着。

「那麼，就這樣決定吧，」達瑞克站起來說：「如果你不在意的話，我還要到研究室去完成一部份紙上作業，我現在向你道晚安。」

「晚安，」龐德說。

達瑞克走後，龐德把杯裏的咖啡喝完，也走出餐廳，沿着走廊囘到自己的臥室。

很顯然的，房間裏又被人搜查過了，龐德聳聳肩頭，他只有一隻皮箱，裏面的東西也並沒有什麼秘密，僅是他在工作上所必須用的幾樣工具。

他的手槍仍在他臨出去時所藏的地方，他把它拿出來，檢查一下，一切都正常，便把它塞在枕頭底下。

洗過熱水澡之後，龐德在週身的傷口上抹上治傷藥膏。然後躺到床上把燈熄掉，他已感到疲累不堪。

不過，在他一躺下時，他曾想到白蘭德，他曾勸她吃一粒安眠藥，把房門由裏面鎖好。安心的睡一覺，一切的問題明天再說，也許她此刻已酣睡了。

龐德在摒除雜念入睡之前，他又想到，明天下午白蘭德與達瑞克的倫敦之行，是很不易應付的。

但是，僅只是爲難而已，並不是絕望，有很多問題都將獲得解答，有些秘密也必將揭穿。不過，基本的事實似乎是堅固而無法解答的。這個不平凡的百萬富翁建造了這個偉大的武器，舉國

首要都期望能聽到它發射成功的響聲。現在距它發射的時間已不到卅六個小時了，在嚴密的戒備和保護下，它本身似乎不可能在安全上發生問題。

此刻最使龐德所不解的是，爲什麼有人（或許是幾個人）要把他和白蘭德除掉？他以爲無論是本身工作或他們的本意，都與這次試驗不發生絲毫衝突。

但事實擺在面前，他們已置身於危險中，不管是出於嫉妬或是懷疑，在這卅六小時之內，他們將隨時有生命危險，究竟能活多久，實是一大問號。

明天，龐德想，他將安排一個在倫敦與白蘭德見面的機會，由自已親自陪她囘來，或是勸她留在倫敦，直到「探月先鋒」發射之後。他認爲，要謀殺他們的人，在試驗發射之後，一定會罷手的。至於爲什麼？他却想不通。

就在這個大問號的旋轉中，龐德迷迷糊糊的入睡了。

十八　可恨的小黑本子

達瑞克的轎車非常漂亮，是最新出品的麥爾賽笛三百型跑車。就龐德所知，目前這種車子全英國也只有五、六部，全身都是白色的。比起停靠在它身邊的龐德的本特萊轎車，至少新廿五年。速度也相差將近一半。

龐德正以羨慕的目光在欣賞這部新型跑車時，達瑞克已由屋裏走出來。他後面跟着白蘭德小姐和克萊布。

「這部車的速度很快，」達瑞克很得意的對龐德說：「你那部在過去也是很流行的，現在人們只用它來到戲院去看戲了，式樣太古板。」

在微笑中，達瑞克轉向克萊布說：「你坐到後面去。」

克萊布態度溫馴的爬到車子的後座上坐下，眼睛不停的向龐德偷瞟。

白蘭德小姐穿着緊身的黑色洋裝，另外還帶一件輕便的雨衣和一付手套。她坐在駕駛旁邊的座位上，上車之後，隨即把車門關上。

她和龐德之間並沒有什麼暗號，他們在午餐之前，已經悄悄的把計劃安排好了，決定七點半在倫敦見面。

直到達瑞克的車子一溜烟開走之後，龐德才爬上自己的本特萊轎車，悠閒的向倫敦出發。

在疾馳的麥爾賽笛跑車裏，白蘭德．葛薩的思緒也在跟着飛馳。昨天晚上一夜無事，今天上午，大家忙着淸理發射臺四周的東西，唯恐在「探月先鋒」升空時引起地面大火。達瑞克也沒有再向她提起昨天下午的事件，他的態度和平時並沒有什麼不同，白蘭德則把發射最後的事情準備好。就像平常一樣，她由秘密的小孔裏看到華特走進達瑞克的辦公室，兩個人商討一番，達瑞克把數字記在那本黑色的小本子上。

天氣很熱，達瑞克只穿着襯衣在開車，白蘭德低下頭，用眼睛瞟着他後面褲子口袋裏的小黑色筆記本，這是她想偷看的最後機會，除此之外，可能再不會和他靠的這樣近。

昨天晚上，當她想到如何下手時，心情就非常緊張，這也許是因爲單調的秘書工作做的太久了，也許是因爲昨天山壁塌陷使她驚嚇過度，一想到帶危險性的事就心驚肉跳。但是，她此刻已決心冒險一試。因爲要證實發射工作的是否正常，只有看過這個小本子才能知道。這上面的數字是達瑞克和華特之間的最高機密，而且與「探月先鋒」的試驗有着重大的關係。

她把雨衣疊起來，放在她和達瑞克身體之間，乘機把自己坐的姿勢調整一下，向達瑞克靠近一點，她的手放在他們之間的雨衣上，然後開始耐心的等候。

當車子在十字路口被紅燈阻止時，她知道機會來了。因爲在紛擾的交通口處，達瑞克的注意力一定全部集中在開車上。

綠燈亮了起來，達瑞克的車子在路口轉彎時，由於躲避左面來的車子，他用力打了一下方向

盤。白蘭德很自然的把身體靠到達瑞克的身上，就在這一靠之間，黑色小本子已到了她的手中，並藉拿雨衣的動作，把它掩藏起來。

她知道這個東西對瑞達克的重要性，決不能在自己手裏太久，也許車到目的地，他就會覺察，只有藉上厠所的機會看一看再把它放囘去。可是，前面是否有個旅館呢？

她記起來了，在前面不遠就有一家。她立即裝出不安的樣子，把雨衣抱在前懷裏，輕輕的咳嗽幾下。

「噢！對不起，達瑞克先生，」她的聲音有一種忸怩不安的味道。

「嗯！怎麼囘事？」

「我太抱歉了，達瑞克先生，你是否願意把車子停一會？我要—我的意思是，我非常抱歉，不得不這樣請求，我想到化妝室去一躺，我眞的太愚蠢，太抱歉了！」

「上帝，」達瑞克說：「妳爲什麼在家裏不—唉！好吧等有合適地方再說。」他的臉色顯出很不耐煩的樣子，不過，車子的速度總算是慢了下來。

「就在前面轉彎的地方有家旅館，」白蘭德神情緊張的說：「多謝您，達瑞克先生，。。。是愚蠢，我不會躭誤太久，是的，就是這兒。」

車子在一家酒店前面停下了。「快點，快點！」當白蘭德帶着雨衣和她手中的秘密下車時，達瑞克在她後面急燥的喊。

白蘭德一路小跑進了酒店裏的化妝室，把門關好之後，立即打開手中的黑色小本子。

正如她想像的一樣，在每頁的日期下面，寫着一行行很淸楚的數字：氣候、氣壓、風速、氣溫。和她紀錄空軍氣象時的形式完全一樣。

白蘭德的眉頭緊緊蹙着，在一看之下，她就發覺那些數字和她紀錄的完全不同，爲什麼她紀錄的會和這上面的數字差了將近九十度？如果按照這種情形發射，火箭降落地點必有大的變動。想到這裏她不由驚出一身冷汗，她怎麼會發生這種可怕的錯誤呢？這是什麼原因呢？

她匆匆的又把本子翻閱一遍，每天都幾乎相差九十度，這決不是她的錯誤。國務院知道這些秘密數字嗎？他們（達瑞克與華特）又爲什麼要秘密的做這種紀錄呢？如果是她的錯誤，達瑞克爲什麼不告訴她呢？

在困惑中，她突然做了決定。她一定要不露聲色，到倫敦後把這件事告訴上級，即使做一次傻瓜也無所謂。

她翻到小本子的中間幾頁，由手袋裏拿出修指的刀子，很仔細的割下一頁來，把它捲好，塞進她手套的中指洞裏。

她在鏡子裏照照自己的臉，看起來有點蒼白，她很快的用手把兩頰揉了幾下，使它們恢復紅潤。把小本子抓在手裏用雨衣蓋着，匆匆離開酒店。

「快！」達瑞克一看到她，就不耐煩的喊。等她剛爬上去，車子已經開動了。

白蘭德倚靠在座位上，又把雨衣放在兩人之間，以便掩護她手的動作。

車子在寬闊的柏油路上疾馳，她注意到速度錶的針指在七十上。

她努力的在回想過去在學校裏所學的課程，這種工作在進行時，必須要分散受害人的注意力，使他感覺不到有人在他身上做手脚。

就以現在來說，達瑞克正在找機會超越前面的大卡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來往的車子上，正是她進行工作的好機會。

於是，葛薩握着小本子的手，由摺疊的雨衣裏向他的後屁股口袋伸過去。

但是，另外一隻手突然像蛇一般的，將她的手攫住了。

「抓到妳啦！」

克萊布的半個身子探到前面，他的手已揭開雨衣，把她手上的小本子奪了過去。

白蘭德僵直的坐着，眼前一片漆黑。她曾用盡全力想把手抽出來，可是沒有用，克萊布的手像鐵鉗一樣。

達瑞克已超過前面的卡車，路上的來往車子現在已經不多了。克萊布用德語急促的說：「請把車停下，隊長，白蘭德小姐是間諜。

達瑞克吃驚的朝她瞪了一眼，又望望她被抓住的那隻手。他已清楚是怎麼回事。他急忙伸手去摸自己後面的口袋，然後又慢慢的放回方向盤上。

「抓住她！」達瑞克沉聲說，跟着把車子開上前面的叉路。大約開出去有幾百碼的樣子，車子才在路邊停住。

達瑞克在路的兩頭望望，空無一人。於是，他伸出一隻戴手套的手抓住她的下顎，使她對着他。

「這是怎麼一回事？」

「聽我解釋，達瑞克先生，」白蘭德盡量裝做若無其事的樣子，實際上她的臉已完全被恐怖籠罩住了。「這是誤會，我無意……」

「我看到她故意向你靠近，」克萊布說：「我覺得很奇怪，一注意，才知道她在弄鬼。」

「原來如此！」

這句話使白蘭德泛起一股寒意，她聽到他最後的語音有點顫抖。

達瑞克把她的下顎放開，可是她那對驚恐過度的眼睛仍在望着他。

一瞬間，達瑞克的臉色變的非常難看，兇狠、殘忍，幾乎是世上最醜惡的面孔。他又抬頭看看兩邊的路，仍然沒有人。

於是，他猝然揮動右掌，在白蘭德的臉上不停的摑打。

白蘭德只悶哼了一聲，可是淚水卻像水泉似的順腮而下。突然間，她開始像瘋婦般的反抗起來。

她用盡全力想掙脫那雙抓住她的鐵臂，然而這種掙扎終歸徒然。

克萊布已用臂勒住她的脖子，一件東西在她的頭上用力擊了一下。她覺得轟的一聲便失去了知覺。

一個小時之後，過路的人看到一部白色的麥賽爾笛小跑車開到白金漢宮盡頭的艾貝勒，上的一棟小房子的外面，兩個好心的紳士把一個有病的女孩子扶下車，攙進屋裏。

在一間寬敞的房間裏，白蘭德恢復了知覺，這棟房子裏似乎完全裝的是機器，她被綁在一把椅子上，她的頭仍在疼，臉和嘴唇都已腫了起來。

房間四周的窗帘都已拉上，裏面有一股發霉的氣味，像是這間房子很少用過。傢具上佈滿了灰塵，可是機器看起來却很清潔。

她想自己可能被送到一家醫院。達瑞克背向着她，正在注視前面的一部機器，看起來像無線電機。克萊布則彎着腰在檢查一部發電機。

「你這個笨蛋！」達瑞克用德語在呼喝克萊布：「快一點！我馬上要出去了，沒有時間再讓你浪費了！」

「馬上就好，隊長，」克萊布說。他抓住機柄搖動一下，果然咚、咚的發動起來。

「聲音會不會太大？」達瑞克問。

「不會，這個房間有隔音設備。」克萊布說：「華特博士會向我保證，外邊什麼也聽不到

。」

白蘭德又悄悄的閤上眼睛，她知道，此時自己唯一的希望就是裝昏迷，時間愈長愈好。他們想殺她嗎？那部機器沒有電線，可能是雷達。這是個什麼用的地方？

漸漸的，她腦子裏湧出一連串的問號：達瑞克的德語爲什麼突然說的這樣標準？克萊布爲什麼改稱他隊長？他們這樣粗暴的對待她，就是爲了她看到那個小本上的數字嗎？那些數字究竟有什麼眞正的意義？

九十度，九十度……她默默的唸着。

假若她想像的不錯，由火箭降落的目標偏北九十度，必將落在英國，她按達瑞克小本上的數字，說不定正好落在倫敦！

噢！天哪！白蘭德在嗓子裏喊，多可怕，果眞如此，幾百萬人將變成焦炭！

十九　窮追不捨

龐德坐在倫敦一家豪華飯店的餐桌上。眼睛注視着外面街上的來往車輛和行人。

時間已是晚上七點四十五分，他已喝過兩杯馬蹄尼酒，他想白蘭德爲什麼遲到了。她不會是不守時間的女孩子，而且她的職業也不允許她這樣做。可是，直到現在仍不見她的影子，他們約定見面的時間是六點，現已過了將近兩個小時。

龐德喝完杯裡的馬蹄尼，一看錶，已經八點了。

他站起來，走到外面搖了個電話。蘇格蘭場的總機告訴他，維萊斯正在找他。

「龐德，是你嗎？」對方大聲的說：「我是華勒斯，你見到白蘭德小姐了嗎？」

龐德突然感到由心底泛起一陣涼意。「沒有！」他猝然說：「她沒有去見你嗎？」

「沒有，我曾派出人去找她，可是看不到她的踪影，她的朋友也沒有人見到她。如果她眞的二點半搭的達瑞克的車子，那麼四點半一定可以到倫敦了。這條路上也沒有發生車禍，可是人不見了，你說怪不怪？」

龐德默默的抓住聽筒，沒有表示意見。

維萊斯稍停之後，又急促的接道：「她是很了不起的女孩子，我不希望她發生任何不幸，你能幫我處理這件事情嗎？我可以給你任何協助，特警隊全部歸你指揮，可以嗎？」

「別太緊張，」龐德說：「這是我義不容辭的，我一定會想辦法找到她。」他的腦子急速的轉動一下，接道：「請你告訴我關於達瑞克在倫敦的行動。」

「他七點到國務院來，」維萊斯說：「我曾吩咐……」電話裏傳過一陣嘈雜的聲音，龐德聽到華勒斯說了聲謝謝，又回到電話上：「剛才來了個報告，說達瑞克七點到達國務院，八點離去，他說要在布雷邸用餐，十一點返回工廠。那就是說，他大約在九點左右離開倫敦，請等一會。」

電話又傳過一陣紙張翻動的聲音。維萊斯又開始念道：「達瑞克到倫敦後曾對人表示，白蘭德小姐有點不舒服，在她自己的要求之下，他把她留在維多利亞車站，時間是四點四十五分。……」

「我知道了，」龐德說：「我要開始去查查看，還有一件事，達瑞克在倫敦是否有一棟私人住宅？」

「我們時常發現他到艾貝勒街，我們曾去調查過，可是裏面沒有人應門。我的手下說，房子經常鎖着沒人住。就在白金漢宮後面，那可能是他的秘密處所，也許是他金屋藏嬌的地方。還有其他的事嗎？」

「沒有啦！」龐德說：「我將盡力而爲，如果我有需要，我會請你的人幫忙。假若聽不到我的消息，請不必担心，再見。」

龐德掛上電話，稍停之後，又拿起聽筒，搖了個電話到布雷邸。

「我是供應部，」龐德說：「有一位達瑞克先生在你們那兒用餐嗎？」

「是的，先生，」對方很客氣的回答：「他在餐廳裏，要請他講話嗎？」

「不必了，」龐德說：「我只是想知道他是否已離開。」

龐德掛斷電話，胡亂吃了點東西，把肚子填飽，在八點四十五分，他離開飯店，開着車子到了布雷邸。他把車子停在無數的計程車群裏，然後用一張晚報遮住臉，用眼睛的餘光監視着布雷邸的大門。

不大一會，達瑞克的高大身體由裏面走了出來。他匆匆的爬上那部白色的麥爾賽笛跑車，一溜烟的開走了。

上帝，龐德在心裏說，這樣快！他急忙在後面追踪上去。通過白金漢宮大門，到前面的十字街口，達瑞克轉向艾貝勒街，在不遠的一棟房子前面停住，按了幾下喇叭。

不久，他看到克萊布抱着一個女孩子走過去，爬進達瑞克的車子。

龐德加足油門，仍無法與達瑞克的車子保持一定的距離，他已被丟的越來愈遠。

幸而，達瑞克的車子是白色的，它所經之處，不時的有車燈照亮，這樣對龐德的追踪給予不少便利。

當年龐德也是賽車能手，此時他幾乎用出全部精神在駕駛上。他爲了怕前面的車子發現他追

踪，不到萬不得一不敢開車燈，按喇叭，全憑方向盤，離合器、油門來控制車子的行動，向前疾馳。

這眞是一躺最驚險的汽車賽程，但龐德腦子裏所想的並不是危險，而是如何不丟失前面的目標。他此時幾乎已完全肯定，白蘭德絕不是病了。因爲一個病了在車上，決不會開的這樣快，她一定是被當作了囚犯。爲了什麼？她做了什麼被他們發現了？還是她發現了什麼秘密被他們知道了？

此時，龐德心裏萬分後悔，早就應該確定達瑞克是個危險人物。海圖上的暗記，克萊布的潛入房間，山壁的陷落，這一切都是達瑞克的主使。爲什麼不採取行動呢？笨蛋！龐德暗自詛咒着一號笨蛋！

現在該怎麼辦？他想，應該停止追踪，打電話到蘇格蘭塲？但那樣以來，達瑞克的車子就追不上了。

在剎車的尖叫聲中，龐德把車子轉向多佛路。不，他告訴自己，他向麥爺和華萊斯都保證過，要盡全力把這件事搞清楚。至於他跟在達瑞克後面窮追不捨，萬一車子出了毛病落個粉身碎骨，也死而無憾，如果讓他逃脫，在這段時間裏闖下大禍，那無法交待了。

只有一條路，他告訴自己，不停的追下去！

二十　達瑞克的獰笑

白蘭德身上有三種不同的痛苦，左耳後面的刺疼，手腕被勒的絞疼和脚踝四周的擦傷。

每當達瑞克使車子變速或轉向，這些痛苦就隨之加深。她被扔在後座上，隨着車子的疾駛，他的臉不時的碰到車壁上，那張嬌美的臉，此時已慘不忍睹了。

但是，這一切肉體的痛苦對她此刻的心情來說，已算不了什麼。

最使她難忘的是，克萊布給予她的懲罰，此外就是達瑞克痛恨英國的秘密，他要用火箭毀滅倫敦的可怕行動。如何能夠拯救倫敦的刼運，縈繞住她整個的思想，但她知道自己陷身絕境，已無能為力。

這種鑽心的痛苦，使她想起下午和克萊布單獨相處的一段時間……

達瑞克走後，她仍然裝着昏迷不醒。一開始，克萊布把全付精神集中在機器上，並用德語在和對方說話。

過了一會，他把機器關上，走到白蘭德跟前，嘴上帶着可怕的獰笑。對她凝視了好久一陣，才開始動手。

他試出他在解她的衣服扣子。她不能再裝昏迷了，隨着身體的一種自然反抗，她在呻吟中表示醒過來。

她要求喝水，他到浴室裏用嗽口缸子替她端了一杯冷水。然後他拖了一把椅子倒放在她前面，下顎放在椅背上，兩手按着兩邊，弓着腰坐下來，用一雙邪惡的眼睛瞪着她。

她首先打破沉默問：「為什麼把我帶到這兒來？這些機器是做什麼用的？」

他用舌頭舐舐嘴唇，在黃色鬍子下面的嘴，擠出一個得意的笑容。「不久將引誘小鳥進入牠溫暖的窩，」他說：「然後，這隻小鳥將下一個蛋，唔！那是一非常大的蛋！而且美麗無比。」他不由自主的陰笑起來，「同時，所以要把漂亮的小姐請到這兒來，是擔心她把小鳥嚇跑，那樣豈不大大的掃興，是不是？」最後他詛咒着補充了一句：「骯髒的英國狗！」

他的眼睛此時充滿了奇異的光芒，緊緊的盯着她。接着他把椅子向前移動一下，他的臉距她的只有不到一呎的距離，她的心情緊張的像在抽筋。

「喂！」他說：「妳這條美麗的英國髒狗，妳替誰工作？」

他等了一會又接道：「妳知道，妳非告訴我不可。只有我們兩個人在這兒，沒有人會聽到妳叫喊。」

「別說這種傻話！」白蘭德絕望的說：「除了替達瑞克先生工作之外，我還會替誰工作？我只是擔心這次的發射，所以……」她用那些數字解釋自己的行動，完全是切望「探月先鋒」試驗成功。

「再說一遍，」克萊布沉聲說，他的眼睛突然露出兇光，兩手用力抓住她。

白蘭德捲曲在後車座上，隨着車身的顛動，她狠狠的咬着牙想起克萊布那雙手在她身體上的動作。開始輕輕的撫摸，接着用力的捏、挾，做盡了下流動作，眼睛則像噴火似的瞪着她。最後她忍無可忍，一口唾沫吐在他的臉上。

他的反應很快，立即用手把唾沫擦掉。可是，突然間，他給予她更大的傷害。她曾拚命叫喊，在筋疲力竭時她昏迷了過去。

當她再度醒來時，發覺自己已被放在後車座上。

經過一段長時間的沉默，車子仍繼續向前疾馳。突然，克萊布聲音急促的說：「隊長後面有一部車子，跟踪我們很久了，它很少開燈，距我們約有幾一百公尺，我想一定是那個叫龐德的車子。」

達瑞克似乎感到很意外，他找了個適當的機會，很快的轉過頭來向後望了望。

他低聲罵了一句，車子裏又歸於沉寂。

過了一會，達瑞克才用德語說：「想不到那部老爺車還有用，這樣更好，他似乎只有一個人。」他突然大笑起來，我們來和他比賽一下，如果他還能留住小命，我們就把他和這個女人裝在一個袋子裏。打開無線電，連絡一下，是否可以提前發射。

經過一陣通話之後，達瑞克又狂笑起來，白蘭德聽到無線電話裏也傳過來一陣大笑，他們像是在慶祝勝利。

「詹姆斯，」白蘭德悄聲的自言自語着：「現在只有你可以救我了，千萬當心，但行動要迅速，愈快愈好。」

龐德的臉上已佈滿塵土，飛蟲時常撞到上面，使他的眼睛受到騷擾。但奔特萊轎車却發揮了最大效能，它緊追在麥爾賓笛後面，沒有讓它逃脫。

車子的時速在九十五里以上，眞似風馳電掣。突然，他後面亮起車燈，並響起大汽車的喇叭聲。以如此快的速度後面還有車子趕上來，簡直使人不敢相信。

自離開倫敦，龐德始終沒有空閑在後視鏡上望一眼，在他認爲，除非有人追踪或是不要命的駕駛，決不可能追上他們。他把車子向左面讓開一點，一個青年駕着一部紅色警車，已嗖的一聲超了過去。在他和龐德的車子平行的剎那，他揮手的龐德招呼了一下，彷彿非常得意的樣子。

龐德可以想像得到，這個年輕人追趕達瑞克的心情，「噢！伙計，那是麥爾賽！」而達瑞克在激怒之下，可能加速到一〇五。但願這個笨蛋不要開到路下面去。

龐德看到前面的車燈全部熄了，他想這個孩子準備超車了，當他發現可以超越的機會，又突然把燈開亮了。

在前面的麥爾賽笛車上，克萊布把嘴湊到達瑞克耳朵上，急促的叫道：「又有一部車，看不到他的面孔，現在趕上來了。「

達瑞克在後視鏡中望了望，發出一聲獰笑。「給這個小子一個教訓！」他沉聲說。

他緊握住方向盤，由後視鏡注視着紅車的行動，當它準備超越時，達瑞克把方向盤向右打了一點，在可怕的金屬撞擊聲中，他猝然把方向盤打回原來的位置，用車屁股把後面的車子打了一下。

「要得！要得！」克萊布高與的吼着：「那小子連車帶人滾到路下去了，我想它現在已經燃燒，一點不錯，起了火苗！」

「這一下子，可以讓我們的好朋友龐德先生好好的考慮考慮。」達瑞克呼吸急促的喊。

然而，龐德緊綳着臉，對於這一幕慘劇，似乎無動於衷，車速絲毫未減。現在他唯一的念頭，就是緊追不捨，不能讓達瑞克有時間弄鬼，至於生死問題，他早已置之度外。

這幕慘劇他當然看的很清楚，紅車在路下翻滾，駕車年輕人摔出車外時的慘叫，以及車子最後墜下時的響聲，這一切都像是電影中驚險的鏡頭，歷歷如繪。

但是，當龐德駕車一閃之間經過出事地點時，他心裏不但沒有絲毫恐懼，反而把腦子轉到達瑞克身上。這是他親眼看到他做的謀殺案子，他的動機是什麼呢？這表示達瑞克已經公開向他宣戰了，所以他才敢在他追踪下，明目張膽的犯罪。

由於達瑞克的此一行動，龐德認爲事情已急轉直下。這表示達瑞克是一個問題人物，而且可能是一個惡魔，最重要的一經是，由他這種瘋狂的行爲中，證明「探月先鋒」火箭的製造，是一個極端危險的東西。

龐德認爲就憑這一點，已經可以採取一切行動了，於是，他把陸軍專用的零．四五高爾特長筒槍抽出來，放在他旁邊的座位上、戰幕既然已經揭開，無論如何先想辦法讓達瑞克的車子停下。

在前面的叉路口，達瑞克把車子向山上開去。走了不遠，在車燈照耀下，他看到前面有一輛大卡車，上面裝的全是一大捲一大捲的新聞紙。

達瑞克的眉頭突然蹙了起來，他凝視着用繩子攔住的大紙捲。此時大卡車正行駛在S形的大彎上，吃力的向山上爬。

他又從後視鏡裏，望望龐德的車子，見他已經追了上來。

在突然之間，達瑞克有了新的計劃。

「克萊布，」他的聲音像砲彈突然爆炸：「把你的刀子拿出來！」

克萊布毫不猶豫的把刀子拿出來，握在手中，因爲由主人的聲色中，他知道沒有詢問理由的餘地。

「我把車駛到大卡車後面時，把車子慢下來，」達瑞克說：「把你的皮鞋和手套脫下，爬到車蓋上去，等我的車子開近大卡車時，你跳過去。我的車子將開的很慢，像走路差不多，決不會有危險。

「你跳到大卡車上之後，把捆紙的繩子割斷。先割左面的一根，再割右面的。此時我的車子

已經與大卡車平行，當你把繩子的最後一根割斷，立即跳回車上。當心，別讓自己隨着紙捲一齊滾下去。我的意思你聽懂了嗎？

達瑞克把車子逐漸迫近大卡車，然後把車速放慢，對克萊布喊了一聲：「跳過去！」

在車蓋上的克萊布，應聲跳到大卡車上去，開始割左面的大繩子。

達瑞克把車子開到大卡車的後輪子旁邊，保持適當的速度平行。大卡車在山坡中，噴出一陣陣很濃的油烟，幾乎使他睜不開眼。

龐德的車燈剛照着轉彎的地方。當左面的繩子割斷時，大紙捲滾下去發出一連串的巨大響聲。接着右面的繩子也割斷了，響聲像山崩，幾十個大紙捲一齊沿着馬路滾入黑暗中。

大卡車突然減輕重量，向前竄動了好幾下。此時克萊布已跳回車上，達瑞克一踏油門，車子迅速的超過大卡車上山疾駛而去

當他開到第二個轉彎處時，達瑞克看到後面有兩個很亮的車燈照向天空，很劇烈的擺動幾下，即消失不見了。

達瑞克突然爆出一陣狂笑，帶着勝利者的神態，仰望着天空。車速也跟着減慢，像是在夜間閒遊。

二十一　致命的一擊

在達瑞克的恐怖笑聲沉寂的刹那，克萊布諂媚的笑聲格、格的響起來。

「隊長，這眞是致命的一擊，」他說：「你可以想像得到，那些大紙捲滾下山去的情形。眞是妙極了！那個小子剛好轉過彎來，迎頭趕上滾下去的東西，他可能以爲是山崩了。」

「你幹的很好！」達瑞克簡單的說，他的腦子想着其他的事情。

突然間，他把車子開向路邊，由於刹車太急，機件發出一陣難聽的叫聲。

當車子掉回頭去，達瑞克說：「我們不能把那個小子丟在那兒，如果沒死，把他弄上車來。」說完之後，車子又向來路駛回去。

他們經過停在山頂上的大卡車，司機已經不在車上，達瑞克想，可能去打電話給公司報告出事的經過去了。

在第一個轉彎的地方，兩三家的燈亮了，有一小群人圍在那兒紛紛議論，一個大紙捲把一家的門撞破了。在第二個轉彎的地方情形更糟，很多紙捲已經散開，一直滾到山下去。縱橫的紙條像毀壞的形球。

龐德的車子倒在右邊的路欄而近，車頭朝下，車輪懸在半空，有很多地方已經變了形。

達瑞克把車停住，同克萊布一起下了車，靜靜的站着傾聽一會。

除了遠處汽車奔馳的聲音，附近沒有什麽動靜。

兩個人掏出槍來，小心的走到翻車的附近，龐德臉朝下躺在二十呎以外。

克萊布走過去，把他翻轉過來，他的臉已是血肉糢糊，但還在呼吸。他們把他的身上徹底搜查一遍，達瑞克把搜出來的手槍插在腰裏。然後兩個人拖着他橫過馬路，把他抬到車的後座上，上半身壓在白蘭德的身上。

當她弄清是誰之後，她驚的叫喊起來。

「別窮叫！」達瑞克沉聲怒吼着。他回到駕駛座上，對克萊布吩咐道：「去，把那部車子上的牌照弄下來，動作快一點，我來監視馬路上的車輛。」

克萊布把一條毯子蒙在後車座躺着兩個人的身上，然後跳下車去，不一會帶着一個車牌號碼走回來，此時大卡車已由山上開下來。

達瑞克開着車子疾向原路而去。

葛薩和龐德的臉緊貼在一起，她移動一下，給他留出一個比較大的地方。他的呼吸聲音很重，而且不規則，她懷疑他的傷勢是否很重。她輕聲在他耳邊叫，沒有反應，她把聲音提高一點，他開始呻吟了，呼吸也變的較以前急促。

「詹姆斯，」她急促的低聲喊：「詹姆斯！」

他的身體移動一下，又靜止不動了。

「我是白蘭德。」

「上帝！」他說：「糟糕透了！」

「你沒有關係吧？是否有地方跌斷了」？

她覺出他的手脚動了一下。「好像沒有，」他說：「頭被摔了一下，我說話沒有像不清醒的樣子吧？」

「當然沒有，」白蘭德說：「現在聽我告訴你。」

她急促的把知道的事情全部告訴他，先由那個黑色小筆記本說起。

他靠着她的身體像塊硬板子，當他在傾聽時，呼吸幾乎停止了。

最後，龐德附在她耳邊說：「準備試一下我能不能跳車，這是唯一的希望，只要能打一個電話就可以了。」

他開始慢慢的爬起來，手和膝蓋撐着地，他身體的重量幾乎全部壓在她身上，使她差點沒喘過氣來。

「你們要是再動一動，老子就把你們一起幹掉，」克萊布的聲音由前座傳過來。

二十分鐘之後，他們已回到工廠。

「探月先鋒」火箭仍靠靠的矗立在那兒，是那樣的好看和無邪，但是看在龐德的眼裏，不啻是一個巨魔站在那兒，它正準備鑽入英國的心臟。儘管克萊布不停的在後面咆哮，催他快走，他

仍然站在樓梯口，對它投了最後一瞥。一百萬人卽將死亡，一百萬，一百萬……

來得及制止嗎？上帝，制止它！

在克萊布的槍口敲打下，龐德跟在白蘭德身後慢慢走下樓梯，此時他心靈的負荷，已超過任何肉體上的痛苦。

當他踏進達瑞克的辦公室門，他在由痛苦中淸醒過來。突然間，他的腦子變的非常淸醒，精神也一下子振奮起來，無論如何要想辦法，也許還有機會。此時他整個的身體和意志變的像剃頭刀一般鋒利，他的眼睛又充滿了活力，反抗的情緒像一條蛇在他周身鑽動。

達瑞克已經坐在他的椅子上，他手裏拿着一支手槍，槍口指着龐德和白蘭德中間的一點。他後面的門，已啪然一聲關上了。

「我過去是一個很好的槍手。」達瑞克以閒談的語氣說：「克萊布，把他們兩個綁在椅子上。」

白蘭德絕望的朝龐德望了望。

「你不會在這兒開槍，」龐德說：「你担心會引起油料燃燒。」他說着向達瑞克的桌子走去。

達瑞克笑着把槍口指向龐德胸前。「你的記憶力太壞了，英國人，」他說：「我曾告訴過你，這間房子是用後邊的那扇門與工廠隔絕了，你要是再向前走一步，你的胃就沒有了。」

龐德望着他那對眼睛充滿了堅定的神色，於是，他停住了脚步。

「克萊布，照我的話做。」

當他們倆個被綁好之後，克萊布便離開了房間，不久，帶着一個熔化金屬的汽油吹管走了回來。

他把那部機器放在桌子上，把空氣打進去，劃了一根火柴一根管口上點了一下，一道藍火噴出來，有兩吋多長。克萊布把它提起來，朝着白蘭德走去，在她身邊幾呎的地方站住。

「現在，」達瑞克嚴肅的說：「讓我把這件事情說明白，免得大家心裏存疑。克萊布對使用這種機器有獨到之處，我們起名叫它『說客』，我現在還忘記不了，它對付我們最後抓到的一個間諜的情形。那是在萊茵河南岸。你說是不是？克萊布。」

龐德開始注意傾聽。

「是的，隊長，」克萊布說：「那是一個比利時人。

「那麼，好了，」達瑞克說：「你們倆個要好好的記着。這兒沒有公平的把戲，也沒有令人快樂的運動，所有的都是嚴肅的事情。」他的聲音像鞭子在抽打，「妳，」他朝着白蘭德說：「妳替誰工作」？

白蘭德沒有回答。

「隨你喜歡的地方動手吧，克萊布。」

克萊布半張着嘴，舌頭在嘴唇上不停的舐着，他每向前走一步都好像很吃力的樣子。藍色的火燄貪婪的吐射着。

「站住！」龐德冷冷的說：「她在蘇格蘭場工作，我也是。」

這種回答已沒有多關係，對達瑞克來說這個名字已經失去意義，也許明天下午，蘇格蘭場已不存在了。

「那很好，」達瑞克說：「現在，請再回答我，是否有人知道你們被關了起來？你們是否留下什麼暗記或是打過電話？」

如果我說是，龐德想，他會馬上把我們倆個射殺，把屍體掩藏起來，這樣以來，將失去可能阻止「探月先鋒」發射的最後機會。假使蘇格蘭確眞的知道，爲什麼他們現在還不來人呢？不，我們將會有機會的，翻毀在路上的奔特萊轎車一定會被發現的，維萊斯等不到我們的消息也會有所行動的。

「沒有，」龐德說：「假若我有消息出去，他們現在早該來了。」

「這倒是實話，」達瑞克思索着說：「因此，我對於審問你們口供的事已不感興趣，並且我慶賀你們使談話進行的如此和諧。如果單獨問你一個人，也許沒有這樣容易，這種場面，對付女孩子常會發生很大作用。」

他轉向克萊布吩咐道：「把那個東西放下吧，你可以離開了，告訴其他的人，客人在這兒留

一會，等一會我就上去，叫他們準備必須的工作。那部車子可能要大洗一次，尤其是後座，同時消去左邊的記號，如果必要的話，把所有的嵌板去掉，或者乾脆把它全部燒掉，我們不會再用它了。」他突然大笑幾聲，「你懂得我的意思嗎？」

「是的，隊長，」克萊布帶着勉强的表情把吹火管放在達瑞克身邊的桌子上，「也許你會用到它。」他說着朝龐德和白蘭德狠狠的瞪了一眼，卽轉身離開房間。

達瑞克把手槍放在桌子上，打開抽屜拿出一支雪茄，用打火機點着。然後變換一個比較舒服的坐姿。他靜靜的吸着烟，房間裏沉寂了幾分鐘，然後把視線轉向龐德。

「你可能不知道，我是多麼希望有一個英國人做爲聽衆，」他說話的神氣，像是在對記者發表談話。「你不知道我是多麼希望把自己的故事告訴別人，事實上，我的全部表演都將有紀錄片，你們只不過幸運可以先看到。明天上午，你們可以由這扁開着的門看到，」他指着右邊的門說：「第一次噴出來的蒸氣，將把你們在半秒鐘內活活燒死。」

「你可以分享我們的快樂，」龐德粗聲的說：「繼續你的故事吧！」

達瑞克的眼睛動了幾下。「我是眞正的德國人，」他很得意的說：「全英國可能不久就要被一個德國人搞垮了，那時他們將停止叫我們那個難聽的名字，那是命令！」最後他像是在咆哮。

過了一會，他才壓制下他的怒火，又靜靜的吸了一會烟，才開始他的故事。

二十二　狂人的自述

「我的眞名叫格洛夫•許果•凡•德•達瑞琪，」達瑞克說：「我的母親是英國人，由於她的關係，我在英國受教育受到十二歲，以後我不能再忍受這個骯髒的國家的一切，我在柏林和里普滋完成我的教育。

龐德可以想像得到，像他這樣醜惡的人，不會受英國私人學校的歡迎，做爲一個外國人，名字一大串，也沒有多大用。

「當我二十歲時，」達瑞克的眼睛裏充滿囘憶的神色，「我進入一家工廠工作，那是屬於聯合大鋼廠的支系，名字不必說，因爲說出來你也不知道。不過，假如你在戰爭中，曾被八八米厘的炮彈擊傷過，那很可能就是這個廠的產品。我們這個附屬機構，大都是對特殊的鋼鐵有研究的專家，我完全學會了他們的本事，並對製造飛機的工業也學會了不少，不久，大戰開始，那是一段很美妙的日子，那時我三十八歲，在一四〇裝甲兵團任中尉，我們在法國驅逐英國部隊，所到之處，勢如破竹，英國人毫無抵抗之能。」

達瑞克用力的吸了幾口烟，龐德想，也許他正在囘憶當年燒殺虜掠的情景。

「那是光彩的日子，龐德閣下，」達瑞克伸出他的長臂，在烟灰缸裏把烟蒂熄掉，「不過，後來我被挑選到布蘭頓堡師受訓。因此，我只好離開那個醇酒美人的國度，囘到德國接受蛙人訓

練。以後我們將穿着英國軍服進入英國，那是很滑稽的，但是，有些渾蛋將領不贊成，我又被派遣到情報機構工作，對敵人實行恐怖和破壞行動　那是一段快樂的時光，龐德閣下，那段時間我可以把很多英國人列入黑名單，這種工作給予我不少快樂　不過，後來由於希特勒受到那些渾蛋將領的出賣，使英美聯軍登陸法國。」

「那太糟糕了，不是嗎？」龐德冷冷的插了一句。

「是的，龐德閣下，那實在是太不幸了，」達瑞克繼續說：「不過，對我個人却是戰爭的最高潮　我們在敵人後方開始破壞與恐怖的工作，我們分成很多小組，我是「達瑞琪」小組的指揮人，跟着一五〇裝甲旅進入美國陣線。當這個旅撤退時，我留了下來，進入森林地帶，約在聯軍戰線後方五十哩。

「我們一共有二十個人，其中一個專門烤問犯人的年輕人就是克萊布，他所用的花樣，使我們增加不少快樂，這種『說客』，」達瑞克指指桌上的吹管，「就是他最常用的一種。」

達瑞克格、格的笑了一會。龐德想，當時爲什麼那一脚沒有把克萊布這個小子踢死。

「我們在森林裏住了六個月，」達瑞克繼續以自傲的語氣說：「我們都是用無線電和祖國連絡，定向臺始終沒有找到我們，後來終於發生了不幸。」

達瑞克沉默了一會，才神色茫然的接道：「我化裝成美軍，截殺美國在路上的零星軍人，不巧我們自己的飛機發現了我，把我當成敵人。那次我受傷很重，我的半個臉完全去了皮，我被抬

進英國醫院治療，。

達瑞克又取出一支雪茄點上，房間裏又陷入沉寂之中，只有吹管噴火燄的聲音。

過了一會，龐德把臉轉向白蘭德，不自然的笑笑，表示叫她振作起來。

「沒有很多可以告訴你們的了，」達瑞克噴了一口烟說：「以後的幾年，我差不多都是生活在醫院裏，就在這個時候，我一點一滴的開始了我的計劃。這是針對報復英國所加予我們的苦難訂的。想到英國對我們國家的壓迫，我充滿了切骨之恨。」

此時達瑞克的臉色變的很難看，突然開始咆哮起來：「我發誓，要把你們全部除掉！你們這些豬！」

他叫罵一陣，像是消散胸中的怒火，又平靜的接道：「我知道要完成這個計劃，最主要的工具是錢。於是，我開始動紳士們的腦筋，比喻用賭的方式來騙他們，就是我的方式之一，前幾個月就弄到手好幾萬鎊。直到你插足之後，才破壞了我的好事。」

達瑞克瞪着眼睛盯着龐德問：「如果你偷不到我的烟盒，你準備把什麼東西放在我的烟盒上？」

龐德聳聳肩頭說：「我的眼睛。」

「唔！唔！」達瑞克說：「我那天晚上有點大意，大意失了荆州。再談我在醫院的事，醫生們都想幫助我記起我眞正的名字，在證件中，他們把達瑞琪叫成達瑞克，我也就裝糊塗承認了。

他們都感到能幫我恢復記憶很驕傲，一切都照他們的想像決定我的身世。

「我出院之後，開始在倫敦街上搶劫。然後帶着錢離開這個國家，到了坦吉，那是個好賺錢的地方，我拼命工作了五年，製造化學元素，發了大財。我又回到英國，我只化了一百鎊，整個倫敦等於進了我的口袋。

「我又立即去了德國一趟，找到克萊布和另外五十個人，都是優秀的科學家，他們都用化名潛居在德國，這是戰後最普遍的現象。他們都是我過去的同志，我給他們命令，聽候我的消息。」

達瑞克望了龐德一眼說：「你猜我到那兒去了？莫斯科，他們聽了我的計劃，竭力表示支持，馬上派華特同我一起來，他是電導飛彈專家。」

達瑞克望望天花板說：「回到倫敦，我開始寫信給皇宮，申請設廠，結果獲准，於是，英國完全在我的脚底下了！」他突然發出一陣狂笑，「我們在你們英國的航線上建立一座碼頭，名義上是爲了補給，事實上是接受由蘇俄來的援助，最後一次是上個星期一，戴龍聽到了動靜，這個老笨蛋打電話給國務院，竟不知道克萊布在竊聽，因而，巴特滋以壯烈的犧牲精神和他同歸於盡了。」

「莫斯科運來的新頭，而國務院設計的早已運到鐵幕裏去了，潛水艇現已在回程上，準時在明天中午以後，接我們全部離開此地。

達瑞克用手背擦了一下嘴，把身體靠在椅背上，沉思一會，又神經質的笑起來。

「我們一上潛艇，你知道第一件事做什麼？」達瑞克得意的說：「就是剃掉你很感興趣的鬍子。當你聞到小老鼠龐德閣下，你就該知道大老鼠在附近，我們的鬍子和光頭，是一種很好的化裝術。不信你可以試試，刮掉鬍子，剃成光頭，即使是你母親也不敢認你。現在你明白了吧？一種想像一定要精密、週詳，事業就不會失敗。」他得意的笑着，把烟蒂熄掉。

突然，他用銳厲的目光凝視着龐德。「表示點意見！」他沉聲說：「別坐在那兒像木偶一樣！對我的故事你有何感想？你不認爲這很不平凡嗎？一個人能做這麼多轟轟烈烈的事蹟，不是傑出大才能辦得到嗎？說話，別裝啞吧呀！」

他看龐德沒有反應，眼睛露出兩道兇光，「你想要我的朋友克萊布來嗎？」他陰笑着說：「他對於這個『說客』，就像小孩子對最喜愛的玩具，華特也可以，他的手段可以使你們永誌不忘，那個人沒有半點軟心腸。叫他們來嗎？」

「是的，你很了不起！」龐德說：「可算是歷史上著名的人物，嫉妬、妄想、恐怖、殘忍，一切都是用報復，而且行事很謹慎。我敢說你自小就有這些不正常的習性，納粹主義的洗錬、無疑是火上加油。於是，惡魔進入你的腦子，使你眞的瘋狂了。你將來的下場很簡單，不就像瘋狂一樣被打死，就是自殺，這是很不幸的，非常不幸。」

龐德的辱罵，已使達瑞克暴怒，他的眼睛像噴火，滿臉的汗珠滾滾而下。他一定是記起了過去所受的恥辱，上帝知道他在想什麼

達瑞克一下子由地上跳起來，繞過桌子，他的拳頭已緊緊的握起來。

當他快接近龐德時，他的憤怒突然消失了。他掏出手帕揩揩臉和手，然後靜靜的向門走去。接着轉回頭來對龐德和女孩子說：

「你們倆個不可能再給我添任何麻煩，克萊布對梱人的技術向來不會發生錯誤，明天中午以前，這扇門將會再打開一次，幾分鐘之後，你們就屍骨不存了。即使你那張利口的牙齒也留不下痕跡。」

門蓬然一聲關上了，達瑞克已走了出去。

龐德慢慢的抬起頭來，朝白蘭德苦笑了笑。

「一定要使他瘋狂！」他困難的說：「不能讓他有安心思考的時間，使他的腦子像怒濤，也許才能留下給我們脫身的機會。」

白蘭德疑惑的望着他，臉上充滿恐怖之色。

「別擔心，一切將無問題，」龐德說：「我已有了計劃，倫敦不會毀滅。」

前面桌子上的吹火管，發出噗、噗的聲音，火燄在頃刻間消失了。

二十三　脫離死難

龐德半閉着眼睛，凝視着吹火管，生命的潛力開始在他身上流動。他的頭曾一度被達瑞克痛擊過，像隻足球被踢來踢去，但內部並沒損傷。

白蘭德不安的望着他，他那張血肉模糊的臉像開了花，但她看出他正在用力思索。

他搖搖頭，當他轉向她時，她發覺他的眼睛裏充滿歡愉的熱情。

他朝桌子點點頭。「那個打火機，」他聲音急促的說：「我曾故意激他，使他忘記拿走。跟我來，我來告訴你怎麼做。」

他把綁在身上的椅子一點一點的向前移動。嘴裏喃喃的說：「千萬別弄翻了，我們可以拿着它，但要快，等一會，吹火管就冷却了。」

白蘭德仍然不明白他要做什麼，她覺得有點像小孩子惡作劇，她配合他的動作一齊向前移動椅子。

一會之後，龐德告訴她停在桌子一邊，他則移動到達瑞克椅子的位置。然後把自己調整一個適當的姿勢，對準目標，跟着猛一彎身，椅子跟着前傾，他的頭伏了下去。

當他用嘴咬住打火機時，牙碰的很疼。他又恢復原來的姿勢，力量用的恰好，沒有使椅子翻過去。然後，他又很吃力的移動到白蘭德的身邊，她前面就是吹火管。

他休息一會，讓呼吸恢復正常。「現在，我們要開始最困難的部份了，」他嚴肅的說：「當我使吹火管燃着時，妳要轉過身來，使妳的右臂盡量靠近我前面。」

她順從的依言而行。龐德則把椅子斜倚在桌子邊上，讓嘴够着吹火管，用牙咬住它的把手。然後，他把吹火管拖到他的前面。費了很大力氣才把吹火管和打火機安排到一個適當位置。

他又休息一會，才探下身子，用牙把吹火管的氣門關上，開始打氣工作。他用嘴啣着把活塞拉出來，再用腮把它壓縮回去。他的臉可以感覺到吹火管剛才燃燒時所留下的溫度，並可以嗅到餘下來的汽油味。如果沒有完全冷却，即有辦法把它點着。

他完成打氣工作之後，把身子直起來。

「最後一步事，白蘭德，」他朝她不自然的笑着說：「我可能會使妳受到一點傷害，沒有關係吧？」

「當然沒有關係。」

「那麼開始吧！」龐德說着把身子彎下去放鬆安全氣門。

接着，他很快的把嘴伸向放在吹火管頸下面的打火機，用前面的兩個牙一壓發火彈簧。

這是一個很危險的動作，雖然他的頭像蛇一樣很快的縮了回來，但仍然被驟發的藍火噴上了傷痕斑斑的腮部。

可是，他總算把吹火管弄着了。他甩甩頭，把眼睛裏疼出來的淚水甩掉。把頭盡量向右邊歪

着，又用牙咬住吹火管的把手。

他以爲這個東西的重量，一定會把他的下顎壓的脫下來。他把全力集中在前面的牙齒上，擧起吹火管，慢慢的轉過去，然後再彎腰，伸長脖子，直到藍色的火口對正了白蘭德右臂上的繩子。

他竭力想使火燄固定住，不使女孩子受到傷害。可是辦不到，有時牙一打抖。火苗就會噴向她的小臂，疼的她渾身發抖。

不過，這種使兩方都痛苦不堪的工作終於過去了。白蘭德的右臂突然恢復了自由，她馬上由龐德口裏把吹火管接下來。

龐德已累的滿嘴麻木，脖子酸疼。他打着圈活動一下頭，使幾乎僵直的脖子血液流通起來。當他發覺時，白蘭德已把他臂上和腿上的繩子燒斷。

他闔上眼睛，靜靜的坐了一會，讓生命力在他身體裏全部復活。突然間，他驚喜的覺察出白蘭德軟的櫻唇已吻到他的嘴上。

他睜開眼睛，她正站在他的跟前，她的眼睛閃動着欣喜的光芒。「這是給你剛才工作的報酬。」她一本正經的說。

「妳是個很了不起的女孩子。」

他剛說完這句話，一下子體會到擺在他前面的工作。他知道也許她可以生還，而他的生命可能只有幾分鐘了。於是，他又闔上眼睛，以免她看到他絕望的神色。

白蘭德望望他臉上的表情，她轉身走開了，她想他已經筋疲力竭，再加身上的傷痕，不知是否還有力量再爬起來。

她在沉思中，突然想起在她房間的洗手間裏有洗髮粉。

她匆匆走出房間相連的門，走進自己的房間，再度看到那些熟悉的東西，有一種說不出的親切感。他發覺房間裏有人進來過，並用過她的打字機。不過，這一切已不重要，她先解了個手，在她洗手時，由鏡子裏看到自己的臉色，她差一點驚訝的叫出來。多難看的一張臉！

可是，她已顧不得自己，先拿着濕毛巾和洗髮粉，回到龐德坐的地方，化了將近十分鐘的時間，才把他的臉洗清爽，因爲他臉上幾乎已沒有一塊完整的皮膚。

他靜靜的坐着，一隻手扶住她的腰，用感激的目光望着她。然後，她又走回洗手間，把門關上。龐德伸手把還在燃燒的吹火管熄掉，走進達瑞克的浴室，當他在鏡子裏看到自己狼狽不堪的樣子時，不由興起「僵屍」的念頭。

他匆匆的洗刷一下，又回到達瑞克的辦公桌上，做了一次搜查。只有一樣東西是他最需要的—半瓶威士忌。

他拿出兩隻杯子，滲了一點水，並把白蘭德喊了來。

「那是什麽？」她一進門問

「威士忌。」

他發覺她化妝的已像他初見時一樣漂亮，只有眼下面有一塊因過度疲勞所泛起的黑影。

龐德倒了一杯酒給她，自己也喝了一杯。然後彼此對望着笑了笑。

半瓶酒喝完，龐德站了起來。

「仔細聽我說，白蘭德，」他認眞的說：「我們現在只有面對事實，所以我要開門見山的告訴妳。」他看出她的呼吸突然急促起來，繼續道：「再等十分鐘左右，我要把妳關進達瑞克的浴室裏，水籠頭開到最大，讓妳在水裏淋着。」

「詹姆斯，」她哭叫着，走到他身邊，「別說了，我知道你有可怕的消息，求求你，詹姆斯，不要再說！」

「振作起來，白蘭德，」他沉聲說：「我們現在已得到千載難逢的機會。跟我來。」他離開她，走到門外邊望着跟前巨大的火箭圓柱體。

「現在，」他手裏撫弄着打火機說：「我要離開這兒，把門關好，在「探月先鋒」火箭的尾部點上一個烟頭。」

「天哪。」她低聲喊：「你在說什麼？你瘋了嗎？」她恐怖的注視着他。

「不要出現這種可笑的樣子，」龐德不耐煩的說：「除此之外還有什麼好辦法呢？這種爆炸一定是無比的强烈，根本不會有什麼痛苦的感覺。何況這是我與倫敦百萬市民的生死選擇只要彈頭不發射，原子彈的爆炸就不會那樣可怕。如果我能把裏邊的油料點燃，也許會把它熔化掉。」

龐德抬頭望望她，繼續說：「或許這是妳唯一的逃生機會。假如我會操縱機器，把地板打開，更會把傷害減到最低度。打起精神來！」他握起她的手，「現在已到燃眉之急，我只能這樣做了。」

白蘭德一下子把手抽開，「我不管你怎麼說，」她光火了，「我們必須想其他的辦法。你根本不相信我會有主意，你只是告訴我你認爲我們應該做的。」她走到掛在牆上的地圖前面，把燈打開，茫然的凝視着上面的假造飛行路線，「當然，如果我們非用打火機不可，也只好如此。不過，要犧牲也應該我們兩個人一起，這是我們的共同患難，沒有理由讓你一個人在這裏化成灰塵。」

龐德非常感動的把她摟進懷裏，「白蘭德，妳太可愛了，」他說，「如果眞有其他的辦法，我當然不會出此下策。問題是，」他看看錶，「現在已經午夜過了，我們一定得馬上有所決定。達瑞克隨時隨地都可能派人來查看我們的動靜，同時，誰知道他什麼時候來固定迴轉機。」

「噢！迴轉機！」她掙脫他的擁抱，興奮的喃喃自語：「來固定迴轉機？」她突然望着龐德的臉說：「你不明白嗎？」她的聲音有點變腔，「等他走後，我們可以再把迴轉機轉回來，固定到原有的飛行路線上，如此以來，火箭豈不仍可以落到原來的北海位置，而不會落在倫敦。」

「妳知道其他的裝置嗎？」龐德也動容了。

「當然我知道，」她急促的說：「我與他們共同生活這麼久了，根據報告，今天的氣候將無

變化。其他就沒什麼了。」

「上帝，這是好主意！問題是，我們一定要找個地方躲起來，使達瑞克認爲我們逃走了，才能進行下一步。」

兩個人沉思一會。「我有一個主意，」龐德說：「不過，我們事先要明瞭關於雷達的情形，是否它會導引火箭回到倫敦？」

白蘭德搖搖頭，「它只有幾百哩的有效射程，火箭進入軌道後，它就無能爲力了。問題是我們藏到什麼地方去？」

「藏到通風管裏，來吧！」

龐德對房間瞥了最後一眼，把打火機裝在口袋裏，撕下浴室的布帘，扯成一條條的，再接起來，把它搭到通往海邊的防水管裏，讓達瑞克認爲他們逃走了。當然，這種僞裝騙不了人，但至少能浪費他們一些時間去找。

通風管約有五十根，每根的距離有十公尺，高出地板四呎。他揭開一根的防塵帽，兩個人爬進去，在轉彎的地方藏起來，那正是靠近柵門的地方，再上面就是外面的門，他們可以聽到衛兵不停的踱步聲。

夜已盡，陽光由圓頂後面升起來。

突然，三個人的身影投了進來，那是達瑞克，華特和克萊布。

三個人的表情像劊子手，彼此沒有說話，達瑞克用鑰匙打開門，走了進來，只在龐德和白蘭德下面幾呎的地方。

沉寂十分鐘之後，下邊的門突然打開了。克萊布喊衞兵領班的急促聲傳了過來。

「那兩個英國人！」克萊布的聲音有點歇斯底里，「已經逃去了，隊長認爲他們可能躲在通風管裏，我們準備淸理一下。把所有的防塵帽打開，華特博士會把蒸汽管放在每一個通風口裏。如果他們眞的在裏面，也活不成了。找四個人來，戴上橡皮手套，穿上防火衣，到下面去把熱壓器打開，並令其他人聽着，看見否有喊叫聲。」

那人應了一聲，走了出去，克萊布那張焦急的面孔又隱入屋裏不見了。

龐德靜靜的躺了一會，當他們上面的防塵帽除去時，發出隆隆的聲音。

蒸汽管！龐德想，有好高的溫度？是否能忍受得了？

他感覺出白蘭德正在等待他的解釋，或是採取什麼防護措施。

龐德把嘴附在白蘭德的耳旁，「這下子可能要受到傷害，」他說：「無法預測能傷害到何種程度，沒有其他辦法，只有忍受，不要出任何聲音。」

白蘭德沒有回答，只用力抱了他一下。

他們容身的地方很小，兩個人面對面坐着，幾乎沒有放腿的地方。「把妳的膝蓋舉起來，用不着害羞，現在不是裝大姑娘的時候。」

「住嘴，」白蘭德不快的小聲說：「別老是說傻話！」

他試出她的兩條腿已圍住他的腰，頭緊靠在他的胸前，半個臉被他的襯衣遮了起來。

他把衣領拉起來，除了彼此擁抱着把臉藏起來，已沒有其他安全措施。

沉寂一會，遠處傳來嘶嘶的聲音。開始放蒸汽了。

龐德可以感覺出女孩子的心臟在他胸前加速跳動的聲音。她不知道未來的結果，一切只有信賴他。

「可能有傷害，」他又一次叮嚀她：「但死不了，勇敢一點，不要出聲。」

呼！嘶！

突然，一股很大的熱力噴了進來，耳朵裏發出嗡嗡的叫聲，週身像火烤似的難過。

放汽的聲音消失了，一股又冷又熱的氣體噴到手和脚上，渾身像虛脫似的汗如雨下，尤其氣悶的感覺，如同肺炸了一般。

兩個人的身體不由自主的分開了，以便使各人的皮膚進入更大的空間，透一口涼氣。事實上，沒有一處是涼的。他們的呼吸幾乎只在喉嚨間進行。

噴氣管拿走了，溫度漸漸降低，隨着來的是死一般的沉寂，除了龐德的手錶不停的滴、答聲音之外，幾乎沒有一點雜聲。

兩個人一動不動的躺在那裏，吸吮着各人身上的痛苦，等候體力恢復。

半個小時之後，他們聽到達瑞克三個人離開的聲音。

可是，他們還不敢有所行動，擔心外面的衛兵會聽到聲音，死難已過，一切更要謹慎。

二十四　火箭爆炸了

「那麼各位都完全同意了？」

「是的，達瑞克先生，」這是空軍部長的聲音，龐德對他很悉，「所有的安排，我的部下都檢查過了。」

「那麼，讓我再來解說一遍。」達瑞克把手裏的紙揚揚。

一小群人，裏面包括有新聞和攝影記者，離開了水泥場，準備聽達瑞克發表意見。

龐德看看錶，已是十一點四十五分，快點！他想你們這些渾蛋！

他不只把白蘭德告訴他的數字在心裏重複了幾百次，蒸汽加予他身上的痛苦，已壓不住他內心的激動。

「準備好了，」他說：「妳的身體沒什麼吧？」

「我很好，」白蘭德說，其實她的腿上也燙起了水泡。

他們順着通風管爬到轉彎的柵口，看到達瑞克正在以主人的身份，對那那群人說話。

龐德又看看錶，十一點四十七。「現在開始。」他悄聲說。

「祝好運，」白蘭德說。

他把兩肩展開一點，使它與兩邊接觸，起泡和血淋淋的脚踩着鐵棒，慢慢的爬下四十呎高的

通風管，他懷疑跟着下來的女孩子是否忍受得了。

最後，他終於落到鋼板上，轉身跑向鐵梯口，在地上留下兩道血的脚印。

他喘着氣，流着汗，爬上那幾乎沒有盡頭的鐵梯，到了控制室附近。他知道達瑞克正在發射場主持按開關的事宜。

他轉過一個半圓形的地方，進入廻轉機室。他用手和膝爬過去，以免沾汚了光亮的鋼板。

裏面全是些開關，龐德按照白蘭德告訴他的方法，把數字調整到他永記在腦子裏的數字。

當龐德把一切工作完成，回到原來的地方時，把白蘭德嚇了一跳，他被折磨的已失去了人形。

他們一起進入達瑞克的浴室，此時這個地方已成「禁區」，已沒有任何人，他們打開水龍頭，讓水盡量在身上冲洗。

在嘩啦、嘩啦的水聲，達瑞克房間裏的無線電機響了起來，這使白蘭德想起來在倫敦那件房子裏的機器。

無線電機裏一個興奮的聲音說：

「達瑞克先生要在麥克風裏說幾句話，他的表情充滿信心，他剛才附在部長耳邊說了幾句話，不知他說的是什麼。噢！是有關最後的氣象報告。情形非常良好，發射必定成功。現在請達瑞克先生講話。」

龐德和葛薩靜靜的站在水裏，懷着激動的心情傾聽着。

「各位英國高貴的紳士，女士們，」達瑞克的聲音像在溫柔的咆哮，「我準備來改變英國的歷史，在幾分鐘之內，各位的生活將全部改觀，我感到驕傲而快樂的是，命運已使我傑出了，「探月先鋒」的發射，將使全世界的人類矚目，我希望藉此機會對我祖國的敵人做一次永遠的警告，他們終有一天會成為灰塵、眼淚，流盡他們的血，謝謝各位收聽。」

掌聲如雷般的響起來。

「現在，達瑞克先生已走到發射點，握住點火開關，馬上要開始這次歷史性的發射了！」

龐德一看錶，還差一分鐘。他說：「我真想能在這兒把達瑞克抓住。那，」他把一塊肥皂遞給她，「把這個弄碎塞在妳的耳朵裏，聲音一定很可怕，我不知道溫度會增高到什麼程度，但不會太久，這間房子的建造，可能已考慮到這一點。」

白蘭德望望他，不好意思的說：「如果你抱緊我，也許會更好些。」

「現在一切準備妥當，達瑞克先生此望着前面的密度錶。」

「十，」另外一個人吼了一聲，如宏鐘一般的洪亮。

「九，」看時間的人喊了第二聲。

「……管理雷達的人，正聚精會神注視着前面的幕。」

「八，」

「……所有的人都戴上了耳塞，附近房子可能有特別裝置，水泥牆厚達十二呎。」

「七。」

「……發射時沿着轉盤的電木將停止，裝上大輪盤……」

「六。」

「……上面的圓頂啓開了，油料沿着油槽下去了……」

「五。」

「……油料進入火箭馬達，大輪盤……」

「四。」

「……現在液體混合起來，化成氣，開始壓縮旋轉……」

「三。」

「……把火燄壓進發動機，高溫……三千五百度……」

「二。」

「……達瑞克先生準備按上開關的動作，他的表情嚴肅、緊張……」

「一。」

除了房間的水流聲，再沒有其他聲息，那個人已停止報告，使人感到世界將毀滅似的可怖，兩個人緊緊的抱在一起。

「發射！」

龐德的心臟一下子跳到喉嚨。他感到白蘭德在發抖。沉寂了，只聽到水龍頭的流水聲……

達瑞克先生離開了發火點，靜靜的走向山壁邊緣，脚步很堅穩，他已走下去，不用說，他到潛艇上去了。電視幕上，只看到火箭噴射的白烟……

一個低沉的雷聲響了起來，愈來愈響，地板開始顫動，龐德和白蘭德的脚也跟着跳動起來。牆壁激烈的搖動。他們的腿已失去了控制，像患了瘧疾一樣。

停止！停止！停止那種響聲！

上帝，他要昏過去了，水快到了沸點，一定要把它關掉，去！噢！水管燙手！把她抱出去。

接着，四週沉寂下來，他們在達瑞克辦公室的地板上，只有浴室的燈發着黃色的光，室內充滿了蒸氣，鐵壁已經彎了。可是火箭怎麼樣了？飛向北海抑是倫敦？無線電機裏又傳出聲音：

「彼特在向各位報告，上午的天氣特別美好，我的意思是中午剛過，這裏剛好是在古德文沙之北，大地靜靜的，沒有一絲風，天空沒有一片雨，根據報告，目標區的船隻全部疏散完畢，是這樣嗎？愛德華船長。是的，船長說那個地區已肅清，不過雷達幕上還看不到任何東西。我無法告訴你我們迎接它的距離，它在完全爲了安全的緣故，不過，我們將在它分裂的頃刻接住它，對不，船長？噢！我知道，那是很有趣的，一艘大的潛駛而來，只有不到一哩的樣子，是否是達

瑞克和他手下人的那一艘？我們沒人能預測，愛德華船長說，它沒有回答燈塔的信號，不是飛機那種顏色，很神秘，現在用望遠鏡看的很清楚了，我們已開始攔截它。船長說那不是我們的潛艇。什麼？天哪！蘇俄的？噢！它現在潛下去了，我們開始射擊它，可是，已看不到它。雷達發現它在水底，全速航行，看不太清楚，但毫無疑問它正在目標區之內。「探月先鋒」已經回程了，正在下落，每小時降速一萬哩，現在只有一千哩高，它馬上就要下來了，希望不要釀成慘劇，但那艘蘇俄潛艇正在危險地區。雷達員說，火箭下來了，天哪！，落下來了，什麼？爆炸了！一個黑烟突然升起，巨浪也湧了起來，天哪！撲過來了！撲過……」

二十五　蒼凉的溫暖

「……迄今爲止，已有兩千人死亡，另有相同數字的人失踪，」麥爺局長說：「調査仍在東海岸進行中，荷蘭的情況亦不順利。比利時與法國尙未獲得任何報告。」

「有潛艇方面的消息嗎？局長閣下。」龐德問：他的面容已失去了往日的淸秀，左面頰與鼻子上均有傷痕，但兩隻眼睛中依然烱烱有神。他的雙手戴着手套，在一隻戴着手套的手指中，夾着一支香烟。

「他們已經找出了她的位置，」麥爺局長頗表安慰的說：「她已潛入一百八十呎的海底。蘇俄大使今早曾去過外交部，海軍當局業經派艦追踪。維萊斯昨天晚上曾處理了第十號的問題……。」

「我曉得，」龐德說。「他一直在與我保持聯絡的。不過我擔心原子塵的問題，是不是……」

「並沒有構成嚴重的損害，」麥爺局長說：「差不多的人都已有了準備。原子雲升空之後，海風幫了很大的忙，當時的風力很强，據氣象局的報告在三級半左右！」

龐德凄然的笑了笑說：「我知道。」稍頓，又接着問道：「報紙都刋登過了嗎？」

麥爺局長聳了聳雙肩。「我還沒有來得及看報紙，聽說是刋出來了。不過內幕的情形，報紙

上是報導的不會詳細的。關於這個問題，國務院自會處理，他們今天可能開一個記者招待會，把眞象告訴他們。」

電話鈴聲響了，麥爺局長拿起話筒。「喂！是的。」他停了一陣，傾聽着對方的說話。然後接道：「我同意，我也很爲我的手下人員感到驕傲。他又停了一陣。「我知道，你太慈愛了。」

麥爺局長放下話筒，回復他原來所坐的姿勢。然後把烟斗放進嘴裏，抬起頭來，若有所思的凝視窗外。

室內頓時沉靜了下來，龐德輕輕的移動了一下身體，換了一個舒適的坐姿。

那隻在某一個星期一來過的鴿子，又飛來至窗臺上，拖着雙翅，翹着尾巴，打着轉兒，咕咕的叫個不停。約有一分鐘的樣子，卽又振翅向着公園的方向飛去。

良久，麥爺局長才把視線自窗口收回。龐德亦把視線集中在對面桌子後方的那雙灰色的眼睛之上。

「首相的意思是要你與白蘭小姐到國外去。」麥爺局長說話時，兩眼望着烟斗。「你們明天下午就動身。這兒的人都已經曉得你受傷的面孔，而且你們也需要一段時間的休息與治療。這是國家對你們的優待。我要在這兒首先向你恭喜。」

龐德曉得此時已是他告辭的時候了，於是他站起身來。「非常謝謝您，局長閣下，」他說。

「我很瞭解各位長官的意思，同時我也非常喜歡白蘭德小姐。」

「很好，」麥爺局長表示滿意的說，希望一個月之內能再看到你。」他停了停，又繼續說道：「先回到你的辦公室去，或打電話給你的秘書，那兒有件東西—我送給你的一點小紀念品。」

「多謝您，局長閣下。」龐德說。

穿過他熟悉的走廊，龐德走進了他的辦公室。當他走進內門時，發現他的秘書在他的鄰近的一張桌子上擺着一些文件與信件之類的東西。

「〇〇八號回來了嗎？」他問道。

「是的，」她愉快的笑着回答。「他今晚還要再出去。」

「哦！太忙碌了。」龐德說。「我又要出國了。」

「啊！」她現出驚訝之狀，兩眼立即盯在他的面孔上，好一會兒才轉移開去。「你是需要一段時間休息的。」

「是的，約有一個月的時間，也可以說是放逐，也可說是渡假。有我的什麼東西嗎？」

「你的一部新車子，現在停在樓下面。我已經看過了，很好。唔！這兒還有麥爺局長送來的一包東西，我可以替你打開嗎？」

「當然，謝謝妳。」龐德說。

他坐在他的辦公桌上，望了望手錶，五點整。他感覺全身乏力，急待休息，而且緊張的精神

也需要輕鬆輕鬆。

在他的女秘書回轉來時，手中端着兩個硬紙盒子，看起來很重很重的樣子。她將它們放在他的桌子上。龐德順手打開了上面的一個。當他發現裏面是用的脂肪紙包着時，他曉得是他希望的什麼東西了。

在盒子中有一幅信卡，他把它取出來，認出上面是麥爺局長的筆跡，是用綠墨水寫的—「你可能會用到它們。」上面並沒有簽名。

龐德迫不及待的把油紙打開，呈現在他眼前者，是一支閃閃發光的貝式手槍。一件紀念品。不！一件令人回憶之物。他聳了聳肩膀，把槍取過插入他衣袋中的空槍套之中。

「另一個盒子裏，可能也是硬傢伙，」他對他的秘書說，「等我回來之後再看吧！我還要試射一番呢！」

他走向房門。「再見，麗兒，」他說，「請代我問候〇〇八號，並請轉告他好好的對待妳。我將要到法國去，聯絡中心有我的地址，不過那是在緊急的。」時候才用的

她向他微笑着。「對一個被放逐的人來說，怎樣才算是緊急的情況呢？」她問。

龐德也笑了，笑出了聲音。「任何邀請打橋牌的時候都是。」他說。

他走出門去，並順手把門關上。

那是一部一九五三年型的爲克式包車，奶油色，一塵不染，光亮鑑人，漂亮極了。

半個小時之後，司機已同他駛出安妮皇后大門。「如果您嫌不過癮的話，我們還可再開得快一點，以這部車子的性能來說，時速八十哩是輕而易舉的，先生。」司機說，「甚至一百哩都可以跑到。」

「不必了，」龐德說：「只要能趕上白蘭德就可以了。」

「是的，先生，」司機笑着說。「絕對沒有問題。一定能够在碼頭上碰頭。」

「好的，」龐德說。「別太快了，一個小時二十哩的速度也來得及，快車容易出事情。這些日子道維爾道上不太平安，常出車禍，你沒有看到報紙嗎？」

「請別擔心，先生，」那位司機說，「我有把握，我在這條路上，已經跑過十多年了，一向平安無事，對於它各處的地形瞭如指掌。」

「希望如此。」龐德笑了笑。「車禍並不是每天都有的，只不過近些日來，一連發生過兩三次而已。」

車速很快，在夕陽的餘暉中，穿過公園內的林樹，奔馳於沙塵迷漫的暮色中。

龐德坐在湖中一個背向島的位置，三面環水，他取出一支香烟來並以火柴燃上。他望了望腕錶，五點五十五分。他待在那兒，他知道她是一位守時的女孩子。

他又轉移到角落的一個桌子上，看樣子是準備晚餐的樣子。他在作着一項私人性質的計劃，計劃中包括着若干問題，她喜愛什麼呢？她樂意去什麼地方呢？她曾經到過什麼地方呢？德意志

法蘭西？義大利？或是新大陸？最好是都能够去，來一次環遊世界，把地球上的谷山大水，古蹟聖地，一覽無遺。我們採取直向路線——一直西行，然後自東方歸來。

龐德站起身來，像在尋找什麼。他左右的打量着，然後又坐了下去。

「詹姆斯。」

那是一聲清脆響亮的呼叫，正是他所急於要聽到的。

他抬起頭來，發現她正立於他面前不太遠的地方，對他滿面春風的微笑着。她打扮得像一位天使。

他連忙站起身來，迎上前去。兩人親切的握手。

也許是她爲了表現一下自己的身段與裝束吧，因此她並沒有馬上坐下去。

「我希望你明天也能到這兒來，詹姆斯。」她注視着他，兩隻眼睛充滿着無限的柔情蜜意。（對於女孩子們的心理，龐德是有相當研究的，在這種情況之下，他當然看在眼裏，樂在心頭。事實上，這一次他却看走眼了）。

「是明天早上還是明天夜裏？」他微笑着瞪着她問。

「不要戲弄人好吧！」她笑着推了他一把。「我指的是宮殿式的大禮堂！」

「妳準備做什麼呢？」他問。

她端詳着他，似凝視，似癡望，似迷惘，又似他曾經用過在達瑞克面孔的那種「挖探」方式

—要從眼睛中，一直窺到他的心底。

好一會兒，彼此都沒有說話。接着她把視線偏向龐德的一側，越過他的肩頭，望着很遠的地方。

龐德順着他的視線，轉過身去，發現在一百碼之外的地方，立着一位年輕的男人，那人的頭髮梳得光亮，衣服穿得整整齊齊。背向他們而立，良久不動。

龐德轉過身來，眼睛的視線正好與白蘭德的相遇。

「我就要嫁給那個人了，」她慢吞吞的說。「婚禮即在明天下午舉行。」到此她已覺得無話可說了。最後又加上了一句：「他的名字叫維安，也是幹你們這一行的。」

「哦！」龐德若有憶的笑着：「我知道了！」

自此之後，兩人又是一陣沉寂。在沉寂之中，可以看得出兩人的不同心情：一個是遺憾—這是對白蘭德而言—遺憾之中包含着惋惜與不安，這一方面是因爲她喜歡他，另方面她也知道他喜歡她。再者，畢竟他們也算是共享過歡樂與共患過生死之難的呀！

而在龐德的心中就不同了，他只是感到突然，在突然之中，帶着一點兒失望，可是在表面上，他却鎮定如常，沒有一點不快之意。

此時，如果你是龐德的話，你將如何處置呢？是向她索取最後的一吻？是向他要求決鬪？是起身就走？抑是摑她一掌？

在你也許要在四者之中選擇一條，對於你所選擇的那一條，照理是不容有「選擇」餘地的，的因爲這與你的個性，修養與觀點等等各方面有關係，它就在你的面前，當情況一發生時，緊跟着，你的反應就出現了—這種反應，亦即你要選擇的那一條。

但在龐德的心目中，已經成爲「過去」了，因爲她不但親口對他說過了，讓他看過人，而且並以手指上的訂婚鑽戒，間接的加以證明。

她爲什麼要這樣做呢？她爲何分担他的痛苦呢？她爲何分担他的危險呢？她又爲何向他大量的出賣情感呢？爲什麼？爲什麼？龐德越想越是不解。

最後他聳了聳肩膀，決定以愉快的心情，去應付此一場面。

依然在凝望着他，等待着他的微笑與諒解。她一點兒也不希望對他有任何的傷害，但她也不希望他對她有所刺激，因爲到現在爲止，她精神上的痛苦，已經達到飽和點了，不然，她將勢必崩潰不可。

龐德緩緩的抬起頭來，向她微笑着說：「我有點吃醋。如果我對妳說『我無所謂』的話，那是向妳撒謊，我不願意撒謊，我更不願妳信聽我的謊言。因此我要正式的告訴妳，我現在心裏很不是味道。本來在明天晚上，我對妳有一個計劃的。」

她亦回她一笑：「說說你的計劃好嗎？」

「我要把妳帶到法國的一座農場中去，」他說。「在晚餐過之後，我要實地去看一看，他們

所說的『玫瑰會尖叫』的說法，是不是眞實的」。

她笑了，笑出了聲音，「我抱歉我並不爲它們感到難過。一方面我不太相信花草眞的會哭泣，再方面，你不採拆，別人也要採拆的。」

「是的，最後一點我是完全同意的，」龐德說。「好吧！再見了，白蘭德。」他說着伸出了手。

「再見，詹姆斯。」

這是他們最後的一次接觸。在蒼茫的暮色中，龐德目送她垂着頭，踏着有氣無力的脚步，走向那位仍舊立在原地的維安。

（全文完）